

MG
K204.2
28

文學博士瀧川龜太郎著

史記會注考證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藏版



3 2167 8725 3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考證 史公自序云能信意疑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愚按廉頗事國策記載頗略而無一語及藺相如此傳多載他書所不

載則安知非與趙世家同得諸趙人別記乎又案大戴禮記賈子新書保傳篇並云趙得蘭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史司馬長卿傳云長卿慕蘭相如則世稱蘭相如久矣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纔知趙之興亡矣盧文昭云史漢數人合傳自成一篇文字雖間有可分析者實不盡然即如史記廉藺列傳首敘廉頗事無幾即入藺相如事獨多而後及二人之交驥又問以趙奢未復以頗之事終之此必不可分也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皆為御史大夫者始敘張蒼次周昌趙堯任敖其後蒼復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則又詳敘其終末乃終之以申屠嘉此一本史記之舊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

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屬

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晉陽張文虎曰索隱本作陽晉各本誤倒愚按

慶長本作陽晉後漢書吳漢等傳注引戰國策曰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白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堅也廉相如者趙人也為趙

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正義繆亡又反姓也考繆楚人和氏

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為誑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氏抱其璞哭於山中王乃使玉人理

之而得實因命曰和氏之璧事見韓非子和氏篇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外圓象天內方象地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

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書下有三本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

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

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

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

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

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孫曰友交之

誤文選恨賦注御覽治道部引竝作交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

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畱

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

釋詁肉袒
解在下文

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

智謀。宜可使。

釋詁宜猶殆也。徐平遠曰：繆賢以薦人之故不隱其奔燕之謀，使人主疑其有外心，蓋亦人情所難及。愚按：不隱舊惡，却見真情。

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

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考證 楓，三本御覽三百

七十三、八百六衝作穿

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

考證 楓，三本無至

字。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

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

乎。且以一璧之故，逆疆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

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

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

考證 類聚戲弄臣

作為戲弄

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

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

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

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為予趙城實不可得詳說

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

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

乃敢上璧集解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集解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

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服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九賓又見荆軻傳中井

積德曰賓儀也儀九人立廷以禮使者也愚按九賓猶言具大禮耳不必援古書為證

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廣成是傳舍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猶必也乃使其從者衣褐懷

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道間道也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

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之名傳音張繼反中井積德曰廣成蓋邑里名張文虎曰各本傳下衍舍

字索隱本無雜志云魏都賦廣成之傳無以疇張載注引無愚按類聚引亦無相如

道間道也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

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詳說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年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嘻音希，恨怒之聲。中井積德曰：嘻，只是驚怪之聲，不必有怒意。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李笠曰：賢下大夫二字，蓋涉下文誤衍。時相如爲繆賢舍人，未爲大夫。秦亦不

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集解徐廣曰：惠文王十

八年，關中劉氏云：蓋謂石邑。石邑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

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澗池。

集解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

年也。考梁玉繩曰：案表二萬作三萬，又秦王上疑缺明年二字。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

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

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澗池。集解徐廣

曰：二十年。

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

考趙楓三本，重趙王二字，愚按奏瑟當作奉，請奉瑟。趙王與下文請奉盆缶，秦王正相對。王念孫、張文虎、依文選、西征賦注、御覽所引，改下文奉秦王為奏秦王云，奏進也，亦通。

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考 諷，三本，月上竝有某字。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

甌秦王，以相娛樂。

樂 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甌，甌音銜，而甌音餅，說文作缶，甌音銜。

同正義音餅誤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甌，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

擊甌。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說文

考 諷，五步之內，言近也。胡三省曰：以頸血濺大王，言將殺秦王也。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

皆靡。於是秦王不懼，為一擊甌。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

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甌。

考 諷，三本，月日上有某字。

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

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

考 諷，咸陽

秦都左傳定十年夾谷之會齊魯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藺相如折衝之語自此等處得來 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關。王劭按董勛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邈為左，而謂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廉頗曰：我為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考。治要文選西征賦注：後漢書寇恂傳注：御覽人事部疾病部引竝無大字通鑑亦無蓋涉上

衍文而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

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

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考。楓。三本，舍人上有相如二字。今君與廉頗同列，

考。文選注：治要，頗作君。王念孫曰：當作君。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

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秦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爲鞭，而義肉袒露臍，考中井積德曰：荆鞭也。

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秦崔浩云：言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考中井積德曰：謂患難相爲死也。

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考是時燕軍攻齊，趙使廉頗助之，又見趙世家。居二年，廉頗復伐

齊，幾拔之。魏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

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魏世家云：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與此列傳合。戰國策云：秦敗闕與，及攻魏幾幾，亦屬魏，而裴駢引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拔

幾之事疑其幾是故邑或屬齊魏故耳音祈在相潞之間梁玉繩曰幾是魏邑趙世家言頗攻魏幾取之秦策亦云秦敗關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此作齊幾誤

裴駰謂或屬魏或屬齊非也先是樓昌攻幾不能取故云復伐又居二年乃居三年之誤

陽拔之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徐廣曰一作房子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曰後三年當作後一年乃惠文王二十四年也沈濤曰房子趙邑漢屬常山郡即今之贊皇魏境不得到此此與安陽同拔則地必近安陽正義之說必有所據

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

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作趙今從舊刻奢以法治之殺平

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

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

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

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

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

考 御覽引國策作秦師伐韓，闕與今本國策無今

本趙策作伐趙，與此異，說在趙世家。徐孚遠曰：闕與本趙地，伐韓而軍闕與，假道也。亦以啓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

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集解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考 御覽二百八十二引史秦下不重軍字。

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

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覺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考通鑑

後令邯鄲做一句梁玉繩曰錢宮詹云晉後令邯鄲是五字句趙都邯鄲謂當待趙王之令也此解甚愜後書循史衛輿傳曰須後詔書語意相似中井積德曰邯鄲當作將戰愚

按中說可從索隱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正關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關與卽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趨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

開而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處考中井積德曰關與是秦之所軍北山是關與近傍之山矣勿混解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

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考先據北山上者勝以下與御覽三百三十二所引國策略同今本國策無

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

趙兵相距長平考梁玉繩曰七年乃八年之誤時趙奢已死考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考。張文虎曰。王本不重。秦之閒三字。御覽引國

策惡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考。秦與趙兵相距以下。與御覽二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考。胡三省曰。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緩者一於緩。急者一於急。無活法矣。愚

按趙人好瑟。故取譬於此。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

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考。楓三

本治要及御覽引策謂下有之字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

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考。李笠曰。問下奢字疑衍。治要即作

則御覽使趙以下作趙若以爲將破軍者必是兒

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

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

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而議奉香捧大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

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古人之坐以東面

爲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面即交際之位亦資東向主人西向新序楚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容也請就上位是也史記趙奢傳言括東面而朝軍吏

田單傳言引卒東嚮坐師事之淮陰傳言得廣武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王陵傳言項

王東鄉坐王陵母周勃傳言每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而責之趣爲我語田蚡傳言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向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自燒南越傳言王太后置酒漢使

而升故西鄉而南鄉其旁位如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

宅可買者買之覽所引國策無可買者三字王以爲何如其父楓三

本御覽所引國策通鑑並無何字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

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考關相

如日以下。略與御覽二百七十二所引國策合。今本國策無沈家本曰。商君收擊之法。在秦孝公時。趙事在孝成王六年。後商君九十餘年。豈趙亦參用秦法。故有隨坐之事歟。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

詳敗走。考關詳各本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

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

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

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

考關張文虎曰。五年乃七年之誤。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

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

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

國。【集解】徐廣曰尉文邑名也。尉文信平號也。徐廣云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後號為信平君。

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

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

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勝】王念孫曰。有讀為又。柯維騏曰。市道交。即馮驩所論趨市者也。孟嘗唾面翟公勒門。長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長安。汲鄭廢而其門益落。任昉逝而其後莫恤。古

今交態盡然。不獨廉頗也。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集解】徐廣曰。屬魏郡。在相

州內黃縣東北也。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

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按地理志武遂屬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細曰其明年當作後二年蓋廉頗奔魏在孝成王卒年李牧攻燕在悼襄二年。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

以數困於秦兵。

趙下有亦字。

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

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

用上得有字。

廉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郭開趙王寵臣又受秦金諛李牧見下文。

趙使者既

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矣。

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井積德曰三遺矢是坐而不覺矢也非起。

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

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廉頗卒死于壽春。

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閭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

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代地故云代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

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莫府莫大也。按注如淳解莫大也云云。又

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訛耳。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紀莫反下音牒。為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收斂而保護。匈奴每

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

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

死亡多邊不得田畜。許六反。復請李牧。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考楓三本、兵下有李字。李牧至，如故約。匈奴

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

人，穀者十萬人。能射也。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穀，音古候反，穀，謂

百金之士，是富實戰士，非賤役者。御覽引策，下有弓弩二字。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御覽引策，民

衆作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委，謂棄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

之，大率衆來入。策大下有喜字。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御覽引策，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常居代雁門，至十餘萬，與御覽二百九十四所引國策合。今本國

策無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襜褕，都甘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顯文案如淳曰：胡名也。

在代北，胡名也。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

淳云：胡名也。上音都，甘反，下音路，鄰反，如在代北。

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煖音況，遠反。亦音眩。劇辛，本趙人。仕燕者。考梁玉繩曰：元年當作二年，二年當作一年。龐煖，馮煖者是。別人張照曰：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不言其歸趙也。

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張耳時別有扈，輒，名，漢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考梁玉繩曰：後七年當作後八年。各本殺趙作將殺從，索隱本愚按：楓山本武遂下有方城二字。張文虎曰：各本武遂

下有城字，索隱本無。錢大昕曰：趙世家武遂城作武城，武遂在燕趙之交，秦兵未得至其地，遂字衍。洪頡焯說同。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安在桓州，秦城縣西南二十里。考沈家本曰：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考地理志：王遷三年世家及表同。

在常山，音婆。又音盤。考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考沈謙曰：正義房山當房子之誤。沈家本曰：世家表皆在四年。梁玉繩曰：三年當作一年。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馬尚

欲反。

胡三省曰：郭開之閒廉頗，以其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國可勝言哉。張照曰：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用李牧，幾弼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倡后之譖太子喜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

不受命。

趙策無不受命三字。

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方苞曰：曰欲反，則無實迹可知，曰使人微捕，則非謀反迹見，此史遷之微指也。

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秦使王翦攻趙以下，采趙策，愚按秦策文信侯出

走章，為李牧銜劍自刺，史言其不受命捕斬之。二說迥異，通鑑主史，大事記主策，鮑吳注並以其北而再拜銜劍自刺，史言其不受命捕斬之。二說迥異，通鑑主史，大事記主策，鮑吳注並以其北而為誤也。趙王寵臣郭開誣牧欲與秦反，又牧以臂短用木接手，韓倉誣以上壽懷刃，遂賜之死，其冤甚矣。安有所謂不受命而捕斬者哉。大事記謂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是已。

史公于趙世家及馮唐傳俱言王遷信郭開誅李牧乃此以爲不受命豈非矛盾蓋郭開韓倉比共陷牧而列女傳又謂遷母譖牧使王誅之也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考證史公晤自道

方蘭

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

敢發

藥繼徐廣曰一作愜懦

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

藥繼信音伸

退而讓頗名

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藥繼述贊清颺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爲雌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考證 史公自序云、潛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愚按傳中記事多今本國策所不載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單音丹潛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

知。掾掌市官屬也。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樂毅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

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

軸末。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而傅鐵籠。傅音附，按截其軸與

毅齊以鐵鑠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胡三省曰：卷鐵以傅車轄，故曰之鐵籠。中井積德曰：索隱云：截其軸與轂齊，按此

非長轂兵車，不必截轂。又曰：索隱施轄於鐵中，至車軸也。數句援引無所用。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

塗，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車軸頭也。音衛。唯田單宗人，以鐵籠

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

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潛王於莒。淖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因堅

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明 國 策 三本忿作分心、惠王立以下、與御覽二百九十二所引國策略同、士卒忿作士卒離、今本國策無。 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考 國 策 三本無人字。 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

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

釋曰。三本通鑑無坐字。使卒東向也。淮陰侯傳。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胡三省曰。田單恐衆心

未一。故假神以令其衆。

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

正義行。胡郎反。

燕人聞之。如其言。城

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

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

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

釋曰。乃宣言曰以下。與御覽百八十二所引國策文同。今本國策無張文虎曰。俱各本作其。今依舊刻。愚按通鑑作共。徐孚遠曰。樂毅攻兩城。數年不拔。欲以德懷齊人。騎劫代

將。悉更樂毅所爲。故施虐于齊。而田單以爲資也。

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

釋義

揆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古之軍行常負版插也。

盡散飲食

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

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

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

釋義
楓三本。富

燕將大喜

許之。燕軍由此益懈。

釋義

田單知士卒可用以下與御覽

百八十二所引國策文同今本國策無田單乃收城

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

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

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

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

勝田單乃收城中以下與御覽百八十二所引國策文同今本國策無

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

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

勝勝楓三本兵上重田單二字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界近河東齊之舊地而齊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

田單號曰安平君其後事考趙世家孝成王元年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

燕中陽拔之二年田單為相即齊王建之元年也豈襄王已沒單遂去齊而入趙乎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也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奇正還相生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

出奇無窮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敗敵

如環之無端環中不知端際也

正變爲奇奇又變爲正一奇一正
如循環之無端正狀還相生也
夫始如處女如處女之軟弱也適人開戶

集解徐廣曰適音敵適音敵若我如處女之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爲備也
正義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剗卒燒驚幕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

爲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也**集解**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兔往疾

之得脫而走疾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也**正義**女戶
兔距韻孫子九地篇文中井積德曰脫兔所以克捷非克捷之後索隱誤

其田單
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潛王也莒人求潛王子法章得之太史

嫩之家爲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

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

爲后所謂君王后也。以下本齊策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

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集解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

云齊西南近邑蠋音觸又音歐正義括地志云較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
邑又云畫邑蠋所居卽此邑因畫水爲名也。正義梁玉繩曰齊有畫邑畫邑畫邑在臨

淄西北三十里。齊將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晝邑在臨淄西南。孟子出宿處。一北一南。說詳志疑。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

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爾按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爾立下脫法。章二字。論贊補傳。與夏殷周秦紀樂毅傳同例。

爾述贊。軍法以正。贊。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閒先行。羣鳥惑衆。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關隱 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屈平亦不可下同賈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

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考史公自序云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而時不足以問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誤矣觀扁鵲倉公同傳此可知也張文虎曰此史公合傳之最不可解者自序云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以論仲連似矣何與於鄒陽陽之可取在諫吳王今反不載其書班書載之與賈山枚乘路溫舒同傳斯勝史公矣愚按陳氏論史公合傳之意張氏譏魯鄒合傳之非各有一理今併錄之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傲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

持高節。

爾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

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芟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驪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考張文虎曰蔡本中統舊刻游本作寓他本竝譌官愚按漢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今亡馬國翰有輯本沈欽韓曰隋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舊唐書與隋同新志作一卷玉海藝文類書目五卷仲連退隱海上論著此書今惟一篇即史記正義所引御覽一百八十四魯連子見孟嘗君於杏堂之門與鵬冠子兵政篇語相似

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考秦昭王秦

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集解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而魏潁天郎反相州縣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閒入邯鄲。

新垣，縣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

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

魏三本歸帝下，有以齊。今齊潛王已

益弱。

鮑彪曰：潛王二字衍，中井積德曰：是時齊潛王死已二十四年，宜言齊益弱。

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

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

罷兵去。

梁玉繩曰：昭字衍。史仍策之誤。

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

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

中井積德曰：是文重複，蓋太

史公欲圓潤而未果者，餘多是類，可類推。

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

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

考趙李笠曰：趙策云，百萬之衆折於外，蓋夸辭耳。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

趙尊秦為帝也。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

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

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毛本請作且。平原君曰：勝請為

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陳國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紹，按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

紹而傳命是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

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考楓三本，趙策，魯下無仲字，下同。新垣衍曰：吾

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

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

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

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從頌者，從容也。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

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節，擔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

莊子盜跖，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魯連以鮑焦自比，伏下文蹈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

之非，是自爲一身而受死事。見莊子也。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譙周曰：秦用衛鞅

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言無恩以恤下。

細曰。鑿論論功篇。引史。虜使作虛使。

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

爾雅。肆然。猶肆志也。過而爲政。謂以過惡而爲政也。至

行天子之禮。過失也。王念孫曰。過。猶甚也。言秦若肆然而爲帝。甚而遂爲政於天下。則

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之民也。愚按。言秦若肆然而爲帝。則吾不忍爲之民也。

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

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

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

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

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

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集解徐廣曰烈王十年

崩威王之七年。正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議鄭玄云赴告也。今

文赴。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集解按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廡。正議天子烈王嗣也。下席謂居

廡寢苦也。又云。下席言崩致也。考烈王太子宜為顯王。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集解公羊傳曰斲三軍者其

法斲何休曰斲斬也。考中井積德曰。因齊威王之名國策作田嬰齊斲刑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

也。正議罵烈王后也。考而汝也。蓋嗣天子。非嫡出也。卒為天下笑。考中井積德曰。為笑者齊也。非謂周又曰。此陳帝秦之害。為梁

趙言之非以。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

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集解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

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考然見史公剪裁之妙。趙策作新垣衍

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

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

梁隱噫嘻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億嘻者驚恨之聲而醢快於尙反

先

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

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集解徐廣曰鄆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而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

西南五十里

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

百日。欲令之死。

而醢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

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

地。考隱曷爲上添梁字看岡白駒曰秦王也梁亦王也

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

梁隱按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而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

考隱錢大昕曰據世家則之魯之鄒兩事俱在失國之後

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王念

孫曰：來下脫待字，當依趙策補。白駒曰：言子於何典取此禮法。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

舍，避正朝而外舍不敢有其國也。中井積德曰：索隱案禮云：撥引失當。納筦簞

籥，音管樂，琴也。攝衽抱机，張文虎曰：官本舊刻毛本，凌引一本作抱

机，蓋食案之類，非兕几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

投其筦，不果納。謂闔內門不入齊君，不得入於魯，將之薛。

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

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

天子南面弔也。是背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

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阼階南立北而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

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

禮記衣服曰緘，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

納。梁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竝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緘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

梁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竝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緘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

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

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考鄒魯之僕妾，上文所謂鄒魯之臣，言鄒魯之臣且不欲帝齊，今欲使堂堂三

晉大臣帝秦，共可乎哉。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

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考風三本，趙策不肖上有謂字，漸入

新垣衍身上。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

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考證通鑑攷異云。仲連

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怍而去。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游談者之誇大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考證事詳魏公子傳。於是平原

君欲封魯連。考證楓。三本。君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考證王念

孫曰。類聚御覽引此作辭謝者。三無使字。趙策同。愚按。使字衍。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

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考證各本所下有

謂字。舊刻無。中井積德曰。謂字衍。文策無。王念孫曰。解紛亂。文與趙策同。類聚御覽。文選注。後漢書注。引史記。皆無亂字。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考證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

壽先生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是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也遂杖策而去中井積德曰不復見謂隱淪不復出也不特以平原君言之且魯連之傳止乎此句若下文聊城事蓋後人之擬撰而攬入者非史遷之旨鮑氏論之在策注愚按魯連之傳止乎是句亦可但史公欲與鄒陽同傳故又揭其遺燕將書以與鄒陽上梁王書相偶必非後人擬撰攬入也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

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案徐廣曰案

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案按徐廣據年表以為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言二十餘年誤也而今博州縣也考錢大昕曰按六國表無田單攻聊城事惟燕武

成王七年書田單拔中陽乃在長平前五年又非聊城或疑徐廣之誤今細釋徐氏文義特以仲連遺書有栗腹事推檢時代當在長平後十餘年以正史公云二十餘年之誤非

謂年表有田單事也仲連遺書之燕將必非與樂毅同時蓋其事在燕王喜之世別有以循師下齊城懼讒不敢歸者不用仲連之言至身死城屠史公所書比戰國策為得其實

吳師道謂田單相趙之後必不返齊亦恐未然孟嘗君相秦而歸為齊相此其證也愚按姚鼐亦有此說見古文辭類纂魯仲連遺燕將書下歲餘士卒

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

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

索隱却死，猶避死也。考證怯，畏也。索隱本作却。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

考證信，讀為申，楓。三本無下有所字。

三者世主不臣，說

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來，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考證此時不再來，齊策作此其一時也。

且楚攻

齊之南陽。

索隱即齊之淮北泗上之地也。考證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齊策無齊之二字。

魏攻平陸。

索隱平陸，邑名，在西北。正義兗州縣也。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

得濟北之利大。

索隱即聊城之地也。正義言齊國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考證中井積

德曰：南面出軍拒楚救南陽也，此未及西面拒魏而意實包之耳，非兼言之也。

故定計審處之。

考證審處之，策作而堅守之。

今秦

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衝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

索隱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衝秦之

勢成也

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

齊策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棄而不救也，定濟北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

計猶且爲之也。

齊策猶且作必無也字。

且夫齊之

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

齊策且夫以下十三字，在下文公之不能得也下。

今楚魏交退於

齊，而燕救不至。

齊策按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而魏攻平陸，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

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

齊策交俱也，楚魏俱退不攻燕救又不至，以全齊之兵別無規求於天下，言聊城必舉，中井積

德曰：規是規畫劫制之意。

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齊策與上添而公二字看。

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

之衆，五折於外。

齊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

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齊策如墨翟守宋卻楚軍，兵下有莽年不解四字。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

當依齊策作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

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

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

姓以資說士。索隱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亦便，不如依字。

矯國更俗。正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應上說士不載句。此句

功名可立也。考證雖然至此，是為第一計歸燕全身也。亡意亦捐燕

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正議亡罔良反，亡失也。若不歸燕，失意棄其忠良之名，東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

久存。考證按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魏襄王也。富比陶衛，謂此也。考證棄燕遊齊是為第二計也。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

索隱遺，棄也。謂棄子糾而事小曰也。正義管仲傳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

集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

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

正義按齊桓最先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

輅，故為五伯首也。正義趙岐注孟子：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蒼頡篇云燭照也。正義中井積德曰：齊桓稱霸首亦以功烈耳。豈錫賚之謂哉。

曹子爲

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魯將曹沫是也。曹沫五百里作千里。李笠曰：淮南汜論

訓亦云：喪地千里亦誇辭。魯地亦安得如此之廣。

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

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

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

坵之上。

坵，按枝猶擬也。而，讀坵，都念切。坵，岡白駒白枝與支通，持也。中井積德曰：壇坵之坵字以類帶說耳，只是謂壇上也。坵字無意齊策作壇位

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

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

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

忿悁，反悁於緣。反忿悁，慙憂貌。

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

忿悁，悁字複古文，無此法，疑有誤策。作去忿悁之心，除感忿之恥，亦重忿字。

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正義天壤，天地也。齊策名與天壤相敵也。言天壤敵此名乃敵。見齊策多異同。鮑彪曰：

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愚按：史

公取其吾聞之以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

考證楓三

本自下有爲字。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

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

遂屠聊城。

考證梁玉繩曰：國策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鞬而去。吳注云：史稱燕將得書，自殺單屠聊城，非事實也。連之大意在于罷兵息民，而其料事

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迫之于窮而置之于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政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策，得其實史不可信。孫侍御云：聊城齊地，田單齊將，何

以反屠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

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考證肆，猶放也。齊策無此語。史公豈有所本乎。吾與富貴而誦於人一語

與莊周言相似。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

之徒交。

爾雅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乘，字叔。其子泉，漢書並有傳。蓋以衡枚氏而得姓也。考魯連亦齊人，游梁與鄒

陽相似。中井積德曰：夫子美稱，非字。愚按忌字後人旁注誤入本文。

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

爾雅言鄒

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閒也。正義

中井積德曰：謂與比伍。漢書鄒陽傳云：吳王濞招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吳王有邪謀，陽上書諫，吳王不內。是時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詳梁孝王世家。勝等嫉鄒陽，惡梁孝王。

正義顏師古曰：惡謂讒毀也。

孝王怒

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

正義不以罪死

為累謂中井積德曰：客居無親，知為白寃者，則死後尚為世所疑，是為累。

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

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

集解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

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爾雅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

吾事不成後聞軻死事不就曰吾知其然是畏也又王劭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又云聶政刺韓傀亦曰白虹貫日也釋中井積德曰精誠感虹反見疑與衛軻先生一類注引烈士傳非也應說亦舛愚按畏猶疑也丹疑軻不往也

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集解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地分野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

索隱服虔云衛先生秦人白起攻趙軍於長平道衛先生說昭王請益兵糧為穰侯所害事不成精誠感天故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食謂干歷之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是虛也

釋中井積德曰蝕如日食之食愚按索隱本蝕作食漢傳文選並無而字 夫精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正義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集解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

新序議作義 斥王釋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

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集解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別右足武王沒復獻文

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于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

索隱：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賢，武王子也。成王文王子也，名揮。索隱：本卞和作玉人與漢書文選合，但與李斯對言，則當以卞和為正。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詳狂，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是也。接輿辟世。人詳狂避世也。

張晏曰：楚賢人，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接輿見論語，莊子楚辭。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執察卞

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索隱：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為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按章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

曰鴟夷，鴟夷皮也。服虔曰：用馬革作囊也，以裹尸投之于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執察少加

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自初交至白頭，猶如新也。願蓋如故。服虔

云：如吳札鄭僑也。按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故曰傾也。中井積德曰：不傾蓋，則兩車不相接。

何則？知與不知也。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抑迷秦之燕以頭

也。根本丹。索隱與軻使入秦以示信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藉猶資

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

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

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索隱服虔

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

故云爲燕之尾生也。考證尾生守信死言蘇秦合從諸侯不信唯燕信之若尾生

邪。考證中井積德曰。本文言天下。索隱特稱齊何。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

山。集解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案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集解漢書

音義曰。馱驥。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謔譎。而更贍以珍奇之味。索隱

案字林云。馱。二音。北狄之良馬也。馬父羸母。音寺。馱驥音決蹄。北狄良馬也。

考證恩田仲任曰：馱馱，匈奴奇畜也。王怒，詭蘇秦之人，使馱馱食之，猶晉厲公怒趙盾，噉夫羹也。下文投之以夜光璧，意與此同。白圭顯於中山。

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考證顏師古曰：以

也。愚按漢書文選不重中山二字，似長投以夜光之璧者，憤怒之極，不暇擇物也。何則？兩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臄闢於宋，卒相中山。集解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

集解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蘇林云：六國時人相中山也。考證沈欽韓曰：攷呂覽及中山策，所載喜非被刑者也。范雎摺脅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集解案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拉，推也。音力荅反。考證摺，古拉字。此二人者，皆信必

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

也。考證楓，三本漢書文選位作交，位字為長。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集解漢書音義曰：

申屠狄，按莊子申屠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曰：雍州之河，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石

入海。集解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亦見莊子張晏曰負石欲沈。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朝，以移主上之心。考證文選容下有身字，李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

一句其下蓋脫數字，愚按中說是。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考證本漢書於下

有道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集解應劭曰齊桓公夜出

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短布單衣適至，胛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

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考證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謂為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

人歌也，二說竝通，矸音公，彈反，矸者淨白貌也，顧野王又作岸音，此二人者，豈借

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考證漢書文選借作素，假作借，感於

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考證文選行作意，漢書

而逐孔子。考證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

文選親於

作堅如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考證姦亂韻

昔者魯聽季孫之說

考證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信

而逐孔子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

案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

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按時孔子適

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罕為是也

隱疑其不與墨翟同時不知春秋後復有一子罕也梁玉繩曰漢書陽傳及新序三子罕

作子再豈再罕音近通用乎而此子罕必子罕之後以字為氏如鄭罕氏常掌國政也墨

翟與之竝世證一李斯上二世書韓子二柄外儲右下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

道應說苑君道皆言司城子罕劫君擅政證二而前人誤以為樂喜困學紀聞六謂子罕

賢大夫辨李斯諸說為誣罔而不知劫君之子罕竝墨翟世乃樂喜之後為司城者高誘

注呂子召類云春秋子罕殺宋昭公攻宋有兩昭公前昭公當魯文時後昭公當戰國時

皆與樂喜不同世諸書但言宋君高氏以為昭公實之殊妄況召類篇言子罕相宋平元景

三公孔子稱其仁節則政是樂喜奈何以為殺君或者樂喜之後當後昭公時有劫君之

事歟然不可以注春秋仁節

之子罕也囚墨翟事無所見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案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有

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賈者欲積毀銷骨也

其必售因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為衆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

叔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

鏐金積毀銷骨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亦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中井積德曰金骨竝以

其堅難銷鑠而喻又曰是以必無之事夸張言之耳沈欽韓曰師古弄巧非本意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

蒙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越人或蒙之字也

王謚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

阿偏謂阿黨之言及偏辭

公聽竝觀垂名當世

竝觀謂所見不偏也又曰言垂則下宜言後世

言當世則上宜言立是必有一誤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

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

逐不收作為讎敵

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

仲文選為下有比字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

讓國於其大臣子之

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

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選無能字此符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案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

尚書封比干之墓。又惟云。劓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考。漢書文選。無就字。復作覆。注。

云。覆猶被也。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儼。疆霸諸侯。齊桓公

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集。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考。文選。楓。三本。漢。選。加。作。嘉。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

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考。楓。三本。漢。書。文。選。兵。作。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

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案。三。得。相。不。喜。知。

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考。梁。玉。繩。曰。莊。子。田。子。方。呂。覽。知。分。皆。云。孫。叔。敖。三。為。令。尹。三。去。令。尹。苟。子。堯。問。亦。有。三。相。楚。之。語。故。鄒。陽。述。之。史。記。循。吏。傳。載。

之。它如淮南道應汜論說苑尊賢雜言。並仍之。然不足信也。呂覽高注論語云。令尹子文相類。恐此一事。四書釋地又續曰。叔敖為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于莊王。手約

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係子文事。傳認為叔敖耳。大全辨載一說。謂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認為子文不信論語真顛倒見矣。又經史問荅曰。子文亦未嘗呂

為令尹。子文于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子玉。凡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臣繼之，子上繼之，大孫伯繼之，成嘉繼之，是後楚令尹不見于左傳，文公十二年追紀子文卒，闕般為令尹，意者成嘉之後嘗再起子文為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為子上之後者，誤也。然則子文為令尹者，再其初以讓入，其後卒于位，據全氏說，則子文之事，見于論語，語尚難盡憑，況叔敖乎？然國語闕且曰：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又曰：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則二十八年中必有逃而後復者，三仕三已，概可想見，當以論語為信。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

園。

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

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烈士傳云：字子終，於陵子，即陳仲子，又曰田仲，見孟子滕文公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韓非子外儲篇，列女傳二中井積德曰：據孟子，於陵亦齊地，索隱引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情素，猶情實也。心腹，下肝膽下竝添以字看王先謙曰：墮當訓輸，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顏曰：無愛，無吝惜也。窮達，與士共患難安樂也。

則桀之狗，可使吠堯，使刺由此竝見戰國策，服虔云：仲由也。應邵云：許由也。

而蹠之客，可使刺由。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跖也。況因萬乘之權，假

聖王之資乎。

聖中井積德曰，桀狗豕客之喻，甚非可陳於梁王之前者，異日以稱梁王也。刺袁盎者，豈都陽之為邪？學術之不正，自然露出，又曰：聖王者，非所

鄒陽失辭。

然則荊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

要離應劭曰：荊軻為燕刺秦始，莫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囚，令吳王婦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

曾孫，索隱：湛，音沈。張晏云：七族，上至曾祖，下至玄孫，又一說云：父之族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子之子四也，母之族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要離事見呂氏

春秋。梁玉繩曰：論衡語增云：秦王誅軻九族，復滅其一里，與之不同。而漢書作軻，七族，師古曰：此無荆字，尋諸史籍，荆軻無湛七族之事，不知陽所言何人。野客叢書又

云：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軻得罪秦，凡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于世，非謂滅其七族。高漸離變姓名，匿于宋子政，此意未知孰是。愚按：要離事見呂氏春秋，忠廉篇，漢書文選，足下

有為大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

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

無路字人作衆

蟠木根柢，輪

困離詭，而為萬乘器者，

張晏

曰：根柢，下本也。輪，困離詭，委曲槩戾也。孟康云：幡結之木也。晉灼云：槩，柢木根也。

考離倚漢書文選作離奇

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謂左右先加雕刻

先為雕刻裝飾，故得為萬乘之器也。考中井積德曰：先容即先談，謂先自其形狀薦其可用也。正與無因對，故稱左右若夫雕刻容飾，豈左右之任哉？

故無

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考漢書德下無故字，談作游。

今夫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索隱案言雖蒙被堯舜之道，考蒙依索隱本。

楓三本新序，漢書文選，他本作包包抱通。

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

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

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

考漢書文選，思作神，有作襲，跡下有矣字。

是使布衣不得

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集解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

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也。考中井積德曰：陶器，謂化俗之柄也。非以比於天，取喻於鈞，取其大小方圓任意也。

而不牽於卑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七首竊發。案風俗通云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也。沈家本曰文選注風俗通作通俗文。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

用烏集而王。集，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功，若鳥集之暴集也。因舊故，若鳥集也。考，中井積德曰：此云殺何也？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昭曠，古曰昭明曠廣也。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

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也。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案言驗足不可羈絆，以比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土也。案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器也。

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

與牛驥同皁，謂投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固也。曠只做馬字看。

集解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集解晉灼云烈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代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耳

不以欲傷行。

考利作私欲作利

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

集解漢書云里名

勝母也按淮南子及鹽鐵論並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故也尸子以縣名未詳也

縣名未詳也梁玉繩曰勝母非縣此誤然諸書所說多異不入勝母水經注廿五及索隱並引尸子作孔子與此及淮南說山說苑談叢論衡問孔鹽鐵論晁錯新論鄒名

顏氏家訓文章篇作曾子不同迴車朝歌新論家訓作顏淵水經淇水注引論語比考識云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願由壁墮車與此及淮南作墨子不同蓋

所傳異詞如水經注說苑論衡言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淮南言曾子立廉不飲盜泉也

邑號朝歌，而墨子回車。集解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

考文選寥作恢攝漢書作籠文選作誘主漢書文選作脅楓三本作匡中井積德曰主作脅為長

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

耳。集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釋 杜預云回邪也 考 漢書文選回面句

上不宜冠以故字當刪士下有字巖巖作巖茲李笠曰今欲使至求親左右云一氣貫注回面句

者哉 考 真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發趨于偶儻董份曰鄒陽書此體古所

是篇亦然 考 鄒陽特長 考 鄒陽事特詳 考 漢傳記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 考 梁玉繩曰案仲連不肯帝

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

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案 述贊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考證史公自序云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董份曰屈原傳大概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

矣。陳仁錫曰：屈賈俱被謗，俱工辭賦，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共傳。愚按：此傳以屈原為主，故置諸魯仲連、呂不韋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正義：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為氏。考：屈原離騷云：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靈均。與此異。朱熹云：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以為美稱耳。愚按：正義是疑當作郢。

為楚懷王左徒。

正義：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考：錢大昕曰：黃歇由左徒為令尹，則左徒亦楚之貴臣矣。

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嫺於辭令。

興：嫺，史記音隱曰：嫺，音閑。正：嫺，讀為閑習也。

入則與王圖議

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考：王逸離騷經序，作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徐、李遠曰：史記張儀傳別出靳尚，不

言即上官，疑是兩人也。愚按：說在下文。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稟，未定。

索隱：屬，音燭。草稟，謂創制憲令之本也。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考：曾國藩曰：屈平屬草稟未定，此屬字則與屬文字有別。屬者，適也。謂當此際也。左氏成二年傳：

屬當戎行，謂於此際在戎行也。昭四年：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謂於此際有事於武城也。漢書李尋傳：屬者，頗有變更，謂近此之際，頗有更改也。屈平屬草稟云者，謂平於此際草

創憲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草創蓋初始之時，亦未成之稱。然則草彙二字之義，謂草創其文同未之稿，未甚整理云爾。

上官大夫見而

欲奪之。屈平不與。

正義王逸云：上官靳尚，考陳子龍曰：上官欲豫聞憲令，以與幾事，非竊屈平之作，以為己作也。王本命平，上官無

絲竊

之也。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

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考治要功，下無曰字疑衍。

屈平

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索隱搜亦作騷，按楚詞使作騷，音素刀反。應劭云：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

騷愁也。考索隱本楓三本，騷作搜，壞明公容韻。王應麟曰：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過者騷離，而遠者距遠。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離騷

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

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正義慘怛，上七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考孟子萬章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正義行信而見疑。忠而被

諷。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正義誹方畏反。考正義楚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劉

縵文心雕龍辨騷篇亦引國風好色以下五十字以為淮南傳語洪興祖曰豈太史公取淮南語以作傳乎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

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

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

淖汙泥之中。正義濯淖上音濁下音濁汗泥上音烏故反下音奴計反正義淖

白駒曰稱物芳如稱蘭蕙菹桂之類王念孫曰濯直教反廣雅曰淖濁也濯淖也皇侃禮記疏曰濯謂不淨之汁也是濯淖皆汗濁之名濯淖汗泥四字同義蟬蛻

於濁穢

正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

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

考證王念

孫曰廣韻云獲犀也錢大昕曰滋與茲同說文云茲黑也春秋傳何故使我水茲

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集解徐廣曰皜疏靜之

貌索隱皜音自若反徐廣云疏淨之貌泥亦音涅滓亦音淄又並如字

正議皜然上白若反又子笑反

考證中井積德曰潔白貌推此志也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

正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屈平既

紉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

正議上足松反

惠王患之

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

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

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

集解二水名謂於丹水之北浙水之南丹水浙水皆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也

本凌毛本竝作丹浙注同蔡本中統游王柯本竝作丹陽楚世家同愚按作浙者索隱本
 作陽者正義本梁玉繩曰史各處皆作丹陽而此作丹浙者索隱云丹浙二水名謂于丹
 水之北浙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然則即漢地理志丹水縣析縣也通鑑胡注云丹陽
 丹水之陽班志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至折入鈞水其水蓋在丹水析兩縣之間武關之
 外秦楚交戰當在此水之陽楚師既敗秦乘勝取上庸路西入以收漢中其勢易矣據此
 則丹陽丹浙元屬一地惟國策言杜陵是誤耳但索隱既知丹浙在弘農而于楚世家又
 云丹陽在漢中于韓世家云在今均州三處不同豈非自相牴牾乎正義謂在枝江胡注
 亦辨之云楚遣屈匄伐秦秦發兵逆擊之枝江之丹陽則距郢逼近稱歸之丹陽則不當
 秦楚之路索隱因下文遂取漢中即謂丹陽在漢中皆非也

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索隱屈匄姓**遂取**
 楚之漢中地索隱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懷王乃悉發國中兵**
 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按此鄧在漢水之北故鄧侯城也**至**
 鄧鄧一本無鄧字故鄧城在荊州陵口縣東北六里故鄧城在城州安養縣東北二十二里按二城相近也**梁玉繩曰魏當作韓說在楚世家****楚兵懼**
 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
 和考證張儀傳云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與此異說在楚世家**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

而甘心焉。【考】左傳杜注甘，心言快意戮殺也。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

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

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考】其後秦欲伐齊，以下與張儀傳出

入。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

張儀。【考】顧反也，連字一說見樂毅傳。懷王悔，追張儀不及。【考】按張儀傳無此語也。其後

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集解】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昧莫葛反。【考】張文虎曰：

昧，各本作昧，依志疑改。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集解】按楚世家：昭雖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

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考】李笠曰：行下疑脫曰字。懷王卒行，入武

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集解】徐廣曰：三十年入秦。懷王怒

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考論楓三本之作入長

子頃襄王立。考論楓三本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

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

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

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考論楓三本覆敷福反與國下疑有譌脫然終無可

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考論楓三本下無可字中井積

德曰。屈原既疏。然猶在朝。此乃云放流。何也。懷王既入秦。而不歸。則雖悟無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

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考論楓三本此已下。太史公傷懷王之不能反國之論也。然亡

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

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考論楓三本分符問反張文虎曰

臣字疑誤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

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考 三本挫作

鏗。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集 解 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

為我心惻。集 解 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 隱 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索 隱 按京房易章句，

王明竝受其福。集 解 易象曰：求王明受其福也。索 隱 按京房章句曰：上有明王，

易井九三，以作王之不明，豈足福哉。集 解 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諷言楚

用食惻福，韻。中井積德曰：豈足福哉，謂不能予福于人也。余有丁

怒，考 隱 凌稚隆曰：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集 解 離騷序曰：遷於江南。考 隱 梁玉繩曰：王逸離騷序云：上官靳尚蓋

仍新序節士之誤，攷楚策靳尚為張旄所殺，在懷王世，而此言上官靳尚蓋

所使，當頃襄時，必別一人，故漢書人表列上官五等，靳尚七等，王懋竑曰：王逸離騷經序

誘與俱會武關，原諫不聽，遂爲所脅，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考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兩說少異。余考其書，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王十六年，哀郢言九年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洪說誤也。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考，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遺仇，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棄舟楫，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年，故爲一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並不合。朱子辯證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爲一，再召之仍本之者，蓋偶失之。集註之作，真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祛者。故竊附論，以俟後之君子考焉。又曰：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載甚明。王逸蓋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蓋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九章，叙事最爲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之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湖，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在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發其冤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讒

諛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綿綿舊亂僅
 為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僅
 可以訓此不足以為原病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其不無遺憾焉故
 不得而辨也蘇子由作古史於伯夷傳獨載孔子之說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
 取其論以為知所信余蓋傲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吾言也
 夫又曰按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陽取八邑又移兵攻齊十一年
 六國共攻秦懷王為從約長借往日所云國富強而法立屬貞臣以自娛正屈原為左徒
 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誘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為秦所困原列傳言上官大夫
 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待臣不清澁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考遠遷
 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誘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而
 張儀誘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兩見於楚世家原列傳恐
 傳聞之誤不足據也以原之自叙考之既見疏即被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
 不復在位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叙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心懷王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已放
 流矣一篇之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兩篇其可據此
 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蘭頃襄王立以此
 子蘭為令尹當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辯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會之與班固
 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為可信而非余今
 日一人之私言也余竊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於亂葉中錄出之而更考之
 史為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爾愚按屈原事迹先秦諸書絕不錄之

始見賈生弔文，史公蓋依淮南離騷傳述之，不深究其顛末，故多與楚辭不合。又與國策不合。司馬氏通鑑削而不筆，未必無由。今錄王氏說以質後之讀史者。 屈原

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

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釋】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

賢良以厲國士。索隱父音甫。考王逸曰：三閭大夫，謂其故官。洪興祖曰：漁父，假設問答以寄意耳。太史公以為實錄，非也。王世貞曰：長卿子虛已極曼衍，下居漁父，實開其

端。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

放。【考】王本楚辭混，作皆下同。清醒韻。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

推移。【考】二句，老子和光同塵之義，卜居篇亦云：將汜汜若水中之鳥，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釋】按楚詞作措其泥。 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

【釋】釀力知反。考楚辭，啜作醢，醢作醢，醢希薄之酒。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釋】此懷

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考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

瑾瑜，美玉也。移波醢為韻。

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集解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

集解王逸曰：蒙垢汚。集解汶汶音閎閎，汶汶猶昏暗也。考楚辭：人又誰能作安能衣汶汶，荷子不苟篇：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儻儻受

人之穢穢者哉。蓋襲此語。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集解常流猶長流也。考楚辭：常流作湘流，

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集解猶憤憤。楚詞：作蒙世之溫蠖，猶憤憤。楚詞：作蒙世之溫蠖，

埃哉。正義溫蠖猶昏散也。考楚辭：無又字，下有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四十字，史公削之，

以直接懷沙賦此文。章剪裁之法，白蠖韻。乃作懷沙之賦。集解按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自沈，此其義也。其辭曰：陶

陶孟夏兮，草木莽莽。集解王逸曰：陶，盛湯貌。莽，盛茂貌。集解傷懷音姥。正義莫古反。考楚辭：陶陶作滔滔。

永哀兮，汨徂南土。集解王逸曰：汨，行貌。集解朱熹曰：徂，南土，沅、沅、湘也。莽，土韻。陶

兮，窈窕。集解徐廣曰：陶，眩也。集解陶音舜。徐氏云：陶音眩，窈音烏鳥反。考楚辭：窈窕者，

窈窕者，誤。孔靜幽墨。集解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孔甚，墨無聲，言

墨作默八字寫宛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集解】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滿目荒涼之狀

翰窮【正義】憊病也【考證】楚辭宛作鬱愍作愍之作而正義愍作憊【考證】楚辭宛

三本作歿倦楚辭【考證】刑方以為圓兮常度未替。【集解】王逸曰刑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刑削方木欲以為

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集解】刑音五官反謂刻方木以為圓其常法度尚未廢也【考證】被謾譖逐欲使改行終守而不易【考證】中井積德曰常度猶故態也替變也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集解】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本常也鄙恥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遠離常道君子所鄙【考證】楚

辭由作廸中井積德【考證】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集解】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

也餘如注所解【考證】楚辭職作志度作圖中井積德曰職識同謂明著也作志亦同言規畫章明繩墨昭著無變於初本也前度

即指初本也非借工為喻愚按替鄙改韻【考證】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集解】王

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考證】楚辭直作厚盛作曠【考證】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立文

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矇矓奏公章明也撥正賢能玄黑色也言待賢能之士居於山谷則

衆愚以爲不賢也。考 楚辭合作揆義長楚辭幽處作處幽隱下有暇字。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集解 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議 離婁，古明視者也。睇，田帝反。眊也。言賢者遭時困厄，俗人侮之以爲癡狂也。考 盛正章明韻。變白而爲

黑兮，倒上以爲下。案 鳳皇在笈兮。集解 徐廣曰：笈，一作郊。馱

笈，音奴。又女加反。徐云：一作郊。按：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正議 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

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鸞喙，首戴德，頸揭義，

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頤，足履正，尾繫武。鷄雉翔舞。案 楚詞：雉作同糅。玉石

兮，一槩而相量。集解 王逸曰：忠佞不異。正議 糅，女由反。考 糅，女由反。夫黨人之鄙，妒

兮，羌不知吾所臧。集解 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案 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

惟，如作固。吾下。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解 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

有之量。賦韻。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集解 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

其本志也。正議 言以才德盛大，可任用重載，無賢明主以用之，故使陷入而未濟，

任重道遠，語同。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集解 王逸曰：示，語也。

考 楚辭得作知，無吾字。

中井積德曰示如字濟示韻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

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質疏王逸曰：千人才為俊，一國高為桀也。庸，庸賤之人也。桀，桀也。按尹文子云：千

人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質疏楚辭：桀作傑，與索隱合。文

質疏內兮，眾不知吾之異采。質疏徐廣曰：異一作與。駢案：王逸曰：材

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質疏朱熹曰：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

重仁。重義兮，謹厚以為豐。重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正，重。直龍反。襲

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華王逸曰：悟，逢也。楚詞：悟作還

從容，舉動自得也。豐，容韻。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楚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人固有不比竝，湯禹久遠不可慕也。乃怨憂不改其志，故進路北次，自投汨羅而死也。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而無也字故慕韻。下有 懲違改忿兮，抑心

而自彊。抑其心而自強勉也。廣雅曰：怨悱，恨也。班固：幽通賦：遠世業之可懷。曹大

家曰：遠恨也。楚辭：遠諂作。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集解：王逸曰：象，法也。考證：楚辭

潛作慾，象作像。朱熹曰：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強象韻。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正義：北次

將就，考證：王逸曰：路，道也。次，舍也。中井積德曰：北次，謂還鄂之宿次也。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集解：王

也。大故，謂死也。索隱：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考證：朱熹曰：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王念孫曰：含當舍字

之誤，舍即舒字也。說文：亂曰。索隱：王師叔曰：亂者理也，所以發舒從子，舍聲，蔡故韻。亂曰。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

分流汨兮。集解：王逸曰：汨，流也。索隱：沅湘二水名，按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

水出零陵縣海陽山，北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集解：楚詞，幽拂作

弗反，言拂鬱幽蔽也。楚辭作幽蔽也。考證：汨忽韻。會陰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集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會陰已下二十一字，正義：自會陰已下二十一字，楚辭本或有無者，未詳。考證：沈家

本曰：萬曆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文增也。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

驥將焉程兮。

質抱情無將字質下歿下無兮字朱熹曰匹當作正字之誤也無正

與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餘何

畏懼兮。

楚辭人作民餘作余命下無兮字錯懼韻

曾傷爰哀，永歎

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王逸曰喟息也。溷，胡困反，

與楚辭合楚辭不作莫王引之曰曾傷爰哀四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
嗟恆悲四句即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辭在余何畏懼兮之
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見於上文也。又曰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
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無
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已不畏死也。其敘次
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為長愚按朱子楚辭集註既有此說。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王逸曰類法也。正，讓也。按類例也。以為忠臣不

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地理志長沙

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汨音覓也。故羅縣城在岳州

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漢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竝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楝榆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纓，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王念孫曰：自投，索隱本作自沈。下文皆曰自沈，則作自沈者是也。齊藤正謙曰：余嘗著屈原投汨羅辨，謂原自謂寧赴湘流，葬于江魚腹中，一時憤激之言，而非實語也。子長弗察，引為實錄，果然魯連之蹈東海，亦將為真投水而死耶？是連憤激之餘，發此言耳。原語殆類此，決知其非實事也。後閱袁隨園隨筆，引黃石牧太史云：屈子未必沈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江魚之腹中。皆憤怨之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一弔，遂信為真。不知宋玉親受其門，而招魂之作，上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獨不及水，何耶？惟亂曰：湛湛江水，上有楓，魂兮歸來，哀江南，則其善終于汨羅可知也。若楚詞注，招魂作于屈子生時，則豫凶非禮，宋玉不應詛其師矣。是與余說暗合，更為詳明。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按楊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徐廣曰：差或作慶。索隱曰：漢藝文志詩賦略云：屈原賦二十五篇，相傳今楚辭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三篇是也。唐勒賦四篇，今亡。御覽六百六十三引宋玉賦曰：景差、唐勒等竝造大言賦。宋玉賦十六篇。楚辭錄九辯十一篇，招魂一篇。文選錄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

好色賦四篇凡十六篇古文苑載諷賦笛賦鈞賦大言賦小言賦五篇張惠言疑其為五代宋人假託嚴可均亦云笛賦有宋意送荆卿之語非宋玉作愚按古文苑所載未必皆擬作但佗書不錄景差賦藝文志不載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考證從容

見懷沙賦徐孚遠曰此稱屈原直諫以至放流餘子不及也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考證陳仁錫曰楚以削二句見屈平之死係楚之存亡也沈家本曰按自頃襄王元年至負獨被虜凡七十六年自屈原沈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考證馮班曰太史公敘賈生惟載二賦不敘其新書以賈生繼屈原傷其遇并重詞賦與漢書異意賈生名誼雜陽人也

考證名義漢書竝作誼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考證屬書綴輯文字也漢書作誼詩書

屬文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正義顏云秀美也應劭

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考證此秀才言才學秀人非科目之稱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

為天下第一考證按吳姓也史失名故稱公考證梁玉繩曰史于人之名字每不盡著多恐是疏缺未必當時已失其傳故凡稱公稱君稱生之

類甚夥。史公亦何吝此一字乎。統觀全史，其中最可惜者，河南守吳公，為漢循吏之冠，朱建子，以罵單于死節。樅公，以守滎陽見殺。董公，說高帝為義帝發喪，四人皆當時英傑，不容失名。安得略而不書。它若不肯名籍之鄭君，傳尚書之伏生，幸別有。故與李斯可致知。伏名勝，鄭名榮，餘子碌碌，姑勿深論。雖閒有足證，亦不必詳已。

同邑而常學事焉。

正義李斯，上蔡人，考諱楓，三本常作管，上蔡漢汝南郡。

乃徵為廷尉。

考諱楓，三本

本漢書微下有以字王先謙曰公卿表在元年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

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

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

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

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

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

考中統游本，法作改，與上改正朔，複楓，三本制度作度，制法正也。

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

正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土也。**考證**王念孫曰色上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中并積德曰據尚黃用五句賈生亦惑於五行家異端之言也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曆遂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為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釋幻雲曰黃龍見成紀文帝十五年春也。誼譚長沙作服賦文帝六年夏也。而請改服色者在未為長沙傳之前正義所言恐非。 孝文帝初即位謙讓

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

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

正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考證**梁玉繩曰顏師古于漢書禮樂志陳平傳云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

之文不可明也師古殆不信之而容齋三筆歷辨絳灌是別一人非周勃灌嬰蓋本文選讓賈太常博士書注恐未可從史漢屢稱絳灌即如陳平傳絳灌世家作絳侯灌嬰尤為明證今無楚漢春秋莫由攷核愚按任堪也害忌也。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

沙王太傅。

考證長沙王差吳芮玄孫文選李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為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

亦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羅譏邪之咎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

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譏也。徐廣曰適竹革反韋昭曰譏也。韋昭云適譏也。字林云

大尼反。譏適張革反譏也。中井積德曰適只作貶義周壽昌曰太中大夫秩

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尚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

子之側而官王國也。梁玉繩曰案賈生因服鳥入舍故以為壽不得長非但因卑溼也。此

乃下文之複出者。漢書改曰諛既以適去其當應衍辭字至又字十五字文選同漢書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辭各不同當是所傳之別。漢書文選杖之其辭

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詔命俟作竣同待也。漢書文選共作恭

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沙羅韻。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

罔極兮乃隕厥身。中正也。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尙助予生身韻。無

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鳴梟翱翔。外反。音如字。又七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曰蘭茸不肖之

人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胡廣云逆曳不得順隨道而行也倒植賢

曳朝天也志植韻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索隱案漢書作隨夷濁兮

隨也夷伯夷也跖盜跖也莫邪為頓兮集解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

二枚也作寶劍因名焉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鉛刀為銛集解徐廣曰思

義曰銛謂利索隱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暗惑也考證廉銛韻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集解應劭

得意瓊曰生謂屈原也考證漢書文選嚶作默生先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幹弃周鼎兮寶康瓠集解應劭

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瓠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筭筭轉也一曰康空也索隱幹轉

也烏活反爾雅云康瓠謂之瓠瓠音丘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也康空也晉灼云幹古管

字也正義李巡曰康謂大瓠也康空也鄭玄曰康瓠瓦盆底也顧野王曰瓠壺破器也

下亦無而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集解戰國策

上太山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集解

也正義罷音皮服猶駕也考證驢車韻

也正義罷音皮服猶駕也考證驢車韻

曰章甫股冠也。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諱，自恨也。考 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

難也 應劭曰：嗟，香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訊曰。離騷 下章亂辭也。索 李奇曰：訊，

諄告也。音信。張晏曰：訊，離騷下章，諄亂也。劉伯莊音素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師古音碎也。考 張文虎曰：索隱，周成下疑有脫文，隋志梁有解文字，義七卷，周成撰。

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作壹鬱意亦通 鳳漂漂其

高遶兮，夫固自縮而遠去。漂，輕舉貌。考 漢書文選：遶，作逝語去韻。襲

九淵之神龍兮。襲 都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襲 襲復也。莊

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重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 王先謙曰：襲，深

也。洵深潛，目自珍。洵，徐廣曰：洵，亡筆反。潛，藏也。音密，又音勿也。 彌融爚以

隱處兮。彌，徐廣曰：一本云：彌，蝸蟬以隱處。蓋總三本不同也。案蘇林云：蝸，音面。應劭

云：蝸，背也。蝸類，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鼻，江東謂之魚蝸。 正義 顧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珍，彌遠明光以隱處也。考 梁

玉繩曰徐注一云蝮蟻類是也。夫豈從蝮與蛭蟻。

集韻漢書蝮字作蝮，韋昭曰蝮蝮慕也，蛭水蟲，蟻丘蟻也。

索隱蝮音蟻，漢書作蝮，言蝮然絕於蟻類，況從蝮與蛭蟻也。蛭音質，蟻音引也。

正義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蟻與蛭蚓。漢書注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蟻類，況從蝮與蛭蟻也。珍蟻韻。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

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賈屈

原不去濁世以藏隱，騏驥文如恭也。騏千里馬。考證

漢書藏作臧，藏羊韻。般紛紛其離此尤兮。集韻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

般音盤，槃桓也。紛紛猶藉藉，構說之意也。尤謂怨咎也。考證王先謙曰：經典

般班皆通用，離騷斑陸離其上下注，斑亂貌，與此般字同。愚按尤咎也。亦夫子

之辜也。索隱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權

綏綏於楚都，以反己之今日時勢不同也。李奇說意簡而明，顏師古乃謂諠自言今之離

鄢亦猶屈原又云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故都夫諠生漢朝與戰國異，雖

為長沙王傅猶漢臣也，何得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索隱雖

九州而相君，此解窒礙不如李。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蕙暉

知本，相下有其字與漢書文選合辜都韻。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蕙暉

焉下之。

案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翻逝

而去之。

徐廣曰搖增翻一云遙增擊也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險

徵今遙增擊而去之漢書一本作險微一本作險微作險微為長顏師古曰言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去之李筌曰增字同層謂鳳皇見細德之兆故搖動其重層之翻而遠逝而

彼尋常之汗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

尺曰尋倍尋曰常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橫江湖之鱣鱠兮固將制於螻蟻

鱣鱣音鳥獨二音鱣鱣大魚也曰鱣大魚也

能制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此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

見害正議螻蟻上哲述反下音尋考隱本螻蟻作螻蟻為是魚螻韻張文虎曰

習見螻蟻字以為誤而乙之不知螻字不可與幸都下去魚為韻也今惟索隱本未改梁

董于馬卿矣舍經濟而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案為長沙傅案

辭賦得毋失去取之義乎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傅為長沙靖王差之二年

也。括地志云：吳內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腳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誼相承云。有鴉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均曰：異物

制所坐云。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案鄧展云：似鴉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服黑色，鳴自呼。如雌鷄，其名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賈生既以適居長

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自以為壽不得長，二句兩見。

乃為賦以自廣。案姚氏云：廣猶寬也。王先慎曰：賈子在長沙作服

家主人死，誼作鴉鳥賦焉。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日歲在卯，曰

死生等榮辱，以造憂累焉。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爾雅云：歲在卯曰單闕。李巡云：單闕，起也。陽氣推萬物

而起，故曰單闕。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闕鳥葛反。汪中曰：按史記曆書

太初元年，馬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為昭陽單闕。賈生以孝文元年為博士，歲中超

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為長沙王傅。至此適得三年，愚按呂氏春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

在涿灘，歲星紀年見古昔者，以此為始。賈生是賦次。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

集解徐廣曰施一作斜案施音移施猶西斜也漢書作斜也考李笠曰施移也愚按漢書削兮字下同文選有

止于坐隅貌甚

閒暇考夏

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

案漢書策作識案說文云識驗言也今此策蓋雜笑辭云然正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

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

考故

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案于於也漢書本有作子服小顏云子加美辭也

吉乎告

我凶言其蓄正音災

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

集解徐廣曰數速也淹留遲也漢書作淹

也淹留遲也漢書作淹考之苗期韻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

案協音憶也正協韻音憶考索隱正義本作意故云音隱他本作隱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考翼意

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案幹音鳥活反幹轉也考顏師古曰幹

原文集解合顧炎武日知錄引說文云幹音古案切不得鳥括切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案服度曰嬗

或曰蟬聲相連也案章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與也考張文虎曰化變毛本作變化與索隱本及漢書文選合各本作化變

泐

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案漢書無窮作無間，洵音密，又音味，洵穆深微之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案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立身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遞來猶如倚伏也。

井穡德曰，謂有禍則福亦與此相依，有福則禍亦潛伏於其中也。也，正義倚於穡反依也，考五十八章章禍下禍下有之字，中

凶同域。言禍福相因，凶不定，考伏域韻。彼吳疆大兮，夫差且敗。越棲會稽

兮，句踐霸世。敗世韻。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案韋昭曰：斯，李斯也。考應劭曰：李斯

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案徐廣曰：腐刑也，

也。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傅巖，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黃河西岸，吳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

也。考刑丁韻。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繹。案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也。考索

也。案韋昭云：繹，微也。又通俗文云：合細曰糾，字林云：繹，三合細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考繹極韻

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案此乃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悍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疾則去疾，不能浸潤，矢

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飛本以無礙為通利今遇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考劉放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遠轉韻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

槃物兮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如淳云陶者作器於鈞

上以造化為大鈞也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考音均朱

錦綬曰案專之與鈞聲形各別漢書作鈞此作專者漢書五行志注專有員義故大鈞可作大專猶言大圓耳不必讀專為鈞也中井積德曰槃轉制物形不必訓播惡按槃盤通

用旋也考音旋塊軋無垠應劭曰其氣與軋非有限齊也塊軋非有限齊也案無垠謂無有

際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垠軋者不測也王逸注楚詞云考音銀紛垠韻天不可與

慮兮道不可與謀音預也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韻朱熹曰謀

悲反叶謨且夫天地為鑑兮造化為工師今一以天地為大鏡以造化為大

治惡乎往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為炭既以陶治喻造化故以陰陽合

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考證莊子知北遊、千變萬化

兮、未始有極。索隱莊子云、人之形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考證莊子大宗師、則極韻、忽然為人兮、何足控

搏。集解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按、控、引也、搏、音徒端反、控、搏、謂引持而自玩弄、貴生之意也、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

晉灼云、忽然為人、言此生甚輕、其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乎、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謂死是為異物也、患、協音

環、考證搏、患、韻、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是也、考證莊子

秋水、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莊子云、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通、然無物不可也、考證莊子齊物論、漢書文選、通

人作達人、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集解應劭曰、徇、營也、考證曰、以身從物曰徇、索隱此語亦出莊子、考證曰、以身從物曰

物、謂之殉也、考證莊子駢拇、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刻意、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張文虎曰、烈士、舊刻與索隱本同、各本作列、愚按、文

選作、考證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考證曰、夸、泰也、莊子曰、

言貪權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按、捷為舍人、注爾雅云、夸、毗、卑身屈己也、曹大家云、體柔人之夸、毗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夸、謂矜伐、

謂因權勞以致死而不悔也。品庶馮生。康云：每者食也。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

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每音莫，改反也。名生韻。馮音選。馮音選。史伯夷傳引賈子：品庶作衆，庶義同。說文：品，衆庶也。名生韻。忱。

迫之徒兮，或趨西東。集解：孟康曰：忱，爲利所誘，忱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爲私時，天子居。

長安，諸王悉在關東。羣小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忱，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忱音黜，又言忱者誘也。中井積德曰：忱，怵惕也。忱，迫謂畏懼迫。

促之。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集解：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聖人也。德無不包，體達名性。

命故不曲，憂生死。考：漢書文選：億，作意。王念孫曰：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字耳。東同韻。拘士繫俗兮。

攔如囚拘。集解：徐廣曰：攔音華，板反。又音皖。攔音和，板反。說文云：攔，大木。攔也。漢書作籬，音去隕反。攔音楓，三本。漢書文選：拘士，作愚士。當依改。

拘字與句末囚拘復，中井積德曰：攔蓋繫執之義。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集解：莊子云：古之至人。

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或或兮，好惡積意。集解：李奇曰：或或，或或。

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按意合韻音億。考：漢書文選：或作惑，文選意作億。朱熹曰：積意，積之胸臆也。愚按當作億滿也。眞人澹。

漢兮獨與道息。

索隱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損道不以

正義澹漠上徒濫反下音莫澹薄也漢靜也

考證漢書文選澹作恬意韻案隱引莊子大宗師呂覽先己

喪。

集解服虔曰絕聖弃知而忘其身也

索隱按釋智謂絕聖弃智也遺形者形故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考證喪翔韻

乘流則逝兮

得坻則止。

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顯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

考證漢書坻音持張晏曰夷易則

仕險難則隱也

已。

考證止己韻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索隱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

澹

兮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擊之舟。

索隱出莊子也

不以生故自寶兮

索隱鄧展云自寶自貴也

養空而游。

集解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

德人無累兮知

考證漢書文選游作浮中井積德曰空只是虛不必以舟喻

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

命不憂。

案按德人謂上德之人，細故懣前兮，何足以疑。

昭曰：懣音

士介反。前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懣，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故不足懣介我心。故云何足以疑也。

懣忍邁反。前加邁反。今本漢書前作芥。懣芥以喻細故也。

休舟游，疑韻。朱熹曰：疑叶音牛。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

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儂。坐宣室。

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音儂。上因感鬼神事，而

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

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太傅。

梁懷王，文帝子。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

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

此起矣。

賈生諫封淮南厲王子疏見漢書本傳

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

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賈生為傳得上疏獻替趙翼曰治安策所言

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賈誼傳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

後。

文帝十一年

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

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

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

卿。

梁玉繩曰此文為後人增改孝武當作今上而中隔景帝似不必言孝文崩宜云及今上皇帝立也至孝昭時二句當刪之唐表誼子名璠璠二子嘉輝徐孚遠

曰與余通書史公本文至昭帝句則後人所增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

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

按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

北岸有廟也。

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

而自令若是。

考論何焯曰：即賦內歷九州二句，謂賈生怪之也。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

爽然自失矣。

集解徐廣曰：一本作爽。

案隱述贊：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謔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駢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考證史公自序云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
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按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

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探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

處曰賈而陽翟今河南府縣考中

井積德曰商賈分言之二也通言之也 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

賣也索隱王劭賈音作育案育賈義同今依義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

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

曰華陽夫人。考胡三省曰蓋食湯沐邑於華陽因以為號稱謂錄云集韻姬

姬嬈周姓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為通稱矣以虞美人為虞姬戚夫人為戚姬政和間帝

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郎仁寶七脩類彙辨之曰姬固周姓亦為婦

人美稱毛詩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

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人以國姓而

此則古人以姬為婦人之通 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稱後世乃專以姬為婦人之通

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也 子楚母曰夏姬。

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本毋 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

韓王信傳亦曰韓信襄王孽孫張晏曰孺子曰孽子何休注公羊孽賤子也以非嫡正故曰孽 車乘進用不饒。

居處困不得意。按下文云以五百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濫音才刀反

賈是送行之財非泛名註 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以子楚方財貨也 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定國之主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

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

鄙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

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

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乘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

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王后為請於趙而歸之。考證胡三省曰。賈人居積滯貨。伺時以牟利。以異人方財貨也。釋幻雲曰。正義所引與秦策小異。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考證謂既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

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

考證楓三本無幸字。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正義適音

嫡。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

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毋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

者。爭為太子矣。考證母音無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侯承國之業。高誘注云。子侯。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正義言

子楚無望得為太子。考證岡白駒曰。則無幾以下十九字。當做一氣讀。子楚曰。然。為之柰何。呂不韋曰。子

貧客於此。

客下有在字

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

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

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

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

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

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

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

秦國策作說

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戶氏反

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

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

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

通正義言華陽夫人舉才達子而為安國君嫡嗣而又養之為嗣也夫在則重

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考證張文虎曰據上索隱引重尊當作尊重此

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

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

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考證次序也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

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闕，從

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考證從音七恭反乃

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

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考證中井

積德曰時昭王在焉故太子不能顯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

定計議立名號故陰刻符為約耳

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

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

欲以鈞奇。鈞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初無意於獻姬，既而以為我已。子楚為奇，今又獻姬以我子為秦

嗣更奇，通鑑怒上補伴字非是。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

楚遂立姬為夫人。徐廣曰：期，十二月也。故云大。蓋當然也。既云自匿

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其也。而子政者，始皇帝也。梁玉繩曰：攻漢書王商傳

不韋求好女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故始皇紀後所附班固文以始皇為

呂政後儒俱稱以呂易竊，讀史管見論作史者宜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

實錄均本斯傳言之。余竊惑焉。左傳僖十七年孕過期，疏云十月而產，婦人大期乃十月

之期，不作十二月。解即如史注十二月曰大期，夫不及期可疑也。過期尚何疑若謂始皇

之生本不及期，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則子楚決無不知之理。豈非欲蓋彌彰乎？祗

緣秦犯衆怒，惡盡歸之。遂有呂政之譏，而究其所起，必因不韋冒認厥考之誣。辭匿身一

韋獻匿身姬其質秦政大期始生也別嫌明微合于春秋書子同生之義人自誤讀史記爾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

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

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

考證云秦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

不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

竟得活。

考證徐孚遠曰子楚夫人即不韋姬也。不得為豪家女。當以秦質子故。有豪家主之得自匿免錢大昕曰蓋不韋資助之遂為邯鄲豪家愚按錢

說較長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

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

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

考證劉氏本所母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並無。生字。考證各本所下有養字。索隱本三條本無。王念孫

曰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為夫人時立以為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對下文真母夏姬而言養字後人妄加

真母夏姬尊以

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

案 下文尊爲相國，案百官表曰：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置一，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正統

莊襄立丞相，至始皇又改爲相國。秦有左右丞相，高帝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孝惠高后

置左右丞相，文帝置一丞相，有兩長史，哀帝更名大司徒也。

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案 戰國

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

並東西周之地，其名舊矣。索隱謂河南之稱，史據漢郡言之，謬也。而周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與此不同。攷藍田，秦內史豈河南洛陽爲封國，而藍田其采地歟。莊襄

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

案 徐廣曰：時年十三。

尊呂不韋爲相國，

號稱仲父。

案 仲父，猶叔父也。愚按：昭襄稱范，唯爲叔父，始皇稱不韋爲仲父，蓋由其例也。楓，三本，號

也。楓，三本，號上有而字。

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

案 楓，三本，疑通字。梁玉繩志

引劉氏史記紀疑云：此太后，乃不韋姬，子楚立爲夫人者，政立爲王，卽宜。不韋家僮

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

管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

索隱按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平原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

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正義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

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考證四君喜客殺當時風習耳平原君傳亦云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客呂不韋

以秦之疆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

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

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八覽者有始孝行

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二十六卷也以為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

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索隱地理志右扶風涇城縣故咸陽高

帝更名新城景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考證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

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顛項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高誘注云秦八年秦始皇卽位八年也是呂氏春秋呂不韋爲相國時所爲史公史記自序答任安書曰不韋選蜀世傳呂覽者誤也吳裕垂曰孟嘗春申諸君皆稱好客客曰食客雖多至三千不過養一羣雞鳴狗盜爾從不聞有儒生而甘食其門下者秦之謀士策士雖代不乏人而孔孟之徒亦未聞西向入秦者以秦不好文學故也不韋丁七國爭雄斯文淪喪之餘獨禮文人學士使各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其言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備矣迺猶不敢自以爲是懸金市門求增損是戰國時以卿相而有儒雅之風者不韋一人而已愚按呂覽一書儒道楊墨名法兵農諸家之言皆在蓋欲合九流以爲一也雖問或缺統紀而當時諸說賴此以存則不韋傳學之功決不可沒漢淮南王書殆學之乎

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三本嫪毐作

穆盧藏用曰姓穆名毒穆力到反毒焉亥反或曰士無行曰毒或作膠膠音交學者不用此音

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昭太后以桐木爲小車輪太后聞果欲私

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刑符臈也考臈謂正

義背確二 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

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

眉 眉拔之也。特以修辭之例。因鬚而及眉耳。愚按眉字帶言。太后私與通。絕愛之。

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雍縣南七里有秦都

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

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

陵。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芷音止。地理志京兆霸陵縣

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 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

杜原之東也 日。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芴當

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

有萬家邑。

索隱按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

漢宣帝元康元年，以杜陵原上為初陵，更改韓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梁玉繩曰：余攷始皇二十五年，從始皇七年葬太后，至宣帝元年，一百七十四年。

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

子為後。乃皇帝假父也。笮人子何敢乃與我充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

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沒入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

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

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集解徐廣曰。入南宮考。諡凌雅隆曰。

詳始皇紀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

請文信侯。請謁也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

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

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集解徐廣曰。十二年。刪案皇覽曰。呂不

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母家不韋妻先葬。故其家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

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

帝太后。集解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誅列生時之行乎。與莊襄王

會葬蒞陽。

集解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

按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

韋封。此贊申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今此合作長信侯也。考論中非積德曰。此蓋有錯文。崔適曰。當作嫪毐。以不韋貴封號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

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

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考論梁玉繩曰。案上字誤。仍秦史元文。說在始皇紀。

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

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也。正義

好時也。故

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乘解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考論語子張篇。

索隱述贊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徒蜀懲誘。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考證史公自序云曹子弋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按此傳叙五刺客以理論之宜次游俠傳前今置之呂不韋李斯間者以荆

軻入秦尤極壯烈慘毒六國之事亦結其局也故論贊亦主言荆軻

曹沫者魯人也

沫音匹葛反左傳殺梁竝作曹沫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此作曹沫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

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沫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劇之盟信齊侯也又記不具行事之時

劇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為芬冒勃蘇耳必音沫為濊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為刺客則直以劇為沫未免武斷

呂氏春秋貴信篇曰柯之會莊公與曹沫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沫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

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為劇之證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為曹劇梁玉繩曰曹子之名左穀及人表管子大匡皆作劇呂覽貴

信作劇齊燕策與史俱作沫蓋聲近而字異耳索隱于魯仲連傳作沫疑譌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

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而故城在兗州龔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梁玉繩曰莊公自九年敗乾時後至十三年盟柯中間有長勺之勝是魯祇

一戰而一勝安得有三敗之事齊桓會北杏遂人不至故滅猶復以為將齊桓之遂非魯地何煩魯獻此皆妄也沈家本日遂國名非魯邑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釋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

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釋曰：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

首也。考何焯曰：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無此風也。況魯又禮義之國乎？梁玉繩曰：劫桓歸地一節，年表齊魯世家，管仲魯連，自序傳皆述之。此傳尤詳，荆軻傳載

燕丹語，仍國策並及其事。蓋本公羊也。公羊漢始著竹帛，不足盡信。卽如歸汶陽田，在齊頃公時，當魯成二年，乃公羊以爲桓公盟柯，因曹子劫而歸之，其妄可見。況魯未嘗戰敗

失地，何用要劫曹子非操匕首之人。春秋初亦無操匕首之習。前賢謂戰國好事者爲之耳。仲連遺燕將書云：亡地五百里，呂覽貴信云：封以汶南四百里，齊策及淮南汜論云：喪

地千里，魯地安得如此之廣。汶陽安得如此之大，不辨而知其誣誕矣。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

欲。釋曰：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爲言之也。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亦以甚矣。釋曰：風三本以作已。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釋曰：齊魯

鄰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卽壓近齊之境也。考公羊傳作城壞壓境，君不圖與中井積德曰城壞，設言之也。魯國都城壁卽壞，卽壓齊之境，言齊之境深入逼魯之國都也。

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

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考齊桓公許與魯會以下本莊公十三年公羊傳 桓公

怒，欲倍其約。佩倍音佩也 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考楓三本無不如與之四字 於是桓公乃遂

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

而吳有專諸之事。考專字亦作割音同左傳作鱗設諸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考地理

志臨淮有常邑縣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

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

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考子光諸樊

之子也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

未可說以外事。考言共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專生文吳世家曰知光有他志考外事言伐楚索隱有譌誤 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考諸伍子胥之亡楚以下采昭公二十年左傳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

弟三人。次曰餘祭。祭則界反次曰夷昧。公羊作餘未次曰季子

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

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

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夏父

沒弟承周初太伯處仲避位季歷以季子襲太王後古今繼承之道不同諸樊之意季札之行各有所本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

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

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秋昭二

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竝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

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

耳耳。三本。將兵圍楚之灣。灣灣。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灣縣。天柱山在南。晉潛。杜預。左傳注云。灣。楚

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也。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

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

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

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

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

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救。故云。我無柰我何。太史公探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

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疆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杜注非謬。在史記。如索隱。解可也。但。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注。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傳。經更與左氏吳系家同。此傳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

出何書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巢徐廣曰窟一作空、索左傳曰、而

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

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巢音披、索音披、兵器也、劉

井積德曰左傳云門階戶席皆王親也。王親者謂親信之人也。不必戚屬。酒既酣。公

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

索詳為、上音陽、下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

言耶、索楓、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

巢徐廣曰、炙、

者夜反

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

索賜反、

王僚

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

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

為上卿。

考楚平王死以下、采昭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

事。

【集解】徐廣曰：閻元年。至三晉滅智伯，豫讓者，晉人也。
【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

【考證】趙策云：豫讓，畢陽之孫。王應麟曰：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

知名。

【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後因以邑為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為氏。
【考證】范下氏字，依索隱本，楓

三本治

去而事智伯。

【案】智伯事已具趙世家。
【考證】中井積德曰：據去字，是范中行

生時去也。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

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

【案】謂初

則醉以酒，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

漆其頭以為飲器。

【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

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棹榼也。皆灼口飲器。虎子也，皆非棹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棄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竝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杆。故云。
【正義】劉云：酒器也。每

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
【考證】呂氏春秋義賞篇：擊智伯，斷其頭為觴。韓非子難三：知伯身死，頭為飲杯。淮南道應訓：襄子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為飲器。索隱：溲字

恐有誤。

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

考史公答任安書亦用此語

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

竟魄不愧矣。

考今智伯以下二十三字。策作吾其報智氏之讎矣。

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

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

考楓三本。趙策無中挾七首四字。此蓋衍。趙策名姓作姓名。

襄子如廁。

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

考趙策內持刀兵。作刃其扞。

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

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

索隱卒是律反。釋音釋。字亦作釋。各本及趙策釋作釋。今從索隱本。楓三本。

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為厲。

漆音賴。賴音賴。惡疥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疥。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

字戰國策說此亦作厲字。

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

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其

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正讓呂氏春秋云。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云云。考梁玉繩曰。案下文。豫讓與其友及

襄子相問答則不可言嘸當依策作以變其音為是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

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

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得殺襄子謂因顧不

易邪襄子俱當作趙孟中井積德曰顧顧反念之也邪疑辭因以為問辭何乃殘

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

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劉氏

云謂今為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

以事其君者也言寧為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

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治要無既去二字中井積德曰二字冗頃之襄子當出豫讓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襄子

心者愧之故漆身吞炭所以不事襄子也

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考證 呂氏春秋不侵篇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事人。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所傳與此異。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考證 楓三 本無息字。襄子不爲諸侯不當稱寡人。蓋襲趙策。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

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此

戰國策曰：衣盡出血，今本國策無此文，後人或以其怪刪之與。

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上采趙策，以

其後

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集解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考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

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里名也。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

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誘曰嚴遂，

字仲子，案表誦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

各異。正。義。年表云韓列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又云哀侯六年韓嚴殺其君韓世家並
 同。戰國策云傑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按世家及年表。列侯後次文侯。文侯後
 次哀侯。凡三世也。列侯三年至哀侯六年三十年。其縣隔未詳孰是。蓋太史公信傳。信疑
 傳疑。兩存之。考。梁玉繩曰。案仲子即嚴。遂。俠累。即韓傀。其事在列侯三年。年表世家
 所書是也。而此傳稱哀侯。索隱謂史公開疑傳。信欲使兩存。殊非事實。攷列侯
 三年。聶政刺俠累。十三年。列侯卒。歷文侯十年至哀侯六年。韓嚴殺哀侯。年數相去甚遠。
 史蓋誤合嚴。遂。韓。嚴。為一人。故此傳獨異。然韓策固作列侯。史公反攷列侯。豈又誤仍
 韓子內儲乎。而韓策子蓋王策中亦誤作哀侯。通鑑因之。古史疑之。惟大事記國策吳注
 辨其。與韓相俠累有卻。案。俠累上古夾反。下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
 傀也。戰國策云。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
 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卻之由也。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
 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
 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案。解。徐廣曰。暢
 一作賜。案。徐
氏云。一作賜。案戰國策作餽。近為得也。而。嚴。數。色。吏
 反。考。嚴。寬。永。板。標。記。云。正義。色。吏。反。一本。作。色。吏。反。 酒酣。嚴仲子奉黃金
 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集解。此內反。二義相通也。鄭氏音。應二義相通也。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

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

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羶糲之費。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為

大人。漢書宜元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考。各本大人作夫人。今從正義本。館本策作丈人。注云。一本

夫人。或作大人。李光緒曰。古父母皆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是也。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

身是也。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禮記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強欲使受金。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

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

而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考論中井，積德曰邑，居如井，故曰市井。愚按：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雖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察，注鼓鳴也，鼓刀而屠也。

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

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

也。

考論徒猶獨也，韓策無楓，三本不下有敢字。

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

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

考論韓策作止。

且前日要政，政徒以

老母。

考論徒猶特也。

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

而母以天年終。

考論楓，三本無母，以天年四字終作死。

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

考證衆字衍。王念孫曰。衆與終一字。一本作終。一本作衆。後人竝存之耳。韓策無衆字。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

騎壯士。而爲足下輔翼者。考證楓。三本其作具。與韓策合義長。聶政曰。韓之與衛

相去。中間不甚遠。考證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間不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

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

則語泄。考證無生得。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正義言多人不生

擒韓相。其言即漏泄也。又一曰。多人殺韓相。不能無被生擒。得之者其語必泄。考證楓。三本。得下失字。竝無。愚按。索隱正義二本。亦無失字。今本衍。不能無生得。索隱正義後解

是。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集解徐廣曰。讎。一作難。索隱徐注云。

考證一作難。戰國策譙周亦同。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

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

刺殺俠累。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戰國策曰。政直入上階。刺

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曰。東孟地名也。梁玉繩曰。韓策云。韓有東孟之會。王及相皆在。政刺殺韓傀。傀走抱烈侯。政刺之。兼中烈侯。又云。東孟之會。

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蹇烈侯而殛之。立以為君。許異終身相焉。據此則史言俠累坐府上非也。愚按今本韓策。烈侯作哀侯。誤說既見上。 左右大亂。

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

死。亦通音烏穴反。謂以刀割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

皮。屠者熟習。急遽辨此。恰好。他人不能學也。愚按列女傳。皮作披。御覽五百七十四。引史亦作披。文選注作破。楓三本。文選注決作抉。 韓取聶政屍

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暴。蒲酷反。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

俠累者。予千金。考。韓策。購縣作縣購。王念孫曰。下文亦云。縣購其名。姓千金。謂縣金以購之也。久之莫知也。

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

而縣之千金、

案一作嫫，嫫其姊名也，戰國策無嫫字，考證中并積德曰是文重複煩冗唯聞之二字可承當是類蓋太史公欲刪定

未果者後人乃

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

劉氏

加賞贊可笑

云於邑煩冤愁苦正義乃於考證索隱是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

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

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

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

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

案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

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蠹蟲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

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

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

知己者死。

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市行者至此一百三字，韓策無未詳其所本。

今乃以妾

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無旁足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

重直龍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刻也。按重猶愛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爲己隱，誤矣。中井積德曰：重輕重之重，又曰政之自刑，以護仲子也。姊已誤認矣，又顯仲子之蹤，是大失政之意。陳子龍曰：政重在報嚴之德，而姊重在揚弟之名，不能兼顧也。張文虎曰：正義自刑作刊，按此正義本作自刊，而合刻者爲之詞。

妾其柰何畏殷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本無悲字。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其姊亦烈女也。虎曰：游王柯，凌本乃譌及。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

之志，緊濫調也。人性濫調，則能含忍。故云濡忍也。若勇躁則必輕死也。不重暴骸之難。緊濫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

敢以身許嚴仲子也。緊濫三本，姊弟作昆弟，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考證其後二百一十餘年

秦有荊軻之事。集解徐廣曰：「薛政至荊軻百七十年，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考證張文虎曰：「案自韓景侯六年始為侯，至秦始皇二十三年首尾二百八十年，若韓哀侯六年又減三十六年，六國表書俠累事於韓烈侯三年，下至秦始皇二十三年，實百七十四年，此傳文及集解索隱所言年數皆不合，正義更認疑竝傳寫之失。」

荊軻者，衛人也。集解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

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集解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

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耳。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亦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

書擊劍。集解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

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懷州河內縣，考證

支屬哉。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集解蓋音古臘反，蓋姓，聶

君豈惟支屬哉。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集解蓋音古臘反，蓋姓，聶

蓋

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案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攝猶視也。王念孫曰。攝讀爲攝。鄭注樂記曰。攝猶恐懼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之。涉反。是攝與懼同音。襄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

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

案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舉二事以證。荆軻之沈深。非庸人。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案筑似琴。有弦。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王義之內史。王義撰索隱。王義下之字。疑衍。蔡本。王本。竝無之字。張文虎曰。案隋志。有小學篇一卷。晉下邳音哉。廉反。案。張文虎曰。案隋志。有小學篇一卷。晉下邳

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

市中相樂也。正義歌衆人之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

酒人乎。集韻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

賢豪長者相結。考證以上燕策無史公蓋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方望溪云荆軻傳乃史公所自作編國策者取焉而刪其首尾蓋以軻居閭巷間

事不可入國策高漸離撲秦皇在秦并六國後故也愚按此傳亦史采策非策采史方說非也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

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

燕。正義燕丹子云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焉即爲之烏頭白馬生角王不得已遣之爲機發橋

欲陷丹過之爲不發風俗通云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頭白馬生角也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

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

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

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

且至於燕。考證以上史公以意補。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

傅鞫武。鞫，上音麴，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

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

山，左關穀之險。考證楓三本，擅巴以下十五字作巴蜀之饒，右隴蜀左關穀。民衆而士厲，兵革有

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謂燕國也，以北

考證楓本之作以，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集解批音白結反，謂燕國也。

考證之，考證北有甘泉至未有所定也五十七字，史公補足逆鱗見韓非說難當時既為通用語。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

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

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考證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中井積德曰：恐懼之切心，胸如酸

如寒戰、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言禍及天下、不可救之。

正義振、動也、言舍樊將軍禍必不動矣、考證正義非、索隱天下二字當削、是就燕而言、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

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

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購、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亦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棟、今欲

北與述和、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考證徐孚遠曰、戰國時、未有用胡騎為援、者、燕國弱、而近匈奴、故欲媾之、愚按、索隱為燕二字衍、幻雲抄云、陳軫傳無此語、太子

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正義惛、昏昏、考證岡白駒曰、言

已憂思昏瞶且死、須臾不可待、楓三本無與字、策有、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

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

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

明張照曰後疑當作厚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愚按張說拘

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

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考此下所字依舊刻補慶長本標記云言秦擊燕如燎鴻毛於爐炭豈有大事乎謂其輕易也

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考夫行至道哉六十七字楓三本無愚按燕策亦無

蓋史公補足

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

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

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

卻行爲導跪而蔽席

藥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披張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張張文虎曰舊刻

毛本遂作進張照曰蔽疑當作蔽音蟹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繳席愚按燕策作拂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

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

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

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

燕丹子云田光荅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

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

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俛音俯。僕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言老人狀貌楓本已

下有衰字上文壯盛作盛壯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

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田惟孝曰所託事重故不自疎於軻也橫願足

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考。楓。三本。無。夫字。楓本之作已。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考。楓。三本。燕策。刎作劉。高儀曰。其死非爲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考。范。唯。傳。秦昭王曰。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不棄其孤也。詞氣正與此同。故索隱云。記者失辭。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

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
 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
 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
 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考論楓三。諸
 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
 秦。闔以重利。考論闔。示也。言以利誘之。秦王貪。考論絕句。其勢必得
 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
 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考論矣。下。則說如卽。彼秦大將擅兵於
 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
 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考論虛藏用曰。言有此願。不知所委寄。唯荊卿畱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電，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千里馬肝美，卽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所字下有欲字者非也。索隱：楓三本，太子下無日字，所下欲字，燕策亦有。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索隱：張文虎曰：蔡本、毛本、太子下無丹字，游王本侍諤待。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索隱：謁，告也，請也。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

圖奉獻秦王

集解

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駟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方城有督亢亭。

正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

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考論燕策報下有太子二字

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

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正議戮家室及購千金是遇深也。父母宗族。皆為

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

流涕。正議楓三本。於期上有樊字。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

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

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

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匈。集解徐廣曰。搃。音張鳩切。一作抗。

索徐氏音丁鳩反，撰謂以劍刺其脅也。又云一作抗，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王**念孫曰：汪抗當作抗刺也。

然則將軍之仇

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

策燕下有國字。

樊於

期偏袒搯挽而進曰。

烏亂反，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挽也。挽古腕字。

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

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輔，亦爛也。猶今人

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也。遂自剄。太子聞之，馳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廣曰：徐

作陳，索隱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考中井積德曰：徐夫人，非女子未可知也。且其命匕首非必工名，或所貯之人名盛則亦以命焉。

取之百金

使工以藥焯之。

焯，染也。音恩，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鐔也。

以試

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縷，便

如絲

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

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

忤者逆也。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考。三本無年字。燕策十三作十二。中井

積德曰。年十三殺人。以狀其慄悍絕人耳。非是時年正十三。張文虎曰。國策。燕丹子。人表。隸續。武梁畫。竝作武陽。而史獨作舞陽。古字通用。愚按。匈奴傳云。燕有賢將秦開。與荆軻

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

治行。作留待。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

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

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

遺下添舞陽也。三字看。意迫語急。燕策。太子之遣四字。作今日二字。

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

正。義。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考。祖。行祭也。謂祭道路之神也。

高漸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

而徵知雉反。律呂本去云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角相去

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譜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梁玉細曰攷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引宋玉笛賦云宋意將送荆卿于易水之上文選二十八雜歌序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淮南秦族云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于易水之上水經注十一云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高聲策史俱不及宋如意何也士皆垂淚擊筑陶潛靖節集詠荆軻詩云宋意唱高聲策史俱不及宋如意何也

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復爲羽聲怆慨士皆隕目髮盡上指冠。

謂謂楓三本淚作髮無又前至復還二十字復作而後

策與史文同爲下無羽聲二字寒還韻錢大昕曰楚詞招魂大招多四言去些只助語合兩語讀之卽成七言荀子成相荆軻送別其七言之始乎至漢而大風瓠子見于帝製柏梁聯句一時稱盛而五言靡聞其載於班史者唯邪徑敗良田童謠出于成帝之世耳劉彥和謂西京詞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於是荆

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

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

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
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

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

匣，戶甲反，亦函也。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三本陞作

階。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

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三本前謝作為謝畢下使字作事燕策前下有

為字，蕃讀為藩。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

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案，謂鞘也。正義

燕丹子云：左手搥其脅，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

何能聽琴。燕丹子不可信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考，李慈銘曰：江南本，堅作豎，義

長。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

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

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考，郎中若今宿衛之官。楓，三本，燕策無寸之二字。方急時，不

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案，音即餘反。

正義提，姪帝反。考，楓，三本，囊作囊，下同。李笠曰：案周勃傳，太后以秦王方環

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爾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

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又燕丹子稱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是也。遂拔以擊荊軻，

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爾與鄰同，古字耳。音持益反。不中。

中桐柱。正說燕丹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說策無桐字，三條本毛本作銅。秦王復擊軻，軻被

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

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集解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

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貫育者，介七尺之利也。考證中井積德曰：欲生劫云者，是回護之言，非實事。愚按：曹沫於齊桓亦生劫，但荊軻不必自期。又按史公不言此時秦舞陽

作何狀，蓋在階下，為衛士之所執耳。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

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

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

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釋詁始皇二十一年十月。燕王喜太子丹

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釋詁燕太子丹

以下本燕策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

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釋詁水名，在遼東。考證燕王乃使

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

燕王喜。釋詁疑衍，以上本燕策。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

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釋詁布傳曰：賣

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

庸保，鶻冠子曰：伊尹保酒。考證岡白駒曰：賣傭定限期，故云保。匿作於宋子。

釋詁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釋詁徐注云：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議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

家堂上客擊筑，俯惶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關隱從者謂主人家之左右也。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

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關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

云一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曰：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考關隱中井積德曰：家丈人，謂家主也。決非女稱。按宣元六王傳云：遇大人益解，又云

為大人乞骸骨，未嘗稱丈人。此註則引之，字作丈人，以解家丈人，大謬。所引古詩，亦然。張文虎曰：丈人，大人皆尊屬稱，無別乎男女也。此傳家丈人，自當如劉說耳。而高

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關隱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契逃避不敢出，有何窮極時。考關隱三本無隱字，畏約索隱是。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

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

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關隱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

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

考 離也。張文虎曰：風俗通作殺。

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

近之。

案 離音海各反。矐音海各反。以馬屎燻令失明。

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案 劉

氏云 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

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

反朴擊也。

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燕策云：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

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本傳錄其顛末甚詳，蓋亦得之公孫季功董生也。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

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案 不講，謂不論習之。

甚矣吾不

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以句踐言結以應傳首，顧炎武曰：古人作史

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荆軻傳末載魯句踐語，龜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份傳末載武帝語，

皆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

過。

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鳥生肉足。而

燕丹子曰。丹求歸。秦王曰。鳥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鳥頭即白。馬

乃為之鳥頭白。馬生角。王不得已遣之。為機發橋。欲陷丹。過之。橋為不發。又言荆

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

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

其立意較然。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考題 史公自序云能明其書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林伯桐曰李斯外似剛愎而內實游移其於李由告歸咸陽而置酒既而曰物極

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似乎知退者矣。及李由為三川守，羣盜西略地，則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其於趙高謀廢立，既曰忠臣不避死而庶幾，似乎以身殉國者矣。及趙高以禍福動之，則又曰：「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其於二世無道，既數欲請閒諫，似乎能犯顏矣。及二世責問，則又勸之督責，欲以求容，其胸中惶惑，愁亂進退，無據安得，不見制於趙高哉。當其辭於荀卿曰：「誦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自言其所見也，只此二語，便足斷送一生。」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蔡，地理志，汝南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

徙下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

年少時為郡小吏。

蔡，地理志，汝南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

郡，御覽百八十八引史亦作鄉。王念孫曰：上蔡之鄉也。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

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

卿學帝王之術。

荀子議兵篇，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女所謂便者，

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者，大之便也。此李斯仕秦之後，亦問道於荀卿。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

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釋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

於文紆迴非也。釋越語范蠡曰：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中井積德曰：游者謂游官浪士，不必說士主事，謂持其柄也。此二句說已然之事。今秦王欲

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言秋

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釋李笠曰：秋亦時也。信陵君傳朱亥曰：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諸葛亮後出師表：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中井積德曰：秋收農務尤緊，故

以喻急趨之時也。非成熟之謂愚。按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

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釋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法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

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異言不能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耳。釋言處卑賤之人如禽獸，終日食之，覲視其肉，徒有人面，強行於地。中井積德曰：鹿

不肉食者，乃以肉食喻是偶然之失。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

困。詆義詬呼，斥反恥辱也。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

無爲此非士之情也。

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

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

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王念孫曰。胥須也。須待也。去當作失。言有人

可乘不急乘其幾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中井積德曰。幾只是機會矣。愚按去猶失也。不

必改。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

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

忍之也。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

秦失窺。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曰。此言六國據李

斯之時。而指他方之辭。其實不止六國。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

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

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譌 秦孝公、惠文王、武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

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

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集解 徐廣曰：騷，音埽。索隱：騷，音埽，言秦欲并天

國欲東并六國，若炊婦除竈上塵垢，言其易也。騷，王念孫曰：由與猶同。騷與埽同，御覽引此，竈上有老嫗二字，據索隱正文有此二字，明矣。此萬世之

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

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

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

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正譌 事見下文 李斯上二世書

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

正譌 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西鄆口為渠，備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閒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

考事見河渠書梁玉繩引孫侍講云逐客之議因膠毒不因鄒國鄒國事在始皇初年大事記云是時不韋專國亦客也孰言逐客乎本紀載于不韋免相後得之矣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

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

索隱一切猶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

亦未爲得也**考**中并積德曰一切譬如一刀切東側芻有長短有巨細而無所擇唯一刀取齊整也

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

上書曰

正始皇十年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索隱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公走宛楚鄙人執之

是也**正**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公入秦號五羖大夫也

索隱楓三本昔下有者字

迎蹇叔於宋**索隱**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

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代莫知穆公厚幣迎之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

來丕豹公

孫支於晉

索隱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來亦未見所出**正**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

考來各本作求與上文求士復今從索隱本文選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

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

王柯凌毛本，五下脫子字，中并積德曰并國。二十或是有所據，未可知也，或是誇張耳。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秦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竝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茂通

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梁玉繩曰：李善文選注曰：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誤也。善注甚允，索隱彌縫其誤，不免曲說。至伐蜀是司馬錯而亦以為

儀者，索隱謂儀為秦相，雖錯滅蜀，歸功於相，余攻華陽國志。北收上郡，王十年，魏

伐蜀乃儀為主將，而錯副之，豈徒歸功已哉？又說在甘茂傳。包九夷，制鄢郢，楚之夷也，地理志

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楚漢中，取地六百里。攻

東據成皋之險，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

集解徐廣曰：華一作葉。

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集解高誘注：淮南子云：蠶食盡無

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

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

集解昆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

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

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考論中井積德曰：正義徑寸之

下，脫獻隨侯一事，而前文失解。又曰：秦璽非和璧和璧，豈可以為璽？愚按：正義璽當作寶。

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集解見蘇秦傳。索隱：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將作鐵劍三，一曰干將，二曰莫邪，三曰太阿。

也。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

集解徐廣曰：織離，蒲梢，皆駿馬名。索隱：皆馬名。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

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

鼉之鼓

集解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廐。

關

馱驥，決提二音。周書曰：正北以馱驥爲馱，廣雅曰：馱，馱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江南金錫不爲用，西

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

關

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顯得入身於下陳，是也。

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

關

宛，音於阮反。傅，音附。宛，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璣者，以璣

之南宛亦近漢，故云宛。

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之物也。

阿縞之衣，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關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

關

夫擊

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關

云甕，汲甕也。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甕，音甫有反。考，三本無目字。王念孫曰：文選北堂書鈔，甕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無目字。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集解徐廣曰：昭一作韶。考，三本處作譔。下同。

同。今弃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考，三本無叩缶二字。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考，三本無珠玉二字。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

考，三本本人作民。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案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

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考，墨子親土篇：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遠也。故能為天下器。中井積德曰擇，揀擇而

取舍也故有取舍二義此釋字屬舍張文虎曰案隱秦字誤衍管子無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

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

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猶給也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

向裹足不入秦范唯傳杜口裹足莫肯嚮秦耳

此所謂藉寇兵而

齊盜糧者也

藉音積夜反齋音子奚反說文曰齋持遺也齋或為資義亦通兵糧韻張照曰按此必當時語故范唯用之李斯再用之

荀子大略篇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寇兵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

選無而字

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

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損民以益讎五字

秦王乃除

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臨邑得還

卒用其計謀

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

王梁玉繩曰始皇十

年有逐客令。至并天下才十七年。

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

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

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

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駁。卒音猝。田常弑齊簡公。范中行。知韓趙魏六卿分晉。楓。三本。

始皇三十四年紀。竝無患字。臣字屬上讀。輔弼猶藩屏也。即上文支輔。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緊。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

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

莫能相一。考。證。絀。黜同。楓。三本。一下有定字。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

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

下，辨白黑。索隱：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考：索隱本辨作別。而定一尊。索隱：謂始

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

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

率羣下以造謗。考：楓三本越作取。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

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考：楓三

本無除字。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考：文與始皇三十四年紀略同。始皇可其議，收

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

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考：正義蓋解上文明法度定律令也，同文書一文字也，始皇

二十六年紀云，昔同文字。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

考證：三本，周下有道字，亦通。

明年又巡

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考證：三本，明年又巡狩，作明帝者，有巡狩義。長梁玉繩曰：始皇三十五年，無巡狩事，攘四夷亦

不在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

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

門廷車騎以千數。

考證：三本，壽上有斯字。

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

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闔巷之黔首，上不知

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

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考證：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

何處也。正議：稅，舍車也。止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稅，駕行之終也。以喻身之終。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

稽，竝海上，北抵琅邪。

正議：今沂州。考證：三本，竝作傍，無上字。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

兼行符璽令事皆從。

詳于蒙恬傳

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

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

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少子

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軍章。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兒。而立今王也。然則

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皆杜預撰。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

沙丘墓在邢州。楓三本病作疾。

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

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

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

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

始皇居輜輳車中。

徐廣曰。一作輜車。楓三本無置字。

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輳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屬閉之則溫。開之則涼。

故名之輻輳車也。如淳曰：輻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

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

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謂胡亥曰：固也。位而下子，上有諸字。

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

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

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

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

謂能薄而材譎，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謂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

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

音義云：宰珍反，劉氏音將淺反，則譎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

謂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

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考證錢大昕曰春秋衰

公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爲伯討，孟子書衛君輒爲孝公，故趙高爲此言然則輒未嘗死乎輒輒亦無德可載也，中井積德曰載疑當作戴。夫大行

不小謹，盛德不辭讓。考證項羽本紀樊噲云，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鄭生傳鄭食其云舉大事不細讓，盛德不辭讓，蓋當時有

此語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

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

哉。考證癸辛雜識云，宮車晏駕，曰大行，大行者不返之辭也。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嬴糧

躍馬，唯恐後時。考證嬴襄糧也，嬴當作贏與襄同。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

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

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

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高所而云胡亥者，亦以劫斯也。斯曰：安得

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

功高孰與蒙恬。以上文推之，無者是。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

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

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楓，三

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楓，三

本固作故，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本秦宮作奏

官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

以已同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

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

里明矣。

胡三省曰微侯漢曰通侯亦曰列侯應劭云通亦撤也通者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云列侯者見序列也愚按通侯解又見始皇紀

高

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

受作有無數字

未嘗見過

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

猶誦也

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

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

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

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

危屬臣也。豈可負哉。

本故作固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

斯言

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孝子不勤勞而

見危。

言哀痛甚則危其身也

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

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

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考證毛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

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考證楓三本。命縣二字倒。淮陰

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

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是春時而萬物

孫曰。原文當作霜降而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秋字動字。後人所加。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考證楓

有也字。范雎傳。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王應麟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趙高誦之爾。斯

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正議謂廢申

死為戮。正議謂小白與公子糾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

危社稷。正議謂殺比干。囚箕子。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

爲謀。

樂隱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下云安足與謀正議猶人猶是人也秉道守順豈有叛逆安足與謀也

高曰。上下

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

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

考論秦策秦澤說范唯云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

壽之

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

考論王念孫曰以字衍文選報任安書

注引作足爲寒心。燕策云。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

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

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

哉。

考論楓三本以作已。中井積德曰以已通。

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

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

考論楓三本請作謹命作令爲是

丞相斯敢不奉令。

考論楓三本敢上有不字爲是

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

爲太子。

考論崔適曰丞相上當重詔字

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

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考論楓三本師作帥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

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

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

外，不匡正，宜知其謀。考論楓三本下有能字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

屬裨將王離。考論楓三本裨下有軍字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

賜扶蘇於上郡。考論楓三本於上有在字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

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

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

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考論復扶富反復重也言再三重請必然而未晚使者數趣

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

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集解徐廣曰。屬上郡。正義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事

見蒙恬傳。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

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

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考論胡三省曰。決。裂也。

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魏豹傳。人生一生。問如白駒過隙耳。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

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

考論群書治要引史而上無也字。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畱意焉。

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考論讀治要及作至。而諸公子盡帝

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

梁玉繩曰：案始皇紀及蒙恬傳將兵在外者恬也。

而為內謀者毅也，又胡亥先殺毅而殺恬，此俱自相駁當云蒙毅未死蒙恬將兵在外乃合耳。

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

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

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

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

中井積德曰：寵樂也。李笠曰：案出猶逾也。過也。莫過於此者言無

有勝於此也。吳王濞傳云：臣愚計無出此義同。

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

要殺上有誅字。

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

諡梁玉細曰案紀言六公子僇于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自殺與此異

十公

主砒死於杜

藥。史記音隱曰砒音貯格反。砒音宅與砒同。古今字異。耳。砒謂裂其支體而殺之。砒也。音宅。中井積德曰。

砒陳死人也古謂之尸漢景中二年改砒曰棄市。砒是在死後非砒而後死。楓三本杜下有縣字。

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

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

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殿之寶馬臣得賜

之。諡。三本無寶字。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

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諡。三本不重不忠二字為是。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

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

乎。諡。岡白駒曰可謂事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

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

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成傜無已。

【釋】治要直下有道字，王念孫曰：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

爲秦壘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

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釋】中井

積德曰至鴻門而卻，周文之師也。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

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

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釋】徐廣曰：采一名椽。

一作梓，【釋】采木名，即今之椽木，【釋】言采取木作也，不斲削，【釋】中井積德曰：椽材采於山而不加斲也，愚按韓非子五蠹篇無雖以下十字。

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釋】藜者稷也，糲者釜粟飯也，反，飯土

甌，【釋】徐廣曰：一作澗，【釋】音刑，【釋】始皇紀甌作澗，【釋】雖監門之養，不穀於

此矣。

【釋】徐廣曰穀音學，穀一作穀推也。【釋】穀音學，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推也，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禹鑿

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

【釋】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釋】中井積德曰：九河是九州之河，九防即九州澤之

隄是語本于尚書九澤既防。

決渟水，致之海。

【釋】徐廣曰：致一作放。

而股無胈。

【釋】胈，皮膚。

脛無

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

烈於此矣。

【釋】烈，酷也。不酷烈於此也。【釋】以上本韓非子五蠹篇，語多敷演，與始皇紀亦異。

然則夫所貴於有

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

【釋】然則二字，始皇紀無，張文虎曰：疑衍。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

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

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

【釋】必下有將字，治要民下有也字。

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

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

考證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

及整頓處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

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考證楓三本以作已。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諂讓。斯

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

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

之術者也。

考證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

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

力竭任，以徇其君矣。

考證治要，臣上無此字。

是故王獨制於天下，而無所

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考證楓三本，治要，焉作耶。

故

申子曰：有天下而不忍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

考證睢上音資。

二反下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正義恣睢仰白目也恣縱也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考隨楓三本無
桎字申子之言止于此中井積德曰正義督責二字當削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

考隨楓三本堯上而字作夫

考蔡本中統手柯毛本或無桎字

不能督責之過

也。考也。楓，三本。治要能作知。

也。考也。格，置打也。虞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考也。劉曰：格，置悍也。虞奴隸也，按嚴整之家，無置悍似奴虜子弟皆勤也。考也。韓非子顯學篇：格，虜作

悍虜，格虜索隱是，正義似字，子弟字皆可削。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

於道者。考也。仲尼曰：灰弃於道者，黥也。韓子云：嚴之法，弃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

多風，棄灰有失火之虞，所以為禁。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

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

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考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庸人非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而不釋，以

其罪輕，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非釋尋常是也。考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以言其少也。曰尋，倍尋曰常，言其少也。考也。索隱以其罪輕四字當削。鑿金百溢，盜跖不

搏者。考也。爾雅：鑿，美也。言百溢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曰搏，足

取曰攫，故人取物亦謂之搏。考也。鑿金，銷鑿之金也。熱，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不可取也。考也。鑿金，正義是故下文云：搏必隨手刑。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考李筌曰案深字疑衍此以庸人盜跖對舉

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而盜跖之欲淺百益之利也不云百益者省辭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益之重

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益。考鑠金傷手也。而罰不必行也。

則庸人不釋尋常。考韓非子五蠹篇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益盜跖

誅也文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集許慎曰樓季魏文侯

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集詩云羊墳首毛傳曰牝

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

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集峭峻也高也七笑反

樓季難五丈之限不頓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

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

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

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案隱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

可不哀邪，言其非也。考隱中井積德曰，言舍聖人之術而反為天下之所役，甚可哀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

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

考隱問蔡王、柯、毛本作開楓，本作闕。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諫為娛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

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

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案隱拂音扶，非反，磨音莫，何反，拂世，蓋言與世情乖戾，磨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故生則有

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考隱梁玉繩曰，死亡之言，非臣子所宜語，于君父乃直陳無隱，雖暴秦之多忌，不

以是爲罪蓋秦漢時近質諱猶少故賈誼告孝文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廟成之廟稱爲太宗此與端木氏言夫子其死也哀同

是以明君獨斷

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而內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督責之誠，則臣無邪。各本不重督責之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

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考證 凌稚隆曰：此仍以申韓結截王維楨曰：斯學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書奏。二世悅。

考證 檇三本悅作說

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

則可謂能督責矣。

考證 張文虎曰：王本治要無督字。

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

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考證 張文虎曰：蔡本中統王柯毛本治要皆無責字。

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眾多。

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

考證 朕，朕兆，朕漠之朕，微也，少也。趙高取義於不可見不可聞。

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

集解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謹

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

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

曰揆一作撥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

高。皆決於趙高六字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

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房音臣

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

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

欲見無閒。言上有欲字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閒語

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

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

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

哉。梁隱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云固我者一云以我為短少。且固陋於我也。於義為疏。中井積德曰固鄙之也。

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

考治要無如字。

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

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

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

以故楚盜公行。

集解徐廣曰公一作誤音松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

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

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

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

集解劭曰戰國

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駟案穀抵即角抵

也。考。諡。楓。三本。殺作角。中井積德曰。角。旣。蓋。今。相。撲。之。類。非。通。他。技。藝。射。御。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

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考。諡。余有

丁曰。疑。卽。易。陰。疑。于。陽。之。疑。言。勞。相。近。均。敵。也。愚。按。不。曰。婦。曰。妾。措。詞。不。苟。

今有大臣於陛下。考。諡。楓。三本。臣下有側字。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

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考。諡。韓。非。子。二。柄。篇。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子。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行之。子是宋君失刑。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高誘注。呂覽云。子罕殺宋昭公子罕。與宋名臣司城子罕名同人異。說見鄒陽傳。田常爲

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

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

齊國。考。諡。中井積德曰。田常所殺是監。止字。子我。非。宰。子。亦。傳。聞。之。謬。云。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

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考。諡。王念孫曰。危。讀爲詭。詭亦反也。私家之富

若田氏之於齊也。

考證 楓 本若作如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考證 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 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

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考證 胡三省曰余觀李斯

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

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索隱于數百載之後議其說為非可乎 陛下不圖

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

考證 楓 三本宦作 宮中井積德曰故宦

人者對今尊官而 言謂內宦賤役也

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

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

考證 楓 三 本實作甚

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

考證 楓 三本 無所知二字

而君又老恐

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

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

考證 楓 三本治 要人情作民情

李斯曰不然夫

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考治要列勞作烈勢，凌稚隆曰：威勢亞於人主。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考本乃私作以。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考諡楓，三本。不上有身字。身死而所忠者非也。正義所忠，謂吳、太宰嚭之類。言三子所忠非其君也。正義。

非。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

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
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
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
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
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
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鹿上音眉

亦作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

考論楓三本，相下有下字。

責斯與

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
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治無其辯二字

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

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

梁玉繩曰：秦始皇二十八年李斯

尚爲卿本紀可據疑三十四年始爲丞相則相秦纔六年若以始皇十年斯用事數之是二十九年亦無三十餘年也。

先王之時秦地不

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剋畫，謂器物制度儀飾也。文章，卽制度當移剋畫下。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

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按李斯所謂七罪

乃自侈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愚按此與白起蒙恬臨死自罪者相似，蓋秦人之語中，非積德曰唯第七罪，為虛飾非實。若斯之為臣者，

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

諤楓三本，無乃得二字。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

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

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

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諤胡三省曰：奏

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奏當之成，雖咎絲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項梁已擊殺之。諤楓三本無及字，至使者至三川也。項梁所擊殺者李由，通鑑守下補由字。使者來，會丞相

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諤楓三本，皆上有因字。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

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腰斬之刑非始於

刑論腰斬咸陽市。李斯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

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應前上蔡布衣遂父子相

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宮中執政故名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

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治要無皆字，凌二世驚自

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

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

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本無行字

趙高教其女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

正義移牒勘問，**考**沈家本曰：趙高宦者，何以有女，愚按說又見蒙恬傳。

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

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

服，持兵內鄉。**考**衛士下重令字。**楓**三本。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

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

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考**林伯桐曰：始皇本紀，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斯列傳則曰：趙高入告二世曰：羣盜大至。二世恐懼，高即因劫令自

殺。則是趙高見二世之死也。此秦之大事，紀與傳自相矛盾如此。高自知天弗

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集**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

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考**錢大昕曰：太史公父名談，如

李談趙談之屬，皆改稱同。此韓談獨

兄子也。**梁**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二

世兄子。**正**弟音孫。**考**說見始皇紀。

不改何也。滑稽傳云：談言微中，司馬相如傳，因此以談。此皆不避談字。徐字遠曰：史記諱談，此後人所改也。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

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

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與，徐廣曰：適音敵。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以組，降軹道旁。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

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

德曰：衍，愚按本傳云：李斯說始皇曰：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斯知六藝之歸，

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

缺，

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

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

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

考證李筮曰：案之字疑衍，俗議者上言人皆以斯極忠

也。謂察其本，咎由自取，與俗說異。

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索隱述贊：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考證史公自序云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

蒙驁音敖，又鄒氏音五到反。而驁五高反。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皋。

滎陽，作置三川郡。考證張文虎曰：各本成作城，從蔡本毛本。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

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考證通鑑作十二城。五年，蒙驁攻

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

恬。恬嘗書獄典文學。考證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典文學。考證中并積德曰：謂作獄辭文書。楓三本索隱本無典字。始皇

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

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考證張照曰：按此與年表同。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蒙恬

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

為內史。考證毛本無得字，張照曰：紀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秦已并天下，乃使

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

用制險塞。考張文虎曰：蔡本中統舊刻毛本作制險。他本作險制。

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

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集解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

考梁玉繩曰：此言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恬亦以絕地脈爲己罪。後世遂言長城是秦築之，其實不盡然也。以趙世家蘇秦匈奴傳及竹書攷之，大半七國時所築。

蒙恬特繕治，增設使萬里，相連屬耳。豈皆恬築哉？又淮南子人間訓言：蒙公楊翁將築城，史但舉蒙恬，遂令楊翁之名不著。始皇紀有楊端和，豈卽楊翁邪？又曰：案恬自始皇三十

二年，將三十萬衆擊胡，至三十七年死。首尾僅六年，而云十餘年，與主父匈奴傳同誤。是時蒙恬威振匈奴。考三本是上

有當。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

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

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

人皆生隱宮。

集解徐廣曰：為宦者。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宮

者，宦之謂也。考中井積德曰：徐說蓋謂昆弟生，輒腐為奄官也。是說勝

索隱愚按：趙高有女，墜閤樂，則非生輒腐者。隱宮又見始皇紀三十五年。

刑，儻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

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

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官籍。考劉氏宋本：王本、凌、毛本，官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考王念孫曰：爾雅云：敦，勉也。凌、稚、隆

曰：按此突然插入趙高起家及其有罪一段，所以著蒙氏之禍實本於此。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九原

是谷縣。直抵甘泉。正宮。迺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

壘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

上，北走琅邪。集解竝，音白浪反。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考楓三本竝作倚。道病，使蒙毅

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王柯毛本、少子作公子。高雅

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

心。迺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

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

之。見李斯傳。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

徐乎遠曰。更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典軍。奪蒙恬兵也。方苞曰。胡亥二字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

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

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屠隆曰。趙高因為胡亥忠計一句。太史公惡之之詞。看上文因有賊心句可見。

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

賢而俞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俞即踰也，音與，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

臣愚意，不若誅之。本若作如，楓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州也，因麟山

川，至代而繫之，繫中井積德，口上文云，毅還至是道中會胡亥也，乃繫於代者，亦以道路之便，管事之要耳，非要至代者而繫之也。前已囚蒙恬

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

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

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

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

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

欲一旦弃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

智者不可以存君。集解曰：一無此字，徐廣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

考證凌稚隆曰無節行之人暗指趙高

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

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曲

曲、姓宮名。

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

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

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蒙

事始皇、頓首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索隱楓、三本、獨

下有少字、旋作遊。

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索隱楓、三

之敢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

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

卒也。考證楓三本卒作末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

罪也。故立號曰繆。考證而疑有誤楓三本無三良而死罪五字風俗通皇朝篇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諡曰穆

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

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

諸侯。爾雅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而劉氏曰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

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畱心，使者

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

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

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

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

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考證 呼下然字楓 三本舊刻毛本有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

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

考證 楓本卒作平 毛本卒下有平字

及成王有

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

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

考證 楓三本公 旦上有周字當依

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

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

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

周公旦。

考證 事又見魯世家申井積德曰周公揃爪奔楚謬傳耳 不足辨又曰沈書世家作禱書蓋沈者爪也非書世家爲優

故周書曰

必參而伍之。

考證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考證 李笠曰參伍猶 錯互也史公自序云參伍不失集解以爲參錯交互正得其義索隱

說謬愚按申井 積德亦有此說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擊臣逆

亂內陵之道也。

集解徐廣曰亂一作僻。考楓三本必下有有字。凌稚隆曰暗指趙高。

夫成王失而復

振則卒昌。

考楓三本成王作周。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

考楓三一本作則身死國亡。

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此故

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

己之意非引先志又曰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

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

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

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

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

罪也。

考地脈下哉字。衍御覽六百四十七論衡禍虛篇無凌約言曰白起之引劍自裁也。曰我何罪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

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與蒙恬之谷地脈同然實以斂其功耳乃吞藥自殺。考論楓三本乃作遂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

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考論張文虎曰舊刻毛本障作

馳道六國表三十五年為直道道九泉通甘泉直道與馳道不同也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

傷者未瘳。考論楓三本瘳作夷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

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

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愁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史記會注考證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張耳吳芮勢倖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威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世家焉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

客。

正義顏云毋忌六國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也。

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晉灼曰命者名也。

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

其夫。

集解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音方苞曰亡其夫去其夫也不曰去者不告而去猶逃亡也。

去抵父客。

集解如淳曰父時故賓

音客。索隱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考論抵至也。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

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耳。

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正義顏云請決絕前夫

而嫁於耳考論余有丁曰卒為請決乃父客為之索隱誤。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

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

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

集解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地理志屬中山張晏曰章

帝醜其名改曰漢昌。正譌音邢，邢州唐昌縣。淮陰侯傳云：成安君儒者也。當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沈欽韓曰：孔叢獨居篇：陳餘與子魚語，亦其好儒之證。富

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考證亦字，承素知張耳庸人承庸奴。

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案臨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

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

月。考證凌稚隆曰：為張耳從漢張本。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

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者，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

為里監門以自食。案臨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張耳年長而先顯，則金之差次自當然。顏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

為卑職以自隱。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

使受笞。案解徐廣曰：躡，一作攝。正譌躡，女涉反，以足躡令受笞。漢書作攝師。古曰：謂引持也。考證躡其足以致意也。淮陰侯傳：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

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

二年舍于翳桑蓋野桑多蔭翳可以

避人而語

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門者即餘

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

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

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

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

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

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

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書云：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萬死一生對言，漢

傳刪一生二字非是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

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正義校報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與猶黨也楓三本交作校正義亦作

校犯而不校之校角也校兵守城皆二字連讀漢書作交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

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

賈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考證張文虎曰中統本吳校金板服作報中井積德曰解如字解體之意非懈墮馮班曰鄼生說漢王立六國後張良以

爲諫至石勒以爲此法宜失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當時不從以爲失策何也蓋陳王初起慮在亡秦而已法宜樹黨漢方與項羽爭天下又立六國反覆不可一是樹敵也

其勢變不同耳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

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

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

地。考騷，三本，陳王下。有許之二字，與漢書合。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案鄆食其云，白馬之津，白馬是津渡，其地與

黎陽對岸，考至諸縣，說其豪桀曰。案秦爲亂政虐

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

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趾界中也。案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

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也。蒙恬將二十萬人築城，長城之役，五嶺之戍，並在始皇三

十三年。考正義本，楓三本，毛本作役，他本譌城。吳仁傑曰：案淮南書，始皇發卒五十

萬，使蒙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鉅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

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嶺者也。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

歛，以供軍費。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考集解有脫

論秦之時，頭會箕賦輸于少府。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

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

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

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習。顏師古曰：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使吳廣、周

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

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

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

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

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漢書

曰：范陽令徐公，蒯通。顏師古注：漢書蒯通傳云：范陽，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錢大昕曰：師古不攷地理，而妄爲之說也。方武臣等自白馬渡河，纔下十城，安能遠涉燕地。且范陽既下之後，趙地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然後至邯鄲。武臣乃自立爲趙王，然後命韓廣、張耳。豈容未得邯鄲之前，已抵涿郡乎。然則蒯

生所居之范陽。當屬何地。曰。淮陰侯傳稱齊人蒯通。又稱爲齊辨士。則范陽必齊地矣。漢志東郡有范縣。此即齊之西境。孟子自范之齊。謂此地也。趙世家。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小司馬謂范。魁趙地。然則此范陽。在燕趙之界。本齊地。亦可屬趙也。愚按。楓三本得下通字。作臣。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

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

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

中者。畏秦法耳。集解。徐廣曰。傳。音載。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皆爲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

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

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

矣。考證。李光縉曰。弔。賀二意。乃說士誇張常態。所謂以言餌之者。愚按詞氣與說淮陰相術者甚似。范陽令乃使蒯通見

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

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

【集解】蘇林曰：戲地名卻。

兵退也。而戲音義出驪山。李笠曰正義出上當有水名二字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

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本誅下有餘

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先諫曰言

以填之。非六國後，人皆可王。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

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閒不容息。以言舉事不可失時，幾武臣乃聽之，遂立為

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

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

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

之迅速，其閒不容一喘息頃也。

樂晉灼曰：介，音受，瓚曰：方言云：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楓三本填作鎮。

本誅下有餘

先諫曰言

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考 諡中井積德曰相國恐當作上柱國陳涉世家可徵陳王然之從其

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

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考 諡楓三本令下有趙字趣讀曰促張耳陳餘說武臣曰

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考 諡顏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

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

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

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黈略上黨。正 諡黈乙斬反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集 諡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

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考 諡顏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

也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

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

王載歸。

廝養，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

古曰若汝也。

下次

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

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

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

也。索隱曰：杖，箠音之委反。中井積德曰：杖，箠只是不勞兵之意，非驅策之意。注誤。

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

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

參分而王。

新序參作三。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

陳解

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顏師古曰左提右挈言相扶持也中井積德曰相與連軍而進。

燕將以爲

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陳解

地理志屬常山。凌本石譌后。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

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陳解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

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

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鞮旅，而欲附趙，難。案：鞮，案獨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案：謂獨立，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各本，獨下重立字，以獨立屬上，誤今從索隱本，漢書。乃求得趙歇。案：徐廣曰：正月也，歇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案：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案：何焯曰：徙民夷城，恐兵去而還復為趙守也。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

離圍之。

考 離，涉問圍之下，文有涉問自殺語，則此處似疏脫矣。

陳餘北收

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

考 離，古曰屬，聯及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

盡，兵少。

考 離，楓，三本，兵少作人少。

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

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

餘曰。

正議 澤音釋。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

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且有十一二相全。

正議 十中，冀一兩勝秦。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

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

以肉委餓虎，何益？

考 餓，漢書委作餓，顏師古曰：餓似也，楓，三本餓作饑。

張騫、陳澤曰：事已急。

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

索隱：崔浩云嘗猶試。

至皆沒。當

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

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

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考：漢書削謝諸侯三字。

張耳

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考：漢書無怒字，此疑衍。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

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案。望。怨責也。

豈以臣爲重去將哉。

案。重。

訓難也。或云。重。惜也。考。監。胡三省曰。豈。疑辭。

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

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案。此。辭出國語。

考。越語。范蠡曰。天子不取。反爲之災。取咎韻。

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

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

亦。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

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

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

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

耳雅游。人多爲之言。

案。章昭曰。雅。素也。鄭氏云。雅。故也。章昭云。雅。素也。然。素亦故也。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費。

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

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

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勃三縣以封

之。陳餘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考：錢泰吉曰：縣下以字衍，漢書無。而徙趙王歇王代。

陳餘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

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考：中井積德曰：二人功初等也。後陳餘去趙，則自棄前功也。而張耳從入關，則功又多矣。餘

之言無謂，曲亦在餘。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說音悅。上

式銳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

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

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趙以反楚五字。陳餘因悉

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

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

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

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

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

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劉歆七略云字逢甘德志林云甘公一名德

從歲星也故耳走漢。徐廣曰漢書天文志載此事作客謂張耳楓三本分下有野字

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

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

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

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

與俱。梁玉繩曰二年下當有四月二字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

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考證漢書削復字覺作聞 漢三年、

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考證徐廣曰三年十月 斬陳

餘、泝水上。考證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泝水出常山中丘縣、灼音丁禮反、今俗呼此水則然。 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

考證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夏、 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考證陳仁錫曰、高祖五年以後紀年皆

無漢字、史傳刻落未盡 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

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

卑。有子壻禮。考證徐廣曰、韞者臂捍也、韞謂臂捍膝也、言自祇承上食也、考證楓三本無朝夕二字、 高祖箕踞

言、甚慢易之。考證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考證申兩脚而偃其膝若箕之形、偃傲也、考證張文虎曰、舊刻本踞與案隱本合各本作偃、楓三

言、甚慢易之。考證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考證申兩脚而偃其膝若箕之形、偃傲也、考證張文虎曰、舊刻本踞與案隱本合各本作偃、楓三

本蹠下有罵字與漢書合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集解

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正議貫高等以其老乃有不平

之氣也考趙楓三本無等字與漢書合何焯曰高祖嘗從張耳遊貫高趙午故等夷之

客故怒愚按年六十餘見其與高祖等夷客徐說非也

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辱王也集解孟

未反切當有誤愚按或云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考何焯曰前後高祖

帝愚按史家追記生前言諛者甚多詳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

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

願君無復出口案案小顏曰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

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考者下有義字楓三本且吾等義不

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汗王爲乎。索隱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

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考證楓三本、舊刻今作今。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陌義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

北十二里。即要之置廁。索隱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要之置廁。文穎云置人於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

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考證索隱本楓山本。毛本有廁字。與漢書合。各本並脫。顧炎武曰置驛也。如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

田橫傳。至尸鄉。旣置之置。漢書馮奉世傳。燔燒置亭。錢大昕曰。廁與側同。非廁。廁之廁也。伏人於置側。欲要而殺之。上過欲宿。心動。問曰。

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

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

餘人皆爭自剄。考證中井積德曰漢書作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意義明白。貫高獨怒。罵曰。

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

者。乃轆車膠致。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轆形，膠密不得開。與王詣長

安，治張敖之罪。張敖之罪五字。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

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

貫高田汝成曰：貫高，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乃言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來。何也？中井積德曰：稱王家奴者，孟舒等耳。田叔傳蓋得實貫高與三字疑衍。貫高

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

曰：丁劣反，刺也。徐廣音丁劣反，案按亦刺也。漢書作刺。燕張晏云：燕，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

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

據天下，豈少而女乎？而汝也，言如汝女者甚多也。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

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與解讀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泄，姓也。史有泄私。

考胡三省曰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愚按韓非子顯學篇立節參名執操不侵史記幻雲鈔引正義作泄姓也秦時衛有泄姬

持節問之。復與前仰視曰。泄公邪。與徐廣曰。復音鞭。案韋昭曰。與如今與牀。人與以行。案韋昭曰。

云。音緇。緇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笱音峻。笱者竹篴一名緇。齊魯已北。名為笱。郭璞三倉注云。復與土器。考顏師古曰。高時榜笞刺剝委困。故以復與處之也。

董份曰。復與仰視。與勞苦問答。歷歷如目前。齋藤謙曰。泄公邪三字。極有情致。而漢書刪去之。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

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皆下以。字。楓。三本作已。顧為王實

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

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報下重上字。楓。三本。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

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字下又著泄公曰。然。陳懿典曰。三

以赦貫高之故。又言所以

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

考 諡 楓山本。者下有何字。

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

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

考 諡 田 橫曰。吾烹

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語。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項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

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當時英雄壯士。皆能知愧。可尚也。

乃仰絕脰。遂死。集 韋昭曰。脰。咽也。考 諡 蘇 林云。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下

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

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

封爲宣平侯。

考 諡 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也。考 諡 王引之曰。

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小司馬說。是公主二字。依索隱本補。

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

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考 諡 田叔傳。見

張敖高后六年薨。集 解 關 中記曰。張

敖家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

城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考證漢書云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子偃為魯元王考證梁玉繩曰此及下元字皆衍而元王弱句當作魯王以母呂后女故

呂后封為魯元王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考證楓三本無封元王三字漢書改作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

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

都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考證王柯凌本乃譌及蔡本中統舊刻毛本無壽字錢泰吉曰據傳未集解壽

字侈字皆後人所增愚按楓三本亦有壽字侈字錢說拘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

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

侯續張氏集解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正義南宮冀州縣考證漢書二魯下無元字中井積德曰張敖卒賜諡魯元

王在高后七年焉得更諡武侯集解謬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

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書音義曰：漢

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按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

所謂勿頭交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

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是也。勢利交三字，索隱曰：利字索隱本作私字。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

陵季子異矣。索隱曰：不為利者，故取以相形。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頭相信。耳聞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毀。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考證史公自序云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

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沈欽韓曰列女節義傳云秦破魏誅諸公

子今此魏豹魏咎皆魏公子封君是秦滅國未嘗誅夷故齊王建亦有子孫世言秦暴猶不若後世必盡其種也陳勝兵起齊韓趙魏楚皆故國子孫惟燕王喜走遼東無後漢得諸豪傑于關中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

人。寧陵是考。案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今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

于放反。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

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

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

王。立魏後故使者五反而後遣咎也。岡白駒曰咎在陳勝之所。章邯已破陳王

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齊召南曰案後志陳留郡平丘亭有臨濟亭即此臨

濟爲魏谷所都也，正義非是。

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

將兵隨市救魏。

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魏徒多反。魏案世曰：田儋傳儋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儋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

燒殺。魏豹亡走楚。

案：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

魏豹

自立爲魏王，或云項羽立之。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

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

平陽今晉州

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

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

至國，卽絕河津畔漢。

顏師古曰：親謂母也。

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

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

酈緩頰類舌說不限急期也。考漢書高紀注張晏云：緩頰徐言引譬喻也。中井積德曰：緩頰猶饒舌也。以稱辯士也。愚按蓋當時俗語中說近是。酈生

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考莊子云：無異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

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連疾若日影過壁隙也。考墨子兼愛篇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猶駒馳而過郤也。亦謂馬索隱前說是。今漢王

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

忍復見也。考漢書如下無罵字。淮陰侯傳蕭何謂漢王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於是漢王遣韓信

擊虜豹於河東。集徐廣曰：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集高祖本紀曰：置三

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考高祖本紀云：

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魏豹與守城，乃共殺魏豹。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正漢武更山陽為昌邑國。有梁丘鄉。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

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

考越漢書無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考越頭師古曰。居歲餘。澤

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

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考越旦

之朝日出時也。考越中井積德曰。且日期。且日出期時。且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

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

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

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

考越陳懿典曰。此與穰直之斬莊賈孫武之斬宮嬖事同。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

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正碭。音徒郎。昌邑未下。沛公

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

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考證劉放曰：田榮

漢字愚按：項羽高祖本紀並云：田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劉說是。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考證蕭縣

公角名，考證楓三本，命作令，與漢書合。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考證陳仁錫曰：漢王二年，漢王三年，王字當削，漢書無梁玉細曰：春當作夏。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

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考證胡三省曰：項羽併王梁楚徙

魏王豹於河東，號西魏王，今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

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梁擅猶專也。考證何焯曰：擅將兵者雖拜越爲魏相，不使受魏豹節度，得自主兵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滎州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

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睢陽

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正義：河南府汜水。自東收

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僞反。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在齊

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考：楓三本，五年作四年。

為是漢用秦正，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冬在前而秋在後，或云漢五年三字衍文。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

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

考：劉放曰，此時漢未敗，敗字疑是數字。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

不從。爲之柰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
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
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卽勝
楚。【考】句上添
今能二字看。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正】從宋

州以西曹濮汴
滑並與彭越

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

【集解】傅音附。索隱。從陳。潁州北以東。

毫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
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

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

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

【考】楓。三本。此下無地字。

卽

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
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遂破楚。【正】垓下。在毫州也。

五年。項籍已死。

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正】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

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

考 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本無王字 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

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張

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見，有司非也。輒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中井積德曰：反形已具，雖出於有司，鍛鍊然無病而稱病者，再是不能自理者。及無故俯城池造兵器之類，一經有司之考問而不能自理者，多有之也。註：瑣之說，即獄吏之舞文。 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

衣。蘇林曰：縣名，今為臨邛。瑣曰：今漢嘉是也。 西至鄭。志：鄭屬京兆。 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作東與漢書合。 道見彭王。彭王

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考越昌邑人。彭呂后許諾、與俱

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上唯

反。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

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考各本開誤關。今從楓。三本游本。張

曰。案彭越之族。在高帝十一年。而公卿表十年。是廷尉宣義。十二年。廷尉育則非王恬開。此時恬開恐尚為郎中令也。上乃可。遂夷越宗

族。國除。考風。三本可。下有之。越上有彭。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言魏地闊千里。如席卷舒。

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集解徐廣曰。喋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

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考沈家本曰。喋血乘勝者。猶言血戰成功也。日有聞言功名聞於當日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

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

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

考 體 根 三本，身上有全字，陳仁錫曰：獨患無身耳，此句太史公有深意，在畫份曰：太史

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

度。

正 言二人得縮攝一尺之權柄，即生變動，欲有其度數，度徒故反。考 恩田仲任曰：按此言彭越得攝尺寸之柄，待天下雲蒸龍變之時，欲以其度量投機會耳。

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考 中井積德曰：懷畔句在越為誣，被刑戮在豹不當。宜相通略為主，又智略絕人句，亦在魏豹為不當。蓋是贊

主意在彭越也。

案 述贊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剷醜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考證 史公自序云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殿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關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按

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關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

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六與蓼，谷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為蓼也。孔文祥云：為封阜陶後於英，布其苗裔也。漢故事云：布姓黥，欲以厭當之也。關遂稱之為車千秋，漢人隨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關廣曰：幾，一

作豈，關謂幾近也。關裴翹曰：臣贊音機，幾，近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作祈，祈者語辭也，亦通。關王念孫曰：幾讀為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

乎。楚漢春秋可證。人有聞者，共俳笑之。關漢書：俳笑，作戲笑。張照曰：相

共諧謔而非笑之，非以俳優輩目之也。李筮曰：一切經音義十引蒼頡篇云：俳，戲也。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關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陵也。時

漢書：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關曹，輩也。偶，類也。謂徒輩之類。陳勝之起

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

正論番君，吳芮也。考漢書吳芮傳，吳芮者，秦時番陽令也。其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章邯之滅陳勝，

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

正論清作青，地名。考漢書三本，清作青。與漢傳合。史陳涉世家亦作青。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

正論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閩閭城中。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

南。考無南字，此疑衍。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

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論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

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論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

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

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考各本，渡上衍涉字，楓三本，宋本舊刻無，漢書作先涉河。

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

案鄉氏云，閒，猶閑也，謂私也，今以閒音紀，克反，閒道，即他道，猶若反閒之義。正義閒隙之道。考問道僻道非正路也。遂得入至咸陽。

布常爲軍鋒。案漢書作楚軍前鋒，案漢書作前鋒者。案項王封諸將，立布爲

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

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

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考證

王殺義帝，而此傳則云，令九江王布等行擊義帝，下文隨何說布曰：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約而殺義帝也。若項王實使九江王殺之，則隨何當爲之諱。蓋後人

從漢書竄入也。顏師古注高紀，謂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欲爲史漢調人。然漢書不謂項王使衡山臨江，本與史記異，指不可強而爲一也。梁玉繩曰：此以弑義帝在八月，與紀

表異說。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考證梁玉繩曰：漢二年當移在後漢王擊楚，句上漢三年移後淮南王至之上，此誤也。

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

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

者，請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集解漢書音義曰：請，責也。

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

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考證漢書無漢三年三字，此衍。說見上文。漢之敗彭城是實事，此

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正義今宋州虞城也。出梁地至虞。案謂

隨何。考證恩田仲。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

不審陛下所謂。考證陛下。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考證顧炎

九江歸漢後乃封淮南王也。愚按。下稱淮南。並非梁玉繩曰。案本紀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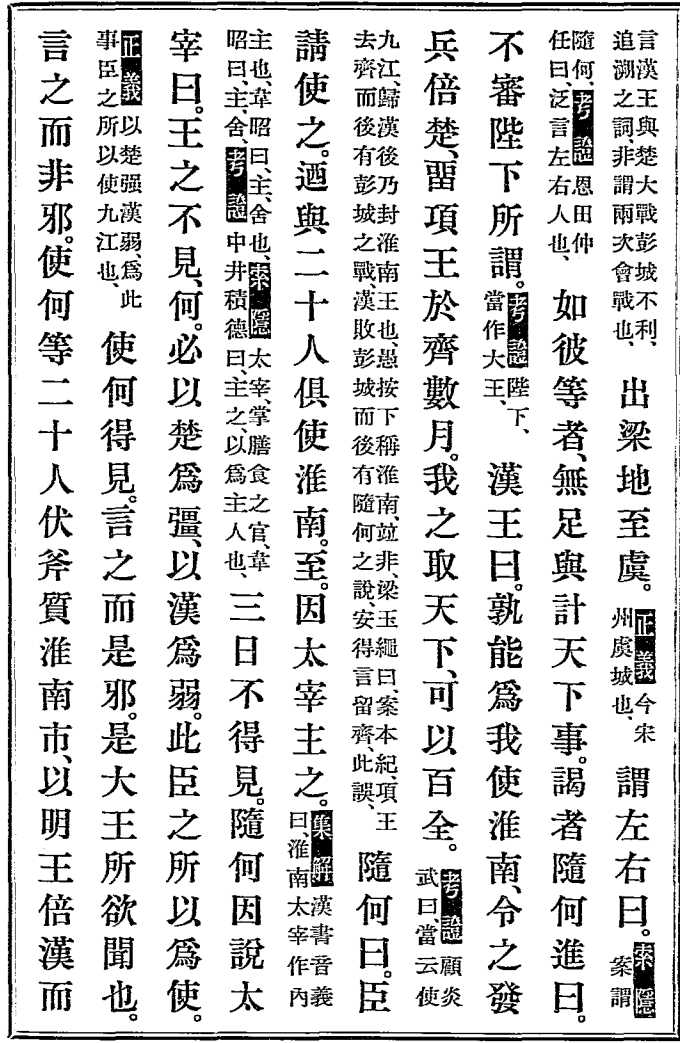
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考證漢書音義

主也。韋昭曰。主舍也。案。太宰。掌膳食之官。韋

宰曰。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

正義以楚強漢弱。為此。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



與楚也。考三本明下無王字與漢書合。

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考三條本及漢書使下有使字。

與下文合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

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

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考李奇曰板築板也築杵也。

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

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

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考騷音掃正義騷音掃言舉之如掃地之為。

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考撫上有今字。

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正議提舉也。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

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

也。案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案徼，謂

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考中井積德曰：壁，疑堅之誤。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

八九百里。案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案案服虔

羽深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

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

退則不得解。考張文虎曰：中統本，攻上得字，作能中統游，毛本解下得字作能。故曰：楚兵不足恃也。

案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案案漢書作罷，音皮。考言大王以楚兵爲足恃，其實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

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考論楓三本裂下有土字漢書封作分不重淮南二字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考論楓三本許作計楚使者在。集解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考論中井積德曰據下文據布愕然句是事在布之前也不於傳舍漢書削舍傳舍三字爲是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

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

【釋】按構訓成也。走。音奏向也。【釋】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

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

而攻下邑。【釋】下邑。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

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解】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釋】鄼生傳云。沛公方偃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鄼生。蓋是漢皇見人慣用手段。布甚

大怒。悔來。欲自殺。【釋】梁玉繩曰。甚大二字當去。其一漢書無甚字。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釋】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

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遣也。

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

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

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

考 陳仁錫曰：漢五年，項籍文，漢書削下文六年，作五年。沈家本曰：高紀

在四

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

考 劉賈，高祖從父兄，後封荆王，見下

文沈家本曰：高紀在四年，按六年，項籍之死，實五年也。漢書無此二字。

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

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

考 楓三本無上字。

上折隨何之功，

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考 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用。

考 與乃公以馬上取天下，安事詩書同一詞氣。腐儒二字，又見留侯世家。

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

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

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

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

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諡楓三本。布上有英字。九江廬江。

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

諡楓三本。七年作六年。八年作七年。與漢書合。愚按高紀會諸侯於陳在六年。如洛陽在八年。即七年當從漢書作六年。八年本書爲是。梁玉繩曰九年下缺十年二字。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諡楓三本。恐下有憂字。夏漢誅梁王

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法志所云。殖其骨肉者。醢。即刑

念孫曰。夏漢當作漢復。彭越誅反高紀在十一年三月。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集解張晏曰。欲有所會。正義備急。上如字。或作警。恐收捕聚兵。備其急。正義本警急作備急。布所

幸。姬疾。請就醫。諡楓三本。布下有有字。疾作病。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

集解徐廣曰。賁音肥。梁音肥。人姓也。赫音虛格反。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

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微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責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問下有而字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按：疏分也。漢書曰：禹決江、疏河，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

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中井積德曰：殺信越。

皆在布反之時，不當稱往年、前年。蓋記者之誤。

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張文虎曰：各本此上衍言字。

宋本舊刻無，愚按：楓三本漢書亦無。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身下有是字。

滕公言之上

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

積德曰：漢書

削之計二字，然計稱其智數也，非複文，不必削。

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

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

曰：東取吳。

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廬城也。

西取楚。

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

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庾之粟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泉又立庾故云敖庾也

本楓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本楓下蔡正議古州來國下蔡沛郡縣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議今潭州考顏師古曰重

輜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正議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

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

下者則守邊隅趨作野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

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野者也正議野音烏卦反上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

下計考楓三本謂作爲中上有計字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考楓三本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

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案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考中井積德曰：此荊即上文之吳矣。以地謂之吳，以國謂之荊。當時荊與楚別自立國也。又曰：布取吳破楚而已，未嘗歸長沙也。而傳云：果如薛公籌之者，何也？蓋布實有是策，未及施行而與上兵遇而敗死也。

戰徐僮閒。集解如淳曰：地名也。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

考中井積德曰：擊楚，應上文取下蔡。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正義楚軍分為三處，欲互相救為奇策。

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

集解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考孫子九地篇用兵之法有散地。又云：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又云：是故散地則無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

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蘇持瑞反。章昭云。斬之下

鄉名。漢書作。鑿。應劭音保。鉦下亭名。下。義。蘇。音機。沛郡。蘇城也。布兵精甚。上迺

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藝文志。兵書略。兵形勢。項王一篇。注。名籍

亡。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

考。論。漢祖對陳善語。其於項羽亦然。中井積德曰。布之反。苟自救死也已。其言欲為帝。是憤言而誇張。非其情。上怒罵之。遂大戰。布

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考。論。沈欽韓曰。文選注。五十四引。楚漢

春秋。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不足。蘇徒羣盜所耶。徐。字。遠曰。淮南諸將。以漢祖不自將也。故決反計。及漢祖自來。則已心懼。故陳雖精而易敗。

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

樂。論。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顯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樂。論。哀字誤也。是成王臣。吳芮之子也。而。論。哀字誤。當作成也。故

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樂。論。番

鄉正 英布家在饒州郡 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

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中井** 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 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率

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

春秋文五年。秋。楚人滅六。左氏傳。六人叛楚。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史記夏本紀云。封皐陶之後。英六

集解徐廣曰。史記皆為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正義英蓋蓼也。 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 白曷反。疾

也。項羽紀 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

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漢書外戚傳亦云。或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

妬媚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張文虎曰。據索隱。是舊本有誤。作妬媚者。顏氏家訓書

證篇引史亦辯之
按楓三本作媯

案 隱述贊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
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考證 史公自序云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淮陰縣也。楚州。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

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管子小匡篇：鄉長修德進賢名之曰三選。罷

士無伍，莊子達生篇：孫休賓于鄉里，遂于州部。楚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僕之不肖，阨于州部。按此戰國以來選舉之法，韓信以無行，不得推擇也。又不能治

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

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下鄉鄉名，屬淮陰郡。案楚漢春秋，

也。三本無者字。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起而蓐中食。食時

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陰城北臨

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餓，飯信，竟漂數十日。韋昭

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蘇林曰：王孫，如言公子也。劉德曰：秦

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蘇林亦同張晏云字王孫非也正諫食音寺考諫何
焯曰王孫公子皆推敬之稱中井積德曰漂母唯憐信故飯之實不知信之才故怒於重
報之言是非避報者不意其能報也以爲虛言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

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衆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衆袴漢書作勝勝股也
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跨下也亦何必須作勝衆

辱謂於衆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

怯正諫俛音俯伏蒲北反蒲漢書刪蒲伏二字尤瑛曰孰視之三
字可玩有忍意齋藤謙曰蒲伏二字駭狀如見所以反觀他日榮達及項梁

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衆徐廣曰戲一作塵
宋本毛本杖作仗項梁

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

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衆徐廣曰典客也衆李奇
云楚官名張晏云司馬也衆周

諫昌曰漢書功臣表作入漢爲連敖票客史記功臣表作連敖典客如注連敖楚官左傳
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名也時功臣內以連敖起家者尙有柳丘侯戎賜隆虛侯周竈

河陵侯郭亭。朝陽侯華寄。若煮棗侯革朱。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則以越連敖入漢。知當時不獨漢有是官。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

士。考諷。三本無上字。愚按上字當作王。下同。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

說之言於上。考諷。三本之下有入字。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考諷。胡三省曰。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十人。考諷。周壽昌曰。至南鄭。高祖元年夏四月。時沛公為漢王。都南鄭。諸將士卒皆思東歸。故多道亡。信度

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考諷。度。大各反。何聞信亡。不及

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

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考諷。若汝也。上

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考證改若稱公見漢王心稍定。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集解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

顧王策安所決耳。考證楓三本。無所作無可。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為公以為將。考證為公二字。見漢王未重韓信。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

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考證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為場。魏豹傳曰。漢王慢而

侮人罵晉諸侯。羣臣如奴耳。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考證言已必為大將。至拜

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音禮，中井積德曰：上坐，以漢王平常宮殿言也，非

壇上言壇上拜時之禮已畢，漢王乃延入見之與坐也。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

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音然，楓三本。漢王默然。良

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音良，張文虎曰：惟，漢書

作唯，王本作雖，凌引一本，亦有以字，王念孫曰：雖字，古多借作惟，又作唯，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當作一，讀言非獨，大王以為不如，雖信亦以為不如也，愚按王說是，楓三

以字，亦有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噫叱咤，千人

皆廢。音然，晉灼曰：廢不收也，音然，暗噫，上於金反，下烏路反，暗噫，懷怒氣，叱咤，字或作吒，上昌栗反，卓嫁反，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

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

嘔嘔，音嘔，張晏音吁，音嘔，猶區區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好也，張晏音吁，音嘔，楓三本，敬作謹，與漢書合。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削敝，忍不能予。集解 漢書

音義曰：不忍授，而義印削，作印抗，注曰：音與，利同。五丸反，角之利與，玩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考證 通鑑

輯覽云：韓信登壇數語，劉興項驥，已若指掌，以項羽為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為婦人之仁，則信所獨見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

不平。考證 陳仁錫曰：荀紀新序，有作又字，古通用，愚按漢書作又。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

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考證 楓三本，逐其主，作逐其故主，為王齊召南曰：指田都王臨淮田市王濟北，臧

荼王燕司馬邛王殷張耳王常山皆徙其故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田市及臧荼殺韓廣事乎。項王

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

考證 楓三本，彊下有服字，王念孫曰：漢書及新序善謀篇皆有服字，特劫於威彊，服耳，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威而彊服耳，彊勉彊之彊，愚按威彊二字連讀，服字不必補。

仁彊弱之彊，上文云：勇悍，彊弱下文云：其彊易弱。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

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索隱何所不誅按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

散。索隱何所不散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考王念孫曰何所不誅何所不服何所不散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所不誅三字又出

何不散三字則正文無三所字明矣漢書新序並無盡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索隱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

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

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案秦秋乃威又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

生也。正議秋豪喻微細之物也。考張文虎曰豪宋本中統游王柯本並同俗作毫。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

考中井積德曰：傳檄猶移書也。所以勸人同己也。狀敵人之罪則有之，非徑責敵人者。愚按：鄼生傳：鄼食其說齊王廣曰：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為人刻印，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與淮陰言合。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部署謂部

八月，漢王舉兵東出

陳倉，定三秦。

北出岐州陳倉縣

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函谷關出

韓殷王皆降。

昌不聽擊破之。此云降似誤。

合齊趙共擊楚。

本趙下有兵

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

漢書刪四月二字，非是。楓三本兵作王。

信復收兵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漢書收作發。趙翼曰：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漢之敗卻彭城。

兵敗散彭城而卻退。

本漢下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考證亦

宋本中統游毛本同它本誤欲漢書亦作亦王念孫曰亦者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六月魏王豹謁歸視

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索隱按河關謂今蒲津關

高紀在漢王使鄼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考證李庚芸曰曹參以假左丞相相定魏齊右丞相侯鄼商遷右丞相賜爵列侯後復以

右丞相擊陳豨樊噲亦嘗遷左丞相皆係空名不居其職故公卿表不載愚按漢書高紀

云漢使鄼食其說魏王豹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

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

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

信傳云信問鄼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

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

河處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度臨晉集解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

疑敵者索隱劉氏云陳船地名

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是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而伏兵

艘欲渡河也考證言陽列兵陳船示敵以欲度臨晉而陰自夏陽度軍也

從夏陽以木罌甌渡軍襲安邑

罌甌徐廣曰甌一作缶服虔曰以木和縛罌甌以渡韋昭曰以木爲器如罌甌

渡軍無罌且尚密也 正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柳罌

五里 中井積德曰罌缶本瓦器或鑿木爲之時人家多有之故取用之也以索縛

或邑所 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 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

故豹遂降也 考 中井積德曰迎信者逆戰也非納款 定魏爲河東郡 今安邑縣故城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 漢傳云信既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

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 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

與 徐廣曰音余闕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 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闕與

聚闕音葛又音媯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闕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

十里 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

楚 破字與漢書合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

關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陘升于三道之磴是也

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十八里即井陘口

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

趙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

趙有以字與漢書合

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石公上略曰四句見黃

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

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

張文虎曰舊刻作閒道御

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考諡漢書無堅營二字

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

掠。考諡楓三本，使作被掠，上有兩字。

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考諡陳餘好儒術。

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

考諡張文虎曰：各本戰下衍之字，王念孫云：之字，宋本無，涉上誤衍。御覽兵部引無漢書通典，竝同。愚按楓三本，作不十，則不圍之不倍，則不戰。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

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考諡漢書加作距。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

考諡中井積德曰：漢書制廣武君策不用六字，為是。然制此則下文其不用之下，添入廣武君三字，乃為盡善，不傷太史公筆意。

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考諡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

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集解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

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集解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

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葦音蔽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葦山說文云葦葦也從竹卑聲方苞曰使依山用草木自蔽而望趙軍之出入也登山故能望遠有蔽故趙軍不覺

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集解徐廣曰殮音

徐廣曰服虔曰立駐傳殮食也如淳曰小飯曰殮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

考論凌本詳作伴楓三本趙下有將皆二字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

至阻險而還考論中井積德曰趙必不擊先行者恐韓信中

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集解縣臺水一名阜將一名洄

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

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考。沈欽韓曰：尉繚子天官篇：背水陳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陳餘知兵法，故趙軍笑其陳也。

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考。旗可稱建，鼓不得稱建，是帶言也。與詩大雅公劉篇：矢斯張，易繫辭：傳潤之以風，雨禮記：玉藻：大夫不得

造車馬。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考。即六國時趙壁也。於是信張耳，詳

同例。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考。劉奉世曰：趙果

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

死戰，不可敗。考。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

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

不能得信等。考。楓三本，無不。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

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集解徐廣曰：泝音選。索隱徐廣音選，劉氏音脂。考證沈家本曰：紀在三年，表在三年十月。張文虎曰：集解索隱合刻本皆脫，愚按楓三本有。

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考證楓三本無。於是有縛

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考證中井積德曰：東鄉為尊者，是堂上之禮，與對堂下南面為尊者自不同。如燕禮可以見矣。愚按漢初禮以東鄉為尊，如王陵傳項羽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是羽尊陵母也。

周勃傳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諸將效首虜，休畢賀。索隱如淳曰：效，致也。音

賁，之是勃尊諸生也。皆此類。猶呈見也。考證楓三本休作皆，漢書畢作皆。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考證漢

孫子行軍篇：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沈欽韓曰：杜牧注孫子云：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

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

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

而後存。考證兵法，孫子九地。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

篇漢書存下有乎字

謂驅市人而戰之。

考題沈欽韓曰呂覽簡選篇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

市人而戰之猶戰烏合之衆也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

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考題王鳴

盛曰韓信既破趙軍斬成安君與諸將論所以勝趙之術因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太史公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漢書藝文志分兵書爲

四種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四、技巧權謀內有韓信三篇班氏論之云權謀者先計後戰

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又總論云自春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漢興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觀信引兵法以自證其用兵之

妙且又著書三篇序次諸家爲三十五家可見信平日學問本原寄食受辱時揣摩已久

其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皆本於平日學問非以危事嘗試者信書雖不傳就本傳

所載戰事攷之可見其純用權謀所謂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也形勢內有項王一傳就本傳

以項之形勢當信之權謀則敗矣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

乎。

【釋】吳越春秋范蠡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釋】漢書誠作向以不

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

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釋】沈欽韓曰。晏子雜篇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願恐臣計未

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

軍敗鄙下。身死氾上。【集解】李奇曰。諫音腫。今高邑是。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闕與。【索隱】此之西河。當馮翊也。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

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釋】三本。十下有餘字。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與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

也。索隱：褕，鄒氏音踰，美也。恐滅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儉苟且也。虛不剛久，故也。漢書作靡衣媮食也。若此將軍之所長

也。考：論下文若此下有者字。然而眾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

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考：頓，讀為鈍，弊也。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韓非：五蠹萬乘之國，莫

敢自頓於堅城之下。漢書賈誼傳：芒刃不頓，皆同。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

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屈，求物反，盡也。考：楓三本無久字，義長戰國之時，燕弱故有

弱燕之稱，李左車亦用其語。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

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

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

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

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

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逵曰醉酒也案史記古劉氏依劉逵音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

釋字皆如此作豈亦謂以酒食驛兵士故字從酉乎

不可通或衍

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其簡牘或長尺也

暴其所

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

音僕露也

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

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

曰諠言者辯士

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

信曰善

君自此遂不知所終

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

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

張耳為趙王

沈家本曰表在四年十一月下文六月則三年之六月或三年請之四年始立之耳中并積德曰信之請立趙王是自為封王之

地也漢王不寤此風旨而使信自請焉雖許其王齊而猜隙由此而結矣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

張照曰奇兵猶言

餘兵非奇正之奇，乃奇偶之奇耳。愚按猶言別兵也，仍是奇正之奇。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

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

黥布，走入成皋。宛在鄧州，葉在許州。成皋各本作城皋，下同。錢大昕曰：當作成皋。楚又復急圍

之。毛本，作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

軍脩武。至，宿傅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

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疑行臥上，連讀。漢書無內

上二字楊時曰：信耳勇略蓋世，竊怪漢王入臥內奪其印符，召諸將易置之而未之知。此其禁防闊疏，與棘門竊上之軍何異邪？使敵人投閒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馮班曰：

漢使至，韓信必有證驗，故漢王詐稱使者入信軍，偏裨皆漢將，故漢王得麾召易置之。非他國敵人所能為也。宋人不知兵種種妄論可笑。梁玉繩曰：案此事余疑史筆增飾，非其

實也。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考周壽昌

曰拜信為趙相國也。信引兵東，未渡平原。平懷州有平原津。梁玉繩曰：下

年于前文漢王出成泉上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

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

七十餘城。樂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輿軾車前橫木，人所憑者，掉，搖也。將軍將數萬衆，歲餘

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三本數萬

作數十萬，蒯通又見張耳陳餘傳，田儋傳，贊漢書別有傳。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本信上有韓

字，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留下有之字。信因襲齊

歷下軍，遂至臨菑。歷徐廣曰：歷，下濟南歷城縣。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

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已作欺已義同。韓信已定臨菑

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

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

鋒不可當。」考：龍且三本，窮作寇。漢書窮下有寇字。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近其

室家懷願望也。考：龍且沈欽韓曰：孫子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秦策：武安君曰：楚人自戰其地，威願其家各有散心而莫有鬪志。不如深壁，令

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

兵二千里客居。考：龍且三本，居下有齊字，與漢書合。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

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考：龍且楚人，故

能知韓信事。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

得，何為止。考：龍且一戰而勝，則齊之地已得半矣。考：龍且顏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愚按：漢書為下有而字。遂戰，與信夾

濰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案：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徐廣云：出東莞而東北流，入海。蓋據

水經而說少不同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

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考論三條本，無滿字。漢書無滿盛二字。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也。遂追信渡水。考論楓山本，宋本中統游，毛本追下有信字。各本脫慶長本標記云：正義本有。信使人決

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

軍散走，齊王廣亡去。考論楓山本，渡下有水字，水東上有死字。翁承高曰：廣與龍且同時見殺。高紀月表田儼傳及漢書可證。此言亡

去，誤也。因廣見殺，故田橫自立為王。表在三年十一月。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考論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

州東南九十一里。考論胡三省曰：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至城陽，乃漢城陽國之地。正義此誤。田橫起城陽，同。漢四年，遂

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

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考論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考證張良陳

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

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考證楓。三本信之下

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考證何焯

曰。人見漢王轉換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筆入神也。他人不過曰漢王怒。良平諫乃許之。

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

其兵擊楚。集解徐廣曰。四年二月。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

說齊王信曰。集解張華曰。武涉。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勦力

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考證楓。三本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

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

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論必謂

必信也。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

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考論王念孫曰。此

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死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母死。少須臾。即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

五子傳。奉天期。今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

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考論楓三本故上

有雅字。王上有而字。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

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

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釋文類聚引

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信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玉案之食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蓋史公所本也 武涉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釋何焯

曰先云范陽辯士蒯通後云齊人蒯通一傳互異愚按漢書刪齊人二字 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

術。釋上有詳字詳伴同。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

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

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釋三本少作

請去作遠中井積德曰少閒之下有信屏左右 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

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集解】張晏曰：背，畔則大貴。【考證】楓三本危下有而字與漢書合。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一呼，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選，燦至風起。【考證】魚鱗謂若鱗之相比次。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考證】楓三本於上有流離二字。楚人起彭

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

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

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集解】張晏

曰：折，劓敗也。北，奔北也。敗滎陽，傷成皋。【集解】張晏曰：於成皋傷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

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

釋論楓三本府作
外漢書劇通傳作藏

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

釋論容容猶搖搖也

以臣

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而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爲百姓請命而議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因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釋論楓三本走作起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

考證以德各本作之德。今從游本。漢書亦作以德。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

其殃。考證又曰：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願足下孰慮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考證張耳、陳餘傳。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考證楓三本，兵上有其字，下有有戰於鄴北四字。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

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考證 欲測韻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

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考證 漢書刪 通傳誤作過

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考證 亡 漢書刪 亡 七

范蠡亡 三字野獸已盡，而獵狗亨。考證 楓 三本 亨作烹 下有敵國破而謀臣亡 七 字 漢書刪 通傳作野禽 殫 走 犬烹 敵國破 謀臣亡 七

韓非子內儲說下 太宰 誣 遺 大夫種 書曰 狡兔盡 則良 犬烹 敵國滅 則謀臣 亡 史記 越世 家 范蠡 自齊 遺 大夫種 書曰 盡 鳥盡 良弓藏 敵國破 謀臣 亡 淮南子 說林 訓 狡兔 得而 獵

犬烹 高鳥 盡 而 強 弩 藏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

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考證 漢書刪 通 傳 無 范 蠡 二 字此二

人者，足以觀矣。考證 漢書刪 通傳無人字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

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考證 漢書刪 刪 臣 請 以 下

七
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

魯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王念

孫曰摧楚兵殺龍且本一事漢書漢紀並作遂斬龍且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

也。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功略二字承上文大王功略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

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

下危之。其文略祖蔡澤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

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韓曰秦策陳

軫曰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愚按此與下文決者知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同一句法史公答任少卿書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

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亦學此句法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

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一夫隨廝養

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二曰楊雄方言

海岱之間，名器為儋，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器為儋，石如今受貽魚石器，不過一

石耳。一說：儋與一斛之餘。蘇林曰：儋音都濫反，石斗也。蘇林解為近之貽音貽。三

闕白駒曰：言戀小者必遺大。應劭曰：齊人名小器為儋，受二斛。顏師古曰：或曰儋者一人

之所負擔也。中井積德曰：古收田租以禾束，束不可量者，必以權衡儋擔通擔，謂一人所

擔也。因謂兩石為擔，石斛也。然非石即斛，蓋一斛米為禾若干束，而其重一石矣。當給米

一斛者，給禾則以重一石，其實數正同。故謂斛為石耳。是知斛者米量之名也。石者禾權

之名也。不當相混。張文虎曰：集解一說，毛本無與字。斛疑當作石。餘疑當作儲。尚有脫文。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四王念孫曰：知者決之斷也。當作決者，知之斷也。正與疑者事之害也。相反下文申之云：知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審豪釐之

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蟄之致螫。五騏驥之踟躕，不如

駑馬之安步。六徐廣曰：踟一作躑也。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

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齊魯

氏音拒陰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

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齊魯齊世家逆旅之人謂太公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

故好引齊人言，范蠡亦為齊相時來韻。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

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齊魯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

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齊魯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齊魯楓三本巫

下有而去二字。張照曰：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案隱誤。趙翼曰：史記淮陰侯傳，全

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之心在為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

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通語，而別為通作傳，以此語敘入通傳

中，似乎詳簡得宜矣。不知蒯通本非必應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見

而通之為辨，士亦附見。史遷所以不更立蒯通傳，正以明淮陰之心，兼省却無限筆墨。班

掾則轉因此語而特為通立傳，反略其語於韓信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且開後世史

家一事一傳之例，宜乎後世之史日益繁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

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集解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

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

賜千金。集解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

也，爲德不卒。考證顏師古曰言晨炊藜食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

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

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考證勝上文作袴漢書二殺字作死無於字項王亡將鍾離

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集解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案韋昭曰今中廬縣，案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括地

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鐘離昧家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考證顏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周壽昌曰：陳

平傳稱昧爲項王竹屨臣，以金間之昧。蓋楚重將也。愚按正義志下云字疑衍。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

其在楚，詔楚捕昧。考證梁玉繩曰高祖即帝位矣，何言漢王也。下文漢王畏惡其能同誤。信初之國行縣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晉陳仁錫曰：漢六年，漢十二年二漢

衍字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

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

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

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

臣亡。張晏曰：狡，猶獵。兔，郊兔也。郊，音狡。狡，猶也。吳越春秋作郊兔，亦通。漢書作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逵海內狡兔也。考：三本亭作烹，烹藏亡韻。沈欽

韓曰：蒯通會以風韓信，故信云果若人言也。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顏師古引黃石公三略：非也。愚按說又見上文。

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

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周勃灌灌嬰信嘗過樊將

軍。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

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三本常作

營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

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傳留侯世家。張良曰。沛公殆天授。鄼生

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集解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

也漢書改作爲代相監邊周壽昌

曰漢書當得其實據史記
豨傳亦未嘗爲鉅鹿守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

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

張文虎曰：公下
之字舊刻有與漢書合

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

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

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

張文虎曰：各本
十下衍一字舊刻無

上自將

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

周壽

呂曰：病與稱病情事絕異觀下
相國給信語則信病非假稱也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

欲發以襲呂后太子。

胡三省曰：有罪而居作者爲徒，有罪而
沒入官者爲奴，楓三本發下有兵字與漢書合

部署

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按晉灼曰：楚
漢春秋云謝公也姚

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未知孰是

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

顏師

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

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

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

考 岡白駒曰黨鑑通楓三本豨上有陳字漢書無得字

列侯羣臣皆

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

考 楓三本疾作病與漢書合

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 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

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考 楓三本下有果字漢書乃

作反周壽昌曰紀表俱作十一年誅信此從十年豨反後敘入未加分析也歸有光曰陳豨事疑出告者之口案必相國呂后文致之者馮班曰陳豨以賓客盛為周昌所疑高祖使案其客始反耳未必素有逆謀且豨以信幸為趙相國將兵居邊非韓彭之儔有震主之威據大國者也何為先自疑而有反虛乎韓信處嫌疑之地輕與一陳豨出口言反此亦非人情信以淮陰侯家居雖赦諸徒奴合而使之死冤矣前賢皆極辨其無反狀大抵全無備亦不可信也論者却未及此梁玉繩曰信之死冤矣前賢皆極辨其無反狀大抵出于告變者之誣詞及呂后與相國文致耳史公依漢廷獄案叙入傳中而其冤自見一飯千金弗忘漂母解衣推食寧負高皇不聽涉通于擁兵王齊之日必不妄動于淮陰家

居之時，不思結連布越，大國之王，必不輕約邊遠無能之將，賓客多與稱病之人何涉，有右辟則挈手之語，誰聞，上謂入賀，謀逆者未必坦率如斯，家臣徒奴善將者，亦復部署，有幾是知高祖畏惡其能，非一朝夕胎禍于躡足附耳，密疑于奪符襲軍，故禽縛不已，族誅始快，從豨軍來見信死，且喜且憐，亦諒其無辜受戮為可憐也，獨怪蕭何初以國士薦而無片語申救，又詐而給之母，考證楓三本，從下有破字，見信乃與留侯勸封雍齒異乎。

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考證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

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

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

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考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

考證楓三本，烏作鳥，鹿祿音通。

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

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釋胡三省曰：銳，精言磨淬。精，鐵而銳之。顏師古曰：顧，反也。

高帝曰：置之。乃

釋通之罪。釋胡三省曰：置，猶舍也。赦也。漢書蒯通傳云：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

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藝文志縱橫家蒯子五篇說，又見田

論贊。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

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

家。釋萬下有餘字。釋三本。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

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

後世血食矣。釋道字斥下句。老子二十二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庶幾哉三字，屬下句。伐，不務出此，而天

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考證李笠曰：天下已集，豈可為逆於其必不可為叛之

時而夷其宗族，豈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讀此數語，韓信心迹，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因證述贊：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餐，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考證史公自序云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縮絕糧饑作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陳仁錫曰韓王信盧縮封王同反叛同亡匈奴同子孫來降同故二人同

傳若陳豨則以反事附見爾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案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不

考證齊召南曰案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為此解

不知因司徒訛為申徒因申徒又訛為信都官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故韓襄王擊孫也長八尺

五寸集解張晏曰孺子為擊孫集解張晏云庶子為擊子何休注公羊以為擊賤子猶之伐木有擊生也漢書晁錯云擊子悼惠王是也及項梁

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

諸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集解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

城集解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

相近字由此錯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徒聲轉為申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

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

索隱跋音企起踵也。正義跋音岐。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也。

正義跋音岐。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考題事又見高祖紀。紀遷上無左字。鋒下有而用之三字。及其鋒猶言及其銳氣方盛也。中井積德曰。是淮陰之首謀必矣。此以同名誤耳。

愚按顧炎武亦有此說。詳見高祖紀。漢王還定三秦。考題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迺

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

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集解徐廣曰。元年

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穰侯。索隱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

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

正義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

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

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

楓三本迺上無主字與漢書合

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

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

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

考定上有既字

五年春，遂與剖符為

韓王，王潁川。

考書合王先謙曰以潁川為王都

明年春

集解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漢書曰六年春，徐廣曰即高帝五年之二月也。漢書韓信傳云：六年春，史記高祖紀並云：六年，徙信都晉陽，未審徐何據而言之也。

義失考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

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

井州，今山西。楓三本，上以下有為字，以北下重北字。鞏，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洛，洛陽葉式涉反。今葉縣南三十里。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治。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治。

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治。

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

邑。

集解

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也。正。馬邑朔州治。顏師古曰被猶帶也。馬邑今朔平府朔州治。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

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

集解

又音莫報反。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

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

信傳云：上賜信書

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脫所以責於君王。

信恐誅，因與匈奴約，

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

鞮，斬其將王喜。正。鞮，潞州縣。今沁州北四十里。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

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

信及冒頓謀攻漢。

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陳仁錫曰：與字衍文。愚

按高紀亦無與字。周壽昌曰：曼丘，姓。臣名，兩人皆白土賈人，見陳豨傳。

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

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

廣武，故城在代州廳門縣界也。

漢大破

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

正議離石。石州縣。考證各本復上有後字。漢傳無王念孫曰。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不

當有後字。

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

正議鴈門郡樓煩縣。今代州崞縣東北。

漢令車騎

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議今媯

州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

上谷則去平城遠矣。

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

城。

正議朔州定襄縣是也。考證平城。雁門縣。今大同府大同縣東。

上出白登。

正議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勃之高。地若丘

陵也。梁正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

氏。

正議闕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

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

居。且兩主不相戾。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

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

集解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考論胡者，猶言胡人也。孫子攻篇云：夫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兵之全，與此正同。言胡人，不欲損傷卒伍，故強弩外嚮，不敢迫之。沈欽韓云：全兵，謂短兵自衛者，故可以弩破圍。周壽昌云：言胡全用銳利之兵，以殺敵如刀矛戈戟，皆是無楯鎧之類，以禦弩弓也。皆未得。

請令彊弩傳兩矢外嚮。考論傅音附。考論顏師古曰：每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爲匈奴將兵往來

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考論事見

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考論蘇林曰：參合，代地也。考論今大

同府陽高縣東北漢使柴將軍擊之。考論鄧展曰：柴奇也。考論應劭云：柴武，鄧展

將爲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考論漢書，上復字作後。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考證：楓，三本及作反，漢書無及字。今反為寇將兵，

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集解：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

所以償於吳也。索隱：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仆也。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

間，且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

勢不可耳。索隱：痿，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為疏。張揖云，痿不能起，哀帝紀云，帝即位痿痺是也。遂戰，柴將軍屠參

合，斬韓王信。考證：梁玉繩曰，斬信者，樊噲傳云，所將卒，匈奴傳是噲，與此異。漢書高紀，信傳是柴，而噲與匈奴傳同，史未知孰是。信之

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積當。集解：漢書音義曰，縣名。

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韋昭曰，在匈奴地，考證：楓，三本，太子下有赤字，顏當城，韋說是。

年積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積當爲弓高侯。地理志、河

地理志、屬河間、漢書功臣表、屬營陵、嬰爲襄城侯。案、服

魏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集解、徐廣曰、諡曰壯、

吳王濞傳、見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廣曰、表云、

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梁玉繩曰、案史、漢表、積當孽孫韓嫣貴

幸。名富顯於當世。集解、漢書音義曰、嫣音郿、積當孽孫韓嫣貴

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侯、坐事失侯、後復爲案道侯、卒、猶終

也、竟也、梁氏志疑云、當作今失之。子代。歲餘坐法死。侯、名長君、後歲餘、說孫曾、拜

爲龍額侯。廣曰、長君之子、案博物志、字季君也、續說後。格反、又作雒

音洛、龍雒縣名、額侯以耐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額侯。漢

乃後人所續當刪之且續于侯表者并其名字兄弟而誤之續于列傳者亦既誤以會為說孫又誤其坐罪復封之歲蓋說子興以征和二年代四

年坐視祖斬後元元年與弟曾紹封也集解正義竝誤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

俱學書又相愛也

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

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大尉常從

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

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

秦咸

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

考論楓，三本以作已。

迺使盧綰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

考論李奇曰：共敖子。

七月還，從擊燕

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

王盧綰，為羣臣缺望。

集解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怨。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服虔音決，缺望猶怨。

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考論姚鼎曰：缺，即缺字之異體。缺少之意。中井積德曰：不滿之意。

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

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

「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

考論楓，三本可下有立

為二字，愚按從楓，三本王燕當作燕王。

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

考論漢五

年三字衍文。梁玉繩曰：八月後九月之誤。

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

代地。

考論豨反，在十年九月。

高祖如邯鄲擊豨兵。

考論楓，三本祖下有怒字。豨下無兵字。

燕王

綰亦擊其東北。

考證胡三省曰：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

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

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考證凌稚隆曰：伏後降

者言張勝在匈奴為燕使案。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

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

公等亦且為虜矣。

考證楓，三本毛本，已盡上重豨等二字，與漢書合。今從之。陳仁錫引洞本，亦重二字，各本脫。

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

考證漢書和上有連字。

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

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

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

迺詐論它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閒。

考證楓，三本，人下有以字，與漢書合。

而陰

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

集韻晉灼曰使陳豨久疑

術。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

考韻楓，三本，豨上有陳字。

漢使樊

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

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

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

考韻楓，三本，問下有其字與漢書合。

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

考韻楓，三本，長沙下有王字。

往年

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

考韻楓，漢書刪春秋二字，謀彭越在三月。

今上病，屬

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考韻楓，徐孚遠曰：迎

燕王者辟陽侯，故愈疑呂后之謀。

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

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

奴、爲燕使。考證張文虎曰降者二字疑複衍樹三本燕下有王字漢書無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

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

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

奴以爲東胡盧王。考證顧炎武曰封之爲東胡王也其姓盧故稱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

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

病不能見舍燕邸。考證顏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爲欲置酒見之

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

以東胡王降。集解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正義他徒何反考證梁玉繩曰中六年當作中五年愚按漢書他之作他人譌

封爲亞谷侯。集解徐廣曰亞一作惡正義漢表在河內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

以得從。索隱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考證陳仁錫曰不知始所

以得從此史家缺疑例也。梁玉繩曰：案功臣表，豨以前元年從起，何云不知始所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

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集解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胸至霸上為侯。

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滅荼，封豨為陽夏侯。考證錢大昕曰：功臣表高祖六年正月，豨之元年也。又云：已破滅荼為陽夏侯，則豨之侯在平城前矣。以趙相

國將、監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考證程一枝曰：代下邊字衍，愚按淮陰侯傳，豨為代相國，監邊高祖十年紀九月代相

陳豨反，上曰：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以相國守代，此豨為代相國也。趙當作代。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

交，皆出客下。正義言屈己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考證豨還之代，周

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

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考證三

本，不下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二人，及高祖十

年七月，太上皇崩。

考證陳仁錫曰：及高祖三字，衍，愚按各本十年，詔七年，今從楓三本。

使人召豨，豨稱

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

考證楓三本，宋本，中統

舊刻，毛本，吳校，金板，作代王，它本，譌大王。

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

赦之。

考證漢書刪皆赦之三字。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

鄲，知其無能為也。

考證楓三本，知上有吾字，高紀作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為是，說在高紀。

趙相奏斬常

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

考證漢高紀，趙相下補周昌二字，顏師

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

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

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

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

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

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張文虎曰：集解飛羽檄之意也。當作取飛檄之意也。今唯獨邯鄲中兵耳。高紀：今下

有計字。吾胡愛四千戶，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戶下不字，非是。

本補漢書漢紀，以上有不字與楓三本異。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

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

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

梁玉繩曰：史證謂王黃二字衍是也。下云：生得王黃樊噲傳云：虜王黃則非斬矣。破豨將張春於聊城，斬首萬餘。

博州縣。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

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王念孫曰：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者謂宥。

之也若不罵者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

考論楓三本，臣下有等字，中并積德曰之字，難讀恐有誤。

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

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恆為

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

集解：徐廣曰：十一年正月，正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

高

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正議：蔚州是。考論：高祖二字衍。楓三本，豨上有陳字。

高絕靈丘作當城。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

力成功。

考論：顏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楓三本，微作激。

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

考論：楓三本，列作裂與漢書合。

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

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

公子。

考 魏宛胸屬濟陰、濟陰梁地，故史公稱為梁人。魏公子信陵君無知。

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

士，名聲過實。

考 魏楓三本，及下有為字。

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

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考 魏楓三本，本執作熟。

案 魏述贊韓襄遺孳，始從漢中，割符南面，徙邑北通，璜當歸國，龍頷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考證 史公自序云諸侯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王鳴盛曰諸王稱王者多矣皆見田儋傳中以儋實首事聊以為標目耳唐

頃之曰文一串似世家體愚按以事論之當列張耳陳餘傳前

田儋者狄人也。

集解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和帝改千乘為樂安郡考證狄縣名

故

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集解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遜為王榮并王三齊考證豪下楓三本有族字漢傳有榮字

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

廷欲調殺奴。

集解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而以誦也正義詳偽羊為二音考證詳伴同正義本為作偽偽為通非詐

偽之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

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集解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

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

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考證姚範曰魏谷所都之臨濟當屬魏地如解為齊州之臨濟則不得云東走東阿愚按說見魏豹傳

魏

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儻將兵救魏。

魏國 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

大破齊魏軍，殺田儻於臨濟下。

魏國 三、宋、中統、毛本齊魏作齊楚

儻弟田榮收

儻餘兵，東走東阿。

魏國 三、中統、游、毛本走上東字

齊人聞王田儻死，迺立故

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

魏國 徐孚遠曰假為王建弟於次應立故田儻敗而齊人立之

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

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

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

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畱不敢歸。

魏國 漢書救上無求字

此 田榮乃立田儻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

魏國 徐廣曰二年八月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

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

考證徐孚遠曰：齊方初立田市，恐田假尚存，民有異望，故也。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正義市，如市沽貿易。

紀以為項梁語是也。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

集解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蝮音芳，伏反，螫音臚。又音釋。正義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

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晉步歷反。考證漢書：齊下補王字，楓三本。蝮下有蛇字，中井積德曰：斬者，斷也，非割肉之謂。唐詩云：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虺，異非一物，張

文虎曰：正義一。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

殺？集解文穎曰：言將以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正義蝮蛇之喻，言蝮蛇螫人，則雖手足斬之，為去其害也。今田氏等於楚、趙，其害甚於斬手足，何不

殺之乎？考證文穎說是，直特通，但也。柯維騏曰：言田假、田角，亦似蝮蛇之毒，將害于身，不獨手足之憂。漢書削去直字，謬矣。且秦復得志於

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集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齟音紘，齬音齒。按：秦重得志，

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言死也考諡中井積德曰法不必言側齒漢書用上首字顏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愚按墳墓祖先塋

城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

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

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

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考諡顏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齊將田都從共救

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考諡顏師古從下有兵字故齊王建孫

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

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考諡顏師古立上有亦字田榮以負項梁不肯

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考諡顏師古三本趙上有救字漢傳楚譌作漢趙將陳餘亦

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

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漢傳無令字市之左右曰項

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

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王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

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三年正月項王遂燒夷齊

州也。項王項羽立田假為齊王，田橫反城陽，擊假走楚，楚殺之。此缺誤。項王項王遂燒夷齊

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

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

顧炎武曰：城陽，正義以為濮州雷澤縣，非也。漢書城陽國治莒，史記呂后紀言齊王乃上城陽之郡。孝文紀言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濰水。

上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淳耀曰楚

漢之際六國蜂起自立惟田氏最與楚對敵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為章邯所殺

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將蟲出矣及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梁使趣齊王建弟也齊人以儋死

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并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

五諸侯共乘閒東向矣榮之舉事非以為漢而實陰為漢用也吾故曰田氏最與楚對敵

項王不王田榮陳餘失計之甚者敗因實在此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豈亦以釋

酒之義並古釋字考張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

收齊城邑。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

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

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

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酈，徐廣曰：高密，作假。相橫走博陽。酈，漢傳：博陽作博王。將軍田既先謙曰：博陽，即博縣，非汝南博陽也。守相田光走城陽。顏師古曰：守相者，言為相而專主居守之事。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龍，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晉灼曰：贏，泰山贏縣也。漢書：贏作贏。在兖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

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集解徐廣曰二月

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

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集解韋昭曰海中

山曰島。正義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考李笠曰入海居島蓋泛指東海中島羣說是。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

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

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

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

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考酈三本商下無曰字。漢書有。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

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

考 顏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者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衆哉。愚按。劉說是。

田橫迺與

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集解 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中井積德曰。乘傳。乘於傳車也。

未至三

十里。至尸鄉廢置。

集解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墳曰廢置。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正義 老子

云。貴以賤為本。侯王自稱謂孤。寡不殺。謙稱也。

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

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竝肩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

考 中井積德曰。上我字疑衍。

且陞

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

考 漢書無今字。此疑衍。

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

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正議 奉音捧高帝曰：

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

流涕。考 王鳴盛曰：高帝召田橫，恐其為亂，非真欲赦之，橫自知不免，來而自殺，高帝為流涕，葬以王禮，高帝慣有此一副急淚藉以欺人，屢矣，不獨於田橫為然，心

實幸其死，非真惜而哀之也。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

田橫。正議 齊田橫，葬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雍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雍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

曲，雍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俗呼為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笏孔，皆自剄，下

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考 三本賢下 有者字與漢書合吾

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

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集解 韓信

田橫考證趙翼曰蒯通事與田儋何涉而贊及之疑後人竄入愚按此言說韓信使襲齊也故但言亂齊也

蒯通者善為長短說

考證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

論戰國之權變為八

十一首

考證漢書曰號為儋永永一作求

考證梁氏志疑曰翁孝廉云漢書通傳言八十一首號儋永攷藝文志無儋永而有蒯子五篇未知此八十一首否史公述戰國時事與策不同者五豈取于儋永乎今不可攷矣

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

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

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考證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

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考證顧炎武曰謂以橫兄弟之賢而不能存齊愚按索隱憤憤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考證史公自序云、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喻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
列傳第三十五、陳仁錫曰、樊鄴戰功多、滕灌次之、四人同傳、而敘事各不同、茅坤曰、太

史公詳次樊鄴滕灌戰功大略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竝從未嘗專將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却敵曰陷陳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威此以各書其戰陣之績有不可紊亂所授也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正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噲音快又吉外反沛徐州縣。以屠狗爲事。

正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考孟壽昌曰禮記士無故不殺犬豕又以其乘壺酒東脩一犬月令天子以犬嘗麻以犬嘗稻續志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知古者食犬與羊豕同漢猶然也玩注是以其時食狗爲異知唐以來不復以犬充膳矣。

與高祖俱隱。考漢書云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考漢書

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凌稚隆曰以下凡用十五從字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

方與。正議房預二音。考唐順之曰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案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泗水監名平。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

西。案謂破其守於薛縣之泗水守名壯。與司馬巨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

賜爵
張晏曰秦司馬
秦將章邯司馬尼碭宋州縣也
考證張文虎曰司馬巨宋本巨舊刻毛本譌尼餘本譌尼愚按楓三本作巨巨讀與夷同

國大夫
也
正議爵第六級也
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
集解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

復常從攻城陽
集解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
先

登下戶牖
正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
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閒爵
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閒爵
集解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閒或作聞呂氏春秋曰

閒音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曰或作上聞又引呂氏春秋當證上閒閒音中閒之閒
梁玉繩曰索隱本作上聞與漢書同各本譌閒字故如淳注引呂覽下賢篇天子

賞魏文侯以上閒爵為證史注多譌字漢書注不譌沈欽韓曰喻為沛公私將此上聞爵
上達懷王也中井積德曰上閒爵在五大夫之下非可以賞諸侯者呂氏春秋恐難據作

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

賜爵五大夫
正議成武曹州縣
從擊秦軍出亳南
案亳湯

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也。正河閒守軍於杠里破之。杠里地

名近城陽。考全祖望曰秦郡無河閒卽令有之河閒時已屬趙項章鉅鹿之軍隔于

其間不得至中原也杠里一見於高紀再見於是傳其地在梁周之間非河閒之所部或

是三川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正開封汴州縣。考從攻破楊

熊軍於曲遇。正音曲顯二音邑名也。正曲丘攻宛陵。正地理志

屬河南。正宛陵故城在鄉州新鄉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

號賢成君。集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爲號也

乃有封爵也。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徐廣曰賜爵有執圭執帛又有爵封而

加美號又小顏云楚漢之際權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

制於義從攻長社轅轅。正許州理縣也轅轅絕河津。正古平陰

北五十東攻秦軍於尸南。正在攻秦軍於犇。正在汝州

里也。正假師南。

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鄧以卻敵，斬首二

十四級，捕虜四十人。正議鄧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里。考漢書二十四級作十四級。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符名也。瓚曰：增封也。張晏云：益祿也。臣瓚以為增封義亦近是。而如淳曰：正符名，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考重封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

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

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

殺沛公。中酒，酒酣也。張晏曰：中酒，酒酣也。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

肩蔽之。王念孫曰：肩當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項羽紀云：常以身翼蔽沛公。張文虎曰：中統舊刻游本無之字。有沛公二字。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

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漢書音義曰：撞，音撞。直，江反。徐廣曰：一本

立帳下，瞋目而視。

皆皆血出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

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

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霸上。以待大王。

時羽未為王。史追書。張照曰。按此等稱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父謂項莊。君王為人。不忍。可見時羽

雖未為王。然已擅命立雍王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

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

至此為絕句。紀實反。

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

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

漢書樊上無與字。此疑衍。四人樊噲斬彘。夏侯嬰紀成。

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

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

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譙音誚。責也。或才笑反。或亦作譙。譙音祈。

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考證漢書：明日作後漢王賜噲爵爲

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桂陽臨武縣，考證錢大昕曰：戰國之際，趙有臨武君

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集徐廣曰：隴西有西縣

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上雍，於

句上。到從攻雍，**叢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集音胎，案雍即

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

封今之武功故櫟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考證張

照曰：按高祖紀明云：雍王弟平索隱：字疑弟之誤。

敘事，中插議論。陳仁錫曰：子長一手作項羽本紀，與樊噲傳兩處俱

敘噲入鴻門事，紀則豐贖傳則簡。至俱如畫筆，學者於此中可窺作文關係。

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

考 遷，楓三本，遷下有為字，與漢書合。王

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

從擊秦軍騎壞東。

武功縣東南二十里。考 齊召南曰：曹

參傳云：取壞鄉擊三秦軍壞東，然則壞是鄉名。壞東壞鄉之東也。王先謙曰：秦三秦省文。

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

槐里、柳中、咸陽。

長安西也。柳中，即細柳，地在郿岐州縣。

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

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按文云：攻趙賁，下郿，槐

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至櫟陽。雍州

縣。賜食邑杜之樊鄉。

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

本之。從攻項籍，屠賁棗。

棗，地理志：無棗棗，晉說是功臣表有棗棗侯。云清河有棗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棗棗，合在河

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案其時項羽未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棗棗非矣。

考 案其時項羽未渡河北，棗棗地理志無也。清河有棗棗城，功臣表有棗棗侯，楓三

本引索隱明矣。下有但未詳其處耳。六字亦與單本異。

擊破王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

鄒、兖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兖州曲阜縣。瑕丘，兖州縣，在徐州滕縣界。

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此傳俱在外黃，與參傳微異，服虔云皆漢將。

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

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

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

以將軍守

廣武。

顏師古曰：即滎陽之廣武。

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

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

夏，音假，陳州太康縣。周殷是時守九江，已以軍降漢，會擊夏陽。

則是別一人矣。項氏諸將尚有周蘭。

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

陳，陳州。胡陵，在兖州南。

項籍

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

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

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

食下有邑字。

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

自霍人以往

正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

也。至雲中。

正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

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

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

集解徐廣曰：曼一作密字。正議

襄國，邢州城。柏人，邢州縣。

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

集解張晏曰：殘有

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賊義謂之殘。王先謙曰：以其卒罵高祖也。見高紀。

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

尹潘軍於無終，廣昌。

正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集解張文虎曰：綦毋卬，毛詭卬中統游，王柯詭卬。

破豨別

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

信。

正議參合在朔州定襄縣界。考證洪頤煊曰：漢書高帝紀十一年，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韓王信傳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斬之。柴將

軍屠參合，斬信。是時柴將軍屬樊噲所將卒，即武也。

破豨胡騎橫谷。

正議谷，音欲蓋在代。

斬將軍趙旣，虜

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

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

正論解頤人姓名。考楓三本，王黃上軍字，惠按太卜將軍名，漢書太卜作大將。

大將下又增一人二字恐非。

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

薊南。

梁隱抵音丁，證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考周勃世家得綰大將抵，丞相假則抵，大將名抵，上疑奪假大將三字。

定燕地。凡

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

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考沈家本曰：按通計實百八十九級，內二十四級依漢書作十四級，則百七十九級。

虜二

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

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考楓三本，破軍七作破軍十，漢

書八十八人作八十七人，十二人作十三人，十一人作十二人，功臣表五千四百戶作五千戶。

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

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

考徐學遠曰：此

段在擊燕以前，蓋追敘也。

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

莫敢入十餘日。考周勃灌嬰。議絳灌。議噲乃排闥直入。議宮中小門。議大臣隨之。

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

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

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考也。王先謙曰。絕。長訣也。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考張文虎曰。侃侃數言。深切簡括。得大臣之體。不謂出之於噲也。案噲入關諫沛公

出舍至鴻門說項羽直辭壯足折羽之氣此其人不必高帝笑而起。其後盧

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

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

意之屬。考顏師古曰。惡謂毀謗。

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

后釋噲使復爵邑。釋漢書使作得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

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

之。考釋漢書高后上有噲字非是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

音須眷二音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

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

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

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

奪侯爲庶人。國除。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爲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興若此云是他廣能存故家遺乘亦佳公子也徐孚遠曰太史公與他廣善故言其失侯爲怨家所告傳疑也楓三本引索隱二年下有繼絕世三字

鄺商者高陽人。

鄺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曲周故城在洛州曲周西南十五里鄺商雍州西南聚邑人也

陳勝起

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

有人字與漢書合

沛公略地至

陳留六月餘。

陳留用鄺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

其弟商使從沛公也事與鄺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

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從高祖也

商以將卒四千人

屬沛公於岐。

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留之界高紀云鄺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鄺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

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言其弟鄺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下有

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王先謙曰初次賞功即賜爵封信與靳歙同

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

漢書無沛公二字

從攻下宛穰定

十七縣。

有破字十七作七十

別將攻旬闕定漢中。

漢中旬陽縣音詢

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考**漢書定上有西字。王先謙曰：別將有二義。一、小將別在他所。高紀：項梁盡召別將，是一別領一軍為將。此傳是與周樊灌靳等傳單

言別者。義同。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考**玉繩曰：案

劉奉世云：商先封信成君，君當作侯，是也。徐孚遠云：再言衍文。義門讀書記云：復云賜爵

信成君，當即樊噲傳所謂賜重封，並非。王先謙曰：漢初先賜名號，侯如樊噲、臨武、傅寬、通

德之類甚多，信成乃名號。後賜爵列侯，則實封。耳灌嬰傳由昌文君賜號昌文侯，即其例也。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

北地上郡。**考**北地、寧州上郡、鄜州。**破雍將軍焉氏**。**考**音支。然反。下音支。縣名，屬安定。漢

書云：破章邯別將焉氏。各本及漢書作焉氏。今從案。隱單本：樹三本。周類軍，柁邑。**考**柁邑在

地理志：屬右扶風。柁音苟。蘇駟軍於泥陽。**考**龍馬也。徐廣曰：駟一作駟。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

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

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考**漢書無於字，中井積德曰：據文例於字衍。蘇頌人名，何須別

解。凌稚隆曰：按此傳以字起頭，懸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節相承，與他傳體格不同。賜食邑武成六千戶。**考**華州鄭縣東

十三里。漢書作武城。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

戰疾鬪。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

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

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集解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關案漢書音義曰：地

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龍脫即龍兌也。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

州易縣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

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號曰涿侯。

戶上有郡字與漢書合，中并積德曰初食六千戶，又益四千戶，合為一萬戶，至此無減半之理，蓋前文有錯謬耳。下文當併案或喪亂之後，民物凋弊，戶數有不中實者，又土地自

有沃瘠，戶數多少不足為損益也。下傳倣此。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趙相國是實任右丞相猶虛稱也。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

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

考 顏師古曰守相謂為相居守者。梁玉繩曰案絳侯世家為周勃得程縱。

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

歲。

考 楓三本為作將與漢書合王先謙曰公卿表商為衛尉即此事。

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

考 梁玉繩曰案漢書七月作十月是豨豨以十年九月反不得言七月矣。

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

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

集解 徐廣曰拒一作和。顏謂拒方陳拒音矩。音巨又音矩。裴駰云拒方陣鄒氏

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前垣也李奇以為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

更食曲周五千

一百戶除前所食。

考 張照曰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

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

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

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

集解 文穎曰不能治官事。

治下有

事字。其子寄字況。

集解 鄒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

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

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

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索隱給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

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

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集解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

推呂祿以安社稷諡存君親可也寄謂蘇軾曰當是時寄不孝景前三年吳

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考證七國以正月反三月滅趙雖

後下不能相距十月之久也漢書得俞侯爰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

趙。王自殺。除國。集解俞音舒爾俞音歛縣名又音輪在河東考證徐孚

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刪截舊文未淨者愚按漢書易乃

以下下十一字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集解蘇林

以迺滅趙三字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續酈氏

太后母城兒也考證楓三本君下有姊字與漢書合據外戚世家武帝即位尊景帝

王太后母城兒為平原君此景帝中二年尚無平原君尊號追記隨後稱耳

後。傳靖侯漢書無諡。正議繆地未詳。考繆三本繆下有靖字。繆靖侯卒。

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集解徐廣曰世一作他。考張照曰功臣表無世

字遂字漢。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考張照曰功臣表云坐祝詛誅

和四年事梁玉繩曰七字後人妄增。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正議汝陰

為沛廩司御。案楚漢春秋云滕公者御。考案隱依單本楓三本。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

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

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集解韋昭曰告白也。自高祖傷人。考中井積德曰戲蓋相撲之類非徒戲嫚也。按

告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集解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考重猶難也。告故不

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因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考中井積德曰言元來無傷人之事也

嬰證之。後獄覆。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

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正議為于僞反使所吏反 上降沛一

日。正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正議凌稚隆曰。一日二字未詳。或以高祖書帛射城中。一日而開門出降也。 高祖為沛公。賜嬰

爵七大夫。以為太僕。考陳仁錫曰。滕公傳以太僕二字為主。凡四為太僕。僕事種種戰功。自始至終。不離太僕。此子長作文用奇處。漢書制常奉車者三。削以太僕者三。削以兵車者一。難與魏文章之與矣。 從攻胡陵。嬰與

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正議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 賜嬰爵五

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

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

軍開封。楊熊軍曲遇。考漢書楊作揚 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五十人得印一匱。

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

因復常奉車。從擊秦

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案徐廣曰：今也。案鄧展曰：今

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滕，卽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考證中井積德曰：爵封之號不傳也。與滕公自別。愚按漢書滕公作滕令，楚人

稱今爲公，說已見前。

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

案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

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爲漢王。

考證楓三

本滅秦上有咸陽二字。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

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

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弃之。

案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蹶音撥。考證王先謙曰：以足蹶兩兒使下也。

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

樹乃馳。

案解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固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

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蘇林與晉灼皆言南方及京師謂抱兒爲擁樹，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疎也。項羽紀云：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乘之於是，遂得脫。漢書常收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作常收載行，面雍樹，顏師古曰：面，借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而背已，而抱持之，以馳。雍，讀曰攢，沈欽韓曰：方言，樹植立也。中井積德曰：雍，蓋地名，初倉皇奔逃，莫適往望，雍之樹色，乃馳而趨之也。灌嬰傳云：漢王遁而西還，軍於雍丘，然則所謂雍，指雍丘邪？愚按：而雍樹三字，李光地、洪頤煊諸人亦有別解，皆未得中說較長。

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

振，賜嬰食祈陽。

集解：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漢書食下有邑字。梁玉繩曰：徐廣祈作沂是也。漢書水經

注六：竝作沂。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索隱：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

擊代，至武泉雲中。

索隱：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

益食千戶，因從擊

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考闕固讀爲故，顏師古曰：故示閒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楓三本作因，亦通。益食嬰細陽千戶。考細陽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考陳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王文彬曰：嬰攻戰時所奪之邑，卽以賜之也。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考汝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考漢書無縣字，顏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

甲第當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

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平侯與居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

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案姚

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葬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乃葬 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

尚平陽公主景帝女平陽公主本陽信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錢大昕曰漢

其外家皆非孫氏此夏侯頗所尚之平陽公主蓋別一人愚按事在元鼎以前則非元帝女則明矣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

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今陳州

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睢陽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

及秦軍於杠里，疾鬪，賜爵七大夫。

鬪，音通，三本及下有擊字，凌雅降曰：此下凡用十五從字，又曰按此傳

以疾鬪，疾力，疾戰，所將卒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目，然亦有從字法，以字法，又以嬰名冠于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從攻秦軍，毫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

集，音服，虔曰：疾攻之，李笠曰：疾，謂急劇也，疾力，並形容戰字。

賜爵執帛，號宣

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

陽，守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

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亦稱宜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

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據高紀，襲雍王章邯，在八月，灌非中謁者，當在其前十字，疑

有誤，漢書同。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

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

定陶南，疾戰破之。項他，蓋魏人，楓三本定陶上有走字。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

食杜平鄉。

爾雅謂食杜縣之平鄉。考證漢書同。李慈銘曰：食杜平鄉四字衍。王先謙曰：諸傳賜名號侯，無即賜食邑者。

復以中

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

考證至上海、楓三本。有西字。漢書有北字。

項羽擊大破漢王。

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

集解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

反，從擊破之。攻下黃。

正義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楓三本。黃上有外字，與漢書合。

西收兵軍

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

考證漢書無車字，此疑

衍。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

騎將。

集解徐廣曰：重泉屬馮翊。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重泉故城在同州。

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見功臣表。李必後封戚侯。見功臣表。李必。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

集解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傅相也。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

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考證凌稚隆曰、以上竝從功以下

將纒獨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考證稚隆曰六

用受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

各一人。集解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集解徐廣

案武柘縣令也、柘縣屬陳、正義柘屬淮陽國、案滑州昨城、本南燕國也、考證王先謙曰、曹參樊噲斬欽傳及本傳上文不言王武是柘公自別一人非即王武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集解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

名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射士稱樓煩、集解連尹一人、集解張晏曰、大夫、楚官、案取胡名也、非取縣名、樓煩解在項羽紀、蘇林曰楚官也、案左傳、莫敖、連尹

宮殿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

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

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考證御史大夫假官、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考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王先謙曰前是衍文

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

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

贏博破其騎。考贏博二縣名楓三本破上有擊字與漢書合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

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

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旋於高密。考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

未知孰是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張文虎曰中統游本吳校金板有旋字宋本王柯凌毛本無索隱本旋作族無於字愚按楓三本班馬異同亦有旋字梁玉繩曰考

曹相國世家作上假密田儉傳作高密漢書皆與史不異惟此有真假之分疑是一地二名卒斬龍且集文穎曰所將卒生得

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考師古曰亞

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

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考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一

人。攻博陽。考博陽當作博陽。梁玉繩曰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音秋慮音

取又音趣僮徐是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項羽使項聲薛公。鄰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

擊破項聲。鄰公下邳。正議斬薛公。下下邳。漢書作

擊破楚騎於平陽。正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

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考洪頤煊曰地理

志東郡有陽平而無平陽。山陽郡南平陽與下邳彭城近。遂降彭城虜柱國項

佗。考梁玉繩曰案彭城項王所都若降彭城則破其軍也。降雷薛沛鄼蕭相

攻苦譙。正議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考梁玉繩曰高密已生

乎。與漢王會頤鄉。徐廣云苦縣有頤鄉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

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

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五里。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東城今鳳陽定遠縣。所將卒五人，

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

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得吳守。如淳曰：雄長之長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非也。

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齊召南曰：按後儒以會稽至東漢順帝分，遂疑二史此文為譌然，亦安知楚漢之際不嘗分為二郡，而後復合乎？下文又曰：遂定吳豫章會稽

郡，則尤明矣。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

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

戶號曰穎陰侯。

釋名中井積德曰杜平之外益邑兩同合五千五百矣至此乃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蓋不除前所食耳

以車騎

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

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

正義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考

復從擊

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

集解服虔曰胡名也考

梁書諸夷傳白題國其先匈奴之別種胡今在滑國東按裴子野即援此傳為證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磬石。

集解服虔音沙劉氏音千臥反

至平城為胡所圍從

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

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集解文穎曰特一之特也考周壽昌曰特將楚漢間所置將名功臣表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

起宛狗是也韓信傳亦有特將似皆其所裨將

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集解盧奴

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

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

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

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案漢書作肥誅。肥誅音誅。嬰身生

得左司馬一人。陳仁錫曰：嬰字衍文。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

戶。除前所食邑。中井積德曰：杜平之外。益邑三回。合八千戶矣。今乃減為五千戶。說見于鄴商傳。凡從得二千

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

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

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

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長安下有欲字。與漢書合。中井積德曰：祿為上將軍。在高后之時。非自置。漢書刪此文為

是。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三本。入下有闕字。上

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考證楓三本，不重將字與漢書合。

從。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

氏事。正議風方風反。風讀曰調。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

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考證漢書

文紀千斤作二千斤。王鳴盛曰：諸呂之平，灌嬰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軍，軍北軍，呂產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而誅諸呂者，

陳平周勃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奸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安，見不可撲滅者，乃聽張辟疆狂豎之言，請拜產祿爲將，兵居南北軍，高后欲王

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平勃也。幸而產祿本庸材，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間，而亂卒平，功盡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

與齊連和之時，嬰之遠慮，有過人者。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琅邪王兵，并將而西也。此時呂祿獨使嬰擊之，嬰高帝宿將，諸呂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嬰

平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始得此於祿，既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亂謀急矣，願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與敵連和以觀變，恐

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故猶豫未忍決。於是平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權而誅之。然則平勃之功，嬰有以助之也。然嬰不以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乃案兵無動者。蓋太尉入北軍，呂祿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耳。若嬰合齊兵而歸，遽以討呂氏為名，則呂氏亂謀發之必驟，將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必將脅平勃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不戢千萬之命不止。此又嬰計之得也。

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

考梁玉繩曰：史漢本紀皆云匈奴寇北地，名臣表匈奴

奴傳作上郡，蓋二郡相接騷動，故此竝言之也。而漢書無郡字，以上稱文帝，連下為句，謂上令灌嬰擊之，亦通。

令丞相嬰將騎八萬

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

考梁玉繩曰：阿乃何之譌，功臣表灌夫傳及漢書鼂錯傳，竝作

何。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

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

考史漢表：彊在位十三年，絕一歲，賢以元光二年封。

八歲，坐行昧有罪，國除。

考梁玉繩曰：史漢表：賢在位四年，張照曰：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索隱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訖。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悉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考三本爲下有余字。西上受封南面。鄼況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樊鄼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六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考證史公自序云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陳仁錫曰張丞相傳以御史大夫一官聯絡諸人首敘張蒼為御史大夫中

敘周苛周昌趙堯任敖曹窋相繼為御史大夫。未又敘張蒼為御史大夫。此一篇首尾法也。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案縣名屬陳留。鄭州陽武縣也。

好書律曆。秦時為

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

案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謂書事在版上者也。

方文書。案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為周柱下史。今若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如淳以為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方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為四方文書是也。方板之書非四方文書。王觀國云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版。有方有牘。有札有契。有板蓋簡策版皆以竹為之。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方牘。契板皆以木為之。

法當斬。解衣伏質。

案小顏云質榘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

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

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

案三本。王下有從字。

陳餘擊走常山王張

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

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

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

戶。遷爲計相。漢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考顏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沈家本曰：表千三百戶。一月，更以

列侯爲主計，四歲。漢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

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

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考諡楓，三本史上。有御字與漢書合。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

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考諡按高帝紀：淮南王黥布反於十一年七月，

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考諡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自高祖十二年至高后八年，計十六年，四字疑誤。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

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考周昌

周苛作周苛與昌沛公以周昌為職志。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

反。周苛為客。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

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錢大昭曰：公卿表苛自內史遷則苛為內史。漢王四

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

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

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考楓三本亭作烹。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

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

侯。楓三本不重封字。漢書無封周昌三字。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

集解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
國除考張文彪曰集解九年各本譌元年今從毛本

昌為人彊力敢直

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

集解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正義燕者

安問之名

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

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

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

能得上以畱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

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

集解昌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

也期猶必也重言吃者之常
盛怒之時特然楓三本知上有心字

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其廂聽

集解韋昭曰殿東堂也小

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集解漢書廂作箱

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鉅依反幾。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

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與縣名。公其號。璜

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

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曰。異。優待也。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

吏耳。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

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

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本無邪字。高祖曰。然。吾私憂

之。不知所出。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

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有者字。與漢書合。高祖曰。然。

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與漢書合。

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考張文虎曰。各本。人下衍有字。今刪。讀書雜誌云。御覽職官部引無。漢書作其人。堅忍。仇直亦無有字。

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

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正桓譚新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爲妃。令戚夫人善事

也。考固必也。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按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爲左猶下也。蔡

不得下仕於諸侯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爲左遷。他皆類此。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考三本。趙下有王字。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

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考易改也。無以改易於堯也。遂拜趙堯爲御史大

夫。

【集解】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

有功。封爲江邑侯。

【集解】徐廣曰十一年。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

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

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

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

【考證】楓三本。昌上有周字。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

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集解】徐廣曰。謚悼也。按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傅子至

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

後五歲。

【正議】高后之年。【考證】沈家本曰。高后五歲承上三歲而死。當高后元年。

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

罪。

【集解】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正議】畫音獲。謂計策。【考證】王先謙曰。據表云。免官。

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

夫。任敖者故沛獄史。高祖嘗辟吏。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

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

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

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為御史

大夫。三歲免。罷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

據漢書為說而誤云二年裴駘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

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

不考乃云徐誤何其武過也，李笠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

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漢書作與大臣共誅諸呂，坐事免

葬後窟行御史大夫事，郎中令賈壽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相國呂產，窋以其

語馳告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則密固非不與大臣共謀誅諸呂者也，史文不字當從漢書

刪，但代邸上議羣臣列名，即云御史大夫蓋呂后未崩詔以張蒼代窋，蒼未任事以前，窋尚在高

官故謂之行事參觀紀表可得其實免字屬下句漢書坐事二字當刪歸有光齊召南梁玉繩諸人有說皆未得

以淮南相張蒼為御

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

考 楓三本大夫下有張字

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

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

輿 穎曰緒尋

也或曰緒業也考 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是故後言至于為丞相卒就之又曰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及後蒼為相十五年皆眼目之不可失者李笠曰緒正者謂次序正

業非其義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

弗革

考 漢書因故作故因義長中井積德曰漢初沿秦制只是因循未有所革也何曾有此意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

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

考 姚察云若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鳥為火漢勝火以水也考 五德之辨見秦始皇

紀廿六年

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

樂 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

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考 張文虎曰入今本譌人舊刻作入錢泰吉云倪氏史漢鼻或音必履反謂比方也考 謂以比故取類以定律律與條令也考 比音

異同許氏史漢方駕錄此傳作入。愚按漢書亦作入。漢書注引如淳比謂上有比音比次之比六字。中井積德曰兩律字意不同。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程預及之辭。程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益此之謂順。程灼曰

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王先謙曰高紀所謂張蒼定章程也。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

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

律曆。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考漢藝文志陰陽家云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與傳異。楓三本善作遂漢書作遂。愚按遂字。張

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德王陵救其死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

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歸家。蒼

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

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

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

正義草創始也。以秦水德。漢土勝之。**考證**漢書之曆作時曆。中井積德曰。公孫臣特為妄誕。成紀之龍蓋臣之造言云。又曰。更元年是無稽之甚。永生後王之累。愚按。漢書賈誼傳云。誼以為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尚黃。贊云。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其術既疏矣。誼通儒。亦不能免時俗之見。**張丞相由此自緹**

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集解**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正義**言蒼保舉人。

任而為中候官。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考證**讓責也。蒼為丞相十五歲而免。孝

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侯代。**考證**梁玉繩曰。張蒼之子名奉。諡康。此誤。以康為名。張文虎曰。索

隱本康侯各本誤。倒。侯下疑脫奉字。八年卒。子類代為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顛。音噴。漢書表傳。

竝作類。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案漢書云。傅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

侯代。八年卒。子類代侯。類即毅也。與漢書略同。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

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集解**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

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

嘗孕者不復幸。考 論 楓三本。蒼年百有餘歲而卒。申屠丞相嘉

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集 解 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

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考 論 孟康云：主張強弩，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蹶

強弩張之故曰蹶張，蹶音其月反。漢令有蹶張士百人，是也。考 論 顏師古曰：今之弩以

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蹶者曰蹶張，蹶音厥。中井積德曰：材官者，武卒之總號。蹶

引強等乃其派目，弓曰引強。弩曰蹶張，每郡置之，所以備非常。蓋秦制也。 遷為

隊率。考 論 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

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

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考 論 史漢孝文本紀：二十四人，作三十人。張蒼已為丞

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集 解 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

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

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考 論 竇廣國。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

餘見無可者。

考證顏師古曰：見謂見在之人。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

封為故安侯。

正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考證齊召南曰：漢初丞相俱以功臣已封列侯者為之。嘉本功臣，而由關內侯為相，則

破格之事也。後因丞相封侯，遂起於此。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考證王先謙曰：當與袁盎傳參觀。楓三本，門下有

下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

通家，其寵如是。

考證楓三本，當作常。

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僂，有怠

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

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

正議吾私之，愛幸之，君勿言。

罷朝

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

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

考證第，但也。若，汝也。

通至丞相府，免

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

共吏曰：今便行斬之。明諡今猶卽也。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

使使者持節召通。明諡楓三本無者字。

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

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明諡云卽位二年者，通卽位年數之楓，三本內上有左字。貴

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

自緝，所言不用，疾錯。明諡楓三本自有因字。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墀垣。集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垣音畏，懷之懷，緊。如淳音畏。

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儒之儒乃喚反，章昭音而緣反，又音輒。明諡墀，廟內院外餘地垣墀，外院之牆墀如懸反，又而緣反。

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明諡中井積德曰：此發於丞相忿疾非公義。錯客有語錯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錄至朝丞

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墼垣故他

官居其中。案漢書作元實謂散官也且又

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

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爲節侯。事又子共侯

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徐廣

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

諡竟屬錯誤梁玉繩曰史表及漢書表傳申屠嘉封故安侯傳子蔑孫臾無去病一代漢

表謂共侯在位二十二年乃三十三年之譌謂臾元狩三年嗣乃二年之譌蓋蔑以孝景

也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

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

丞相。集解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合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含諡哀侯。考證漢書合作舍。及今上時

柏至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

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集解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等為丞

相。集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考證楓三毛本高陵作商陵。愚按高陵史惠景問侯表漢景武功臣表作商陵百官表作南陵皆非此及將相表

作高陵。皆以列侯繼嗣。媼媼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集解徐廣曰媼音七角

反一作斷一作墮。集解媼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墮音初角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正義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考證

媼媼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

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集解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頊曆何

哉。考證漢書不遵明作專遵梁玉繩曰此句不可解愚按賈生亦主土德之說上文既注。周昌木彊人也。正義言其質直掘強如

木石

任敖以舊德用。謂傷辱呂后吏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

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索隱述贊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繡秦曆尙行御史
亞相相國阿衡申屠而折周子廷爭其他媿媿無所發明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

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寢郎會太子事上急變

詔太子寃為鴻臚數年代劉屈楚為丞相封富民侯年老上優之朝見乘牛車入宮中號車丞相卒而有韋丞相代。自車

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略漢書則備考梁玉繩曰此下皆後人妄續孝武在位五十四年丞相十二人贊嬰許昌田蚡薛澤公孫弘李蔡莊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整車千秋而公孫賀已上十人見史公本書其所未及者劉田二相爾何云多甚莫錄哉且征和獨非孝武時乎既紀征和以來何以續始于千秋而不

紀劉丞相所紀車千秋韋魏相郗吉黃霸于定國韋玄成匡衡八人中閔闕王詡楊敞蔡義三人何也即所紀八人詞頗簡劣事復舛譌如韋賢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

故不闕為侯矣而此言長子有罪不闕蓋誤以其次子弘為方山也幼趙京兆者司直蕭望之而此以為司直繁君攷公卿表繁延壽後望之幾二十年矣郗吉子顯官太僕

坐奸賊免後復為城門校尉此但言免為庶人而已張廷尉傳安 韋丞相賢者

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

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考論楓三本使至第二子其名玄成。

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

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

玄成。正議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考論慶長本標記引一本玄成時伴

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

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考論岡白駒曰。祠孝

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 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考論地魏丞相

相者。濟陰人也。正議相字弱翁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

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

免罪。

謂奏京兆尹之罪免也。十一字。欠明。當曰丞相奏京兆尹趙君以免罪。岡白駒曰有人告趙廣漢罪。事下丞相御史。丞相奏其罪當免爵

位。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使人上添趙君二字看。楓三本。求上有相字。岡白駒曰。

趙廣漢使人脅魏相。欲以令無窮。正已事。張照曰使中郎將趙奉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

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

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傳婢有過。自絞死。趙聞之。疑夫人妒殺。誣之。丞相

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

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音婆。繁姓也。

趙京兆坐要。君名延壽。見漢書蕭望之傳。楓三本。婢上有傳字。岡白駒曰。屏退也。漢書趙廣漢傳。作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注斥除逐遣之也。

斬。考趙廣漢傳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

事而坐之，大不敬。考張文虎曰：宋本舊刻無長史以下皆坐

死，或下蠶室。考後漢書光武二十八年紀：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注

馮寤音一禁反，漢書司馬遷傳：僕又茸以蠶室注：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

考楓三本而下無魏丞相三字。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

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考視事九歲，葬諡曰憲侯。以御

史大夫邴吉代。考爵元年神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考字少卿以

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

正議以孩童時侍養宣帝，及拒詔使活宣帝之故，後封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

後世稱之。正議漢書吉道上見殺人，不問，見牛喘吐舌，使吏問之，或讓吉，吉曰：民間相傷殺，長安令京兆尹職，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賞罰，宰相不親小

事非所當於道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以暑故喘。此時節失氣，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以吉知大體，故世稱之。

丞相病死。曰定侯。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

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

男有姦賊，免為庶人。

漢書曰：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子昌嗣。

爵關內侯。成帝鴻嘉元年，以吉舊恩，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國絕三十二歲。昌傳子孫，王莽時乃絕。

邴丞相卒。黃丞

相代。

鳳三年。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

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

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

霸字次公，淮陽人。夏人以蒙築役使徒雲陵。

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

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

考證楓三本殺作改，可從。

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

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

正議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

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

正議子賞嗣。

後為列侯。黃丞

相卒。

正議曰定侯。

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

正議人也。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

超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北面備弟子禮。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九年薨。諡安侯。子永嗣。始定國父為縣吏，郡決曹獄平，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謂曰：少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也。

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考證張廷尉蓋釋之，史記釋之傳無補傳，竝無于廷尉語。

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考證光二年。

韋丞相玄成者，即

前韋丞相子也。

正議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歷位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封故國扶陽，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文

彩過之、堯、諡曰恭侯、初賢徒平陵、玄成徒杜陵、父子明經為相、故鄒魯、問云、遺子黃金滿籟、不如一經。

代父。後失列侯。其人

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

史大夫。薛君免。為御史大夫。

廣德也。

于丞相乞骸骨、免

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

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諂巧。

考諡岡白駒曰人以為諂巧

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

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閒美之。豈不命哉。相

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昭三年

丞相匡

衡者、東海人也。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考三條本丞相匡衡作匡丞相衡

好讀書

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

九乃中丙科。

補衡射策甲科不應令為太常掌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也。

其經

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

考沈家

本曰漢書云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與此不同

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

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

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

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

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

歷位御史大夫。建昭中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

百戶。為相七年。以侵封國界免為庶人。終于家。

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豈非遇時而命也哉。

張文虎曰。御覽二百四引命為合。

太史公曰。

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

後人所述也。而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考楓山本劉氏宋本凌本王本毛本無太史公曰四字。索隱本三條本有。深惟士之游

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集解】徐廣曰：微一作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

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集解】高堂隆答魏

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釋】物故，死也。物沒音近，故舊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

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

【考】命字承上文。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正義】鄭弘字神卿，代韋

坐與京房論議免也。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

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七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鄺 生 陸 賈 列 傳 第 三 十 七 考證 高山寺 本三十作卅 史 記 九 十 七

考證 史公自序云結言通使約懷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鄺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陳仁錫曰鄺生陸賈皆口辯士故同傳朱建亦以口辯附焉查慎行曰漢書鄺

食其傳多襲史記之舊。間或刪改一二字。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漢書去如字。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漢書去足字。沛公輟洗起。攝衣。漢書去攝字。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漢書去其字。以示諸侯。效實形勢之便。漢書去效實二字。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為高梁侯。漢書去功未當侯四字。似皆不若史記之明白曉暢。又按史記酈生于齊受烹時。猶有迂闊大言。足見狂生故態。被漢書刪卻。遂覺食其一生至此索然氣盡。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酈徐廣曰。高陽今在圍縣。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

其高陽鄉人。酈酈食其。歷異幾三音也。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酈陳留此時未

置郡。言陳留者。舉其縣也。故下文云。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臣知其令。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

業。魄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皆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案酈案。酈氏云。魄音薄。應劭云。志行衰惡之貌也。酈落。謂零落。魄。謂漂薄也。言食其家貧。零落

漂薄也。無可以為里監門吏。里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闔曰。夫監為衣食業。產也。為里監門吏。門閭里士之賤也。里高山寺本及漢書。吏字在

下文。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

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

徇略也。

好苛禮自用。

角反韋昭云握齷小節也。應劭曰握齷急促之貌。張文虎曰齷音若促。鄒氏音齷。

不能聽大度之言。

云苛煩也。小顏云苛細也。

鄺生乃深自藏匿。後

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畱郊。

字見得未下陳畱。

沛公麾下騎士適

鄺生里中子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也。案言適

近作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

本俊作僞同。

騎士歸。鄺生

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

為我先。

案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鄺

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

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溲溺。上所由反。下亦如字。溲即溺也。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鄺生曰。

弟言之。

弟但也。

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

誠告也。

沛公至

高陽傅舍，使人召酈生。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酈生至，入謁沛

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

布入見，是漢皇試人常用手段。張文虎曰：倨，索隱本作躡，愚按漢書亦作躡。與躡布傳合。

沈欽韓曰：御覽三百四十二引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

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

秦攻諸侯乎？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留侯傳亦稱酈生曰：豎儒豎儒，猶言小儒。酈生曰：

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餘必下當據漢書補欲字。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淮陰侯傳云：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與此語意正同。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

生上坐謝之。

正議攝猶言斂著也。考證胡三省曰攝衣起持其衣也。高山寺本楓三本生下有坐字。

酈生因言六

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

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

集解糾合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正議言瓦合聚而蓋屋無協力之心也。考證正義本作瓦合與漢書合。

夫陳留。天

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考證中央凡五達也。贊曰四通五達言

通達之多。集解誤。

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正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

令下足下。

正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考證高山寺本無得字。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

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

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

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

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案音朔，則分

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

東，屯鞏洛以拒楚。案音朔高山寺，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

民人以食爲天。案音朔王者以民爲天，案此語出管子，案音朔合刻本案隱引管

新序民下無人字，梁玉繩曰：案隱本無民字，疑唐時避諱，案音朔夫敖倉，天下轉輸久

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案音朔中井積德曰：其下，謂窖藏者，何焯曰：

今他處倉廩等，故曰聞其下，乃有藏粟。沈欽韓曰：呂氏春秋，案音朔楚人拔滎陽，不堅

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案音朔適卒，上音直，革反，案通俗

陟革反，卒，相忽反，案音朔楓山本，引下有兵字，當據補。中井積德曰：適卒，只是戍卒，謂非

精兵也。王先謙曰：楚引東，定梁地，令曹咎守成臯，徐爭遠曰：項王善野戰，而不識地勢，棄

關中不守敖倉此楚之所以失也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

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

取敖倉是漢卻自奪其便利

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

機。

謂女工。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考工記。耒手耕曲木。考工記。工作之工。無干巧拙。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西。十有五里石門之

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

塞成臯之險。

即汜水縣山也。

杜大行之

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大行山名。在懷州河內縣。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

秦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

守白馬之津。

齊召南曰。白馬縣屬東郡。大河所經。其西岸

即黎陽也。

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漢書新序無效實

二字胡三省曰。鄴生之說。形格勢禁之說也。蓋據敖倉。塞成臯。則項羽不能西。守白馬。杜太行。距蜚狐。則河北燕趙之地。長為漢有。齊楚將安歸乎。愚按。新序善謀篇云。其後吳楚

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故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鄼生之謀也何焯曰此似後人依託之語時漢已虜魏豹禽趙歇河東河內河北皆歸漢何庸復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勢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關遠梁玉繩曰斯乃秦人規取韓趙舊談鄼生仍戰國說士餘此兼距彼乎與當時事實關遠

習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倉及說齊合為一事獨新序分為二分為二

者是王先謙曰案據高紀三年九月項羽令曹咎守成臯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食其說齊連和四年冬十月韓信破齊齊烹食其漢破曹咎就敖倉食前後次第如此是食其月史漢合之未為非也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

軍於歷城

田解軍歷下以距漢張文虎曰宋本中統毛本吳校金板歷城作歷下愚

按下文云罷歷下兵守戰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

對言當依訂漢書海下有岱字注岱泰山也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

寺本游作菴 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鄼生

寺本游作菴

得敖倉云復者究言之

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考。所歸二字。承上漢書刪所字。非是。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考。高山寺。本漢下有王字。曰。漢王與項王勦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考。王念孫曰。責。問也。處。所也。猶言義帝安在也。漢書處上有負字。藝文類聚引史。責下有殺字。處作罪。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考。與韓信所言相似。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考。秦方船。謂竝舟也。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考。方船。又見張儀傳。項王有倍

約之名，殺義帝之負。【考】楓三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

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

事，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集】孟康曰：刑斷無復廉，鏹也。贖曰：項羽吝於

才怨之，而莫為之用。【考】高山寺本，楓三本，積下有財字。故天下之

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

外，援上黨之兵，【考】援音爰，【考】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

舉三十二城。【考】謂魏豹也，豹在河北故也，亦謂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

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

今已據敖倉之

【考】漢書蚩尤作黃帝，周壽昌曰：黃帝蚩尤，皆古之主兵者，故

今已據敖倉之

高帝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漢書言黃帝史記言蚩尤，初無區別。

既有名，故謂魏豹為北魏，高山寺本無君字，三十作卅。

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杭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也。

與新序漢書合，愚按亦與韓信言相似。

粟塞成臬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考漢書伏軾作馮軾，顏師古曰馮軾者，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考顏師古曰：迺，言其與韓信通謀。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考高山寺本無將字，楓三本亨作烹。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考李斯傳：趙高謂李斯曰：天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岡白駒曰：而公自稱之，僞辭猶不爲汝改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考崔適曰：當依酈商傳丞相上捕右字。高祖舉列侯功

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

酈音界後更封武遂三世地理志

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文也

酈音界後更上以其父故封疥為

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

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衡山王取百斤金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

陸賈者，楚人也。

案陳曹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遂食榮於陸遂生發發生臬適楚賈其孫也

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

類聚引史無

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尉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

同。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箕踞

音馳而後自立為南越王

音徒何反趙他真定人為龍川令南海尉任囂死使他盡行南海尉事故曰尉他後自立為南越王

漢書無及高祖三字他作佗張文虎曰柯凌本作佗下

尉他魑結箕踞

尉他魑結箕踞

見陸生。

爾雅：服虔曰：纏，音推。今兵士椎頭結，案其纏結二字，依字讀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纏結二字，依字讀之，亦得。謂夷人本被髮。

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纏其髮而結之。考：高、山、寺、本、陸、賈、作、陸、生、頭、師、古、曰、結、讀、曰、髻、又、曰、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危、坐、以、伸、其、足、為、不、敬、也。

陸地

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案：趙地

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掣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言不相避下。

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桀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

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

漢書：彊下有矣字。

然漢王起巴蜀

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

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

考：楓本誅王作誅君王。

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

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正義：屈強，謂不柔服也。顏師古曰：集，成也。漢誠聞之，

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考：禮，楓，三本，冢下有墓字，與漢書合。使一偏將將十萬

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爾雅：蹶，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考：禮，顏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願

炎武曰：坐者跪也。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

曰：王似賢。考：禮，高山寺本似作已。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

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

中國。考：禮，高山寺本及漢書、漢紀三皇作三王，為是，御覽引史同。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轡，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

始有也。

正論 割判猶開闢也。考 楓三柯，凌本泮作判與漢書合高山寺本作泮。

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

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

正論 高山寺本，山作小，高楓三本。

何下有可字。

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

若漢。

集解 渠音詎。正論 渠劉氏音詎，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為有何迫促不如漢也。高山寺本笑作噉，渠與距詎巨遽同，豈也。何渠連言一意，說詳于

經傳釋詞，顏說失之，中井積德曰：意謂固正如漢耳。

迺大說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

集解 張晏曰：珠玉

之寶也。裴、裴也。正論 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為明月珠之屬也。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以入囊也。考 高山寺本說作悅，楓三本

語下有及字。

他送亦千金。

集解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

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

稱臣奉漢約。

考 高山寺本，楓三本，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為下有南字，與漢書合當據補。

歸報。高祖大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

考 楓三本，報下重高祖二字。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

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釋吳會祺曰。文有敘

吻則不得不力求其肖。若一務從典雅。則抵牾必多。劉子玄所謂怯書。今語勇效昔言。是也。然此太史公最爲絕技。他人莫之及。觀高祖本紀。屢曰。乃公又曰。而公。使後人見之。必想見嫚罵語氣。令當日悉改爲除字。以符詔諭之體。豈不齟齬典重。然而語氣全失。至陳涉世家云。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儼然。是一村俗人語。佳城蕩蕩。寇來不得上。儼然是一滑稽人語。而當日竝不以鄙俚爲病。 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釋楓、三本。逆上有以字。

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釋趙氏。秦姓也。釋案。韋昭云。秦伯益後。與趙同。出非廉。至造父有功於穆王。封之趙城。由此一姓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

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

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

之國。釋楓、三本。古下有今字。 陸生迺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

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議七

錄云新語

二卷陸賈撰也。題高山寺本。存作在嚴可均曰。史記新語十二篇。漢書本傳同。藝文志作二十三篇。疑兼他所論。撰計之。史記正義引梁七錄。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志舊唐書同。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皆不著錄。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今存道基雜事輔政。無為資質。懷慮七篇。蓋宋時此書佚。而復出。出亦不全。明弘治間。李廷梧得十二篇。足本刻板。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史遷目為辯。未足盡之。其詞皆協流傳。久遠。轉寫多訛。葉適曰。按鄺生陸賈叔孫通。皆言高祖。罵儒生儒服。而漢所共事。皆武人刀筆吏。無有士人。獨張良非軍吏。不知何服也。然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國時。固已詬戾之矣。游說法術之學。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於大冬。學者蓋未可輕視之也。

大臣有口者。正議高山寺本臣下有及字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

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正議時晉止雍州縣也。正議有五男。迺

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

正議漢制。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正議查慎

一金直千貫。

行曰漢書刪卻舞集解徐廣曰汝一作公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

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考論高山寺本及漢書欲作飲非是極猶言最多也中井積德曰不欲

久留使汝煩苦。我故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考論徐孚遠曰所死家有喪葬費故得所遺物

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考論師古曰非徒至諸子所又往來經顏

過它處為賓客一歲之中每子不過再過也。查慎行曰漢書刪去三字便成死句。數見不鮮。考論數見音朔現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

則不美故毋久潤汝也。中井積德曰常相見則意不新鮮故不數數相過也。愚按此承上

文十日而更一年中往來數擊鮮義異。無久恩公為也。集解韋昭曰恩汚辱不恩惠也公

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考論方苞曰我一歲止再三過無久恩汝為也公謂其子愚按稱臣曰公稱子曰公稱部屬曰公當時常語說見鼂錯傳李笠曰上文謂其

子曰與汝約集解徐廣曰汝一作公疑史記汝本作公與此恩公竝指其子也。後人改上

公字為汝小司馬遂以下公字為賈自謂失之遠矣。漢書上下竝作汝。愚按秦策昭王謂

范唯曰天以寡人恩先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

說文恩亂也。一曰擾也。

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

正義國家不安故靜居深思其計策。

陸生往請直入坐。

集解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漢書請上有不字疑衍高山。

寺本請下

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

深思之也。

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集解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

陸

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

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

陳平世家食曲逆五千戶後攻陳豨歸布凡六出奇計益邑蓋三萬戶也。

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

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

集解徐廣曰務一作豫。高山寺本附下有

也字王文彬曰論語務本皇疏務猶向也慕也。漢書務附作豫附豫樂也慕附與樂附意同。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高山寺本即作則高山寺。楓山本重權不分三字與漢書合。

臣

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正論絳侯與生常戲狎，輕易其言也。君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正論高山寺本相下有連字。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

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正論楓三本衰作廢，漢書作壞。陳平迺以奴婢

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

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正論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正論孟康云：猶

也。正論周壽昌曰：蓋藉即藉用白茅之藉，言聲名得所藉益盛也。孟言狼藉失之。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

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

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

正論高山寺本、楓三本無尉佗三字，與漢書合。顏師古曰：黃屋，謂車上之蓋也。黃屋及稱制皆天子之儀，故令去之。語在南越語中。陸

生竟以壽終。

何焯曰在兩傳中不可無此句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

鳴盛曰論

贊云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則知此段乃子長筆也

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辜去。後復

事黥布。

本皇作罪同

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

聽。而聽梁父侯遂反。

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巨瓚曰布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

父，泰山縣侯姓遂，名愚，按瓚說仍是高山寺本，無而字。

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

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語在黥布語中。

列傳無此語

平原

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

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

侯審食其

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

平原君不肯見。

漢書刪時辟陽侯四字，知猶交也。

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

原君善，過之。

何焯曰歸重於陸生，故云陸生素與平原君善。

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貸服具。

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其殯宮故云發喪也。井積德曰貧無服具不能具喪禮故且祕不發喪以待備具也。

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

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德曰。以母故亦陸生之設辭。非建實然。

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

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章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襪。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襪。音式芮反。

亦音遂。漢書稅作稅。

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

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

侯急困。使人欲見平原君。

高山寺本因作困義長。

平原君辭曰。獄急。不

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案倭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籍。今總言閔籍孺誤也。

正議按籍字後人妄加也。釋楓三本迺上有平原君三字。說之曰君所以。漢書有籍字籍字當據索隱正義刪下同。籍豎也。閔蓋其名非姓。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

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

為辟陽侯言於帝。釋高本楓三本何上重君字。顏師古曰肉袒謂脫其衣袖而見肉。肉袒者自挫辱之甚。冀見哀憐。帝聽

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釋高本楓三本果。上重帝字。與漢書合。辟陽侯

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

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

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非也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案如淳說以為宜誅非也小顏云辟陽侯與諸呂相知至深重得其理也**感憤特詳之耳**其質非公論也班椽作史宜刪去之然仍舊者是無識也 孝文帝

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傳楓三本諸上有黨字與漢書合

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寺本上有孝字 聞吏

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寺本早作蚤 孝文帝

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案下

史公善者 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張文虎曰初沛公引兵以下各本連上今依凌

兩存之例其為驛入無疑猶始皇紀後之附秦記也攷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同則是後人因其小有異同而附之又誤置于建傳未當移在史論之後史通

雜說篇野客叢書竝錯認爲史本書評林載歸有光云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亦失攷

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

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

考 酈風 三本討作誅

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

考 酈風 高山寺本楓三本洗下有足字

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

儒衣儒衣冠側注

集 酈風 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也考 酈風 高本楓三本大儒下有也字顏師古曰側注者

形側立而下注也

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

人也

考 酈風 高本無也字

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

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吾高陽酒徒也

集 酈風 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

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

足下何不自喜也。

酈自喜言自愛重也。魏其武安傳。君何不自喜。義同。

臣願以事見。而曰。

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

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

酈自

駒曰。以目皮相。言徒見其容貌以相之。

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不如吾。若

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

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

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

衝也。兵之會地也。

酈。三本。兩陳留。問有夫字。據衝作權衝。

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酈 諡 楓 三 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酈 諡 無 遺 類 誅滅無遺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酈 諡 中 井積德曰。夜斬陳留令。不似酈生之伎倆。前文似得事實。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

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

考論而汝也。楓三本縣

作懸斬下有斷字

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

考論高本無人字

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

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考論楓三本入作大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

引軍於鞏洛之間。

考論高本拔作收楓三本引下有兵而二字

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

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

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

考論凌本余作今查慎行曰陸賈漢初儒生之有體有

用者。觀其綉尉佗以禮義說高帝。以詩書當呂后朝。不汲汲於功名。既能全身遠患。又能

以事外之人。隱然為社稷計。安全有曲。逆智謀所不逮者。子房已從赤松遊。漢之不奪於

諸呂。亦賴有此人也。因其與朱建善。史記概以口辯士目之。淺之乎論陸生矣。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

論之。

考謹高本之下有也字何焯曰標目不列平原蓋附書也謹言如此

歷下越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佗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考證史公自序云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縱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愚按史公自序集解引張晏云亡傳靳蒯成傳此言不足信柯維騏曰此傳

敘傳功連用屬字敘斬功連用別字及破之字文體變化與樊鄴滕灌相類非太史公不能作也崔適曰三侯立國之年皆與功臣表合其他補作無此完密也

陽陵侯傅寬

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先有此名年表索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張

文虎曰宋本中統游毛皆無此集解疑後人所增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

按橫

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為韓王也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錢大昕曰傅寬斬敘史失其所居郡縣五大夫

蓋秦時所得及魏起仍用其稱從攻安陽杠里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

賁音奔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鄭州縣

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

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謂美號耳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案孟康徐廣云縣名屬上郡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

是也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服虔曰待高帝於懷按服虔云待高祖於懷縣小顏案地理志懷屬

河內今懷州也。
正義 通德侯未詳。

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

下益食邑。

顏師古曰敖地名敖倉蓋取其名也左氏傳云敖鄙之間

屬淮陰擊

破齊歷下軍擊田解。

梁玉繩曰案是時韓信為相國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勃之例當云屬相國信不當書淮陰也與表同非王先謙曰田儋傳齊王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則擊歷下軍與擊解不得為二事下擊字誤也疑擊當為斬或得字虜字之譌

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

索隱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

作顏錢泰吉日漢書無此注衛將軍傳傳校獲王索隱亦然唐志顧胤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小司馬徵引或即此他處亦屢引顧胤 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國。

正義為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

四月擊陳豨屬

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

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爾雅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郡有屯兵寬為代相國兼領屯兵後因置將屯將也二歲為代丞相將屯考證李慈銘曰時改諸王國之相國為丞相

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考證頃侯它本諱須侯今據楓三本及札記所引宋中統舊刻毛本訂正沈家本

曰精表作靖漢表作清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

淮南王謀反死國除考證它本三十一作二十一年據宋中統毛本吳校金板訂正

中涓從爾雅欲音翁然之翁起宛胸正上於元反下攻濟陽正宛胸縣西南

三十五里破李由軍擊秦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集徐廣曰將一作侯正擊秦軍於南毫縣之南開封縣之東北也考證騎千

人將各本千譌十毛本作千與漢書合梁玉繩曰斬騎千人將一人七字一句讀如淳云騎將率號為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都尉千人司馬候也徐廣云將一作侯賜

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集張晏曰主官

柯凌、二作一、按漢書作三、

騎長一人、集解張晏曰騎之長

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

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

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

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

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集解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

索隱邢姓說名音悅

蓄南破之。集解徐廣曰今日考城屬濟陰也

身得說都尉二

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

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

之。集解賁郝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正義按言別之河內疑漢書誤也索隱李光緒曰身得云者以別於將卒

也。所得。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

至棘蒲下七縣。

錢泰吉曰車馬同以匹計恐有脫誤愚按車字帶說洪頤焯曰趙世家敬侯六年伐魏取棘蒲正義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

邑也漢書七縣作十縣

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

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

徐廣曰鄴有平陽城在相州臨漳縣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

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

孟康曰將兵郡守

漢書郡下無守各二字中井積德曰兵守二字各字恐竝衍漢書作兵守郡一人亦不通

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

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王先謙曰自別之河內至此皆擊趙事當在三年韓信張耳擊趙時別

令欽將兵畧趙地也

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

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魯城之下今兖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邾下邳。

理志繒屬東海縣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邳縣屬海州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

案地

二邑名上音機竹卽竹邑

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

案孔文祥云：江陵

王共敷子共尉

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

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

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

相，破之。

顏云：侯敞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

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

考：漢書三十作四十，沈家本曰：按上文斬首實八十

五級，捕虜實百三十人

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

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

案：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

三十

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諡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

人過律。

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逃律數多也

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蒯成侯

縹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縹，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名縹。縹，蒯者，鄉名。

案三蒼云：蒯，鄉名。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崩從邑。今書本竝作蒯。音菅。蒯之蒯，非也。蘇林音箴。箴反。音灼。案功臣表：屬長沙，淮音箴。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

周縹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池陽，州涇陽縣。

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字增，以從東擊項羽，滎陽七字，李慈銘曰：遇韓信軍襄國上下有佚脫。

高祖十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

死。正義楚漢春秋云、上令殺人不死、入廷不趨也。考梁玉繩曰、諸大功臣、未聞

之也、俞樾曰、後世鐵券之賜、其叻於此乎、愚按、殺人不死、滅死一等也。至孝文五年、緹以壽終、諡為貞侯。

正義諡為尊侯、一作卓。考漢傳、作貞侯、史表作卓侯、尊與貞形近而誤、卓則譌脫、貞下平也。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

景中二年、封緹子居代侯。案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緹子應為鄂

案案、應鄂侯、一歲卒、侯居代、而文不說者、年少故鄂、音多。考梁玉繩曰、案功

臣表、漢書、孝景中元年、封緹子康侯、應為鄂侯、應卒、子仲居嗣、非中二年也、非居也、仲居亦非緹子也、此誤。至元鼎三年、居為太

常有罪國除。考漢公卿表云、鄂侯周仲居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案徐廣曰、一無

戶數多者為高爵也。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

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緹、操心堅正、身不

見疑。案隱操，音介高反，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集解徐廣

曰：此一作比，考證然字屬下讀，非是。可謂篤厚君子矣。

案隱述贊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勳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劇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捭腕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史記會注考證卷九十九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陳仁錫曰敬通皆有高世之智能為國家建大計極得力人故二人同

傳梁玉繩曰案為敬通立傳而不言兩人所終似疏

劉敬者齊人也。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高祖曰婁即劉也因姓劉耳漢

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

孟康曰輓音胡格反輓音晚輓者牽也音晚。衣其羊裘。楓三本衣作去誤查慎行曰

漢書刪去衣其羊裘四字下段遂無來歷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將軍未詳

漢書便事作便宜虞將軍欲與之鮮衣。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

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

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

自后稷堯封之郟。郟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郟城是也說文云郟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郟姜嫄國

堯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部也

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

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

集韻張晏曰言馬箠示約杖音直尙反箠音竹

委反杖持也考豳中井積德曰公劉避桀他無所見蓋當時流傳之說不及深辯王先謙曰詩大雅豳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濟至於岐下敬語本之但言策往岐耳愚按楓三本隨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

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

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洛邑

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邾邾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卽營都城也

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卽成周城也尙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邾邾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張文虎曰正義所引尙書是多士序文尙書下疑脫序字漢書疑亦當作書序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

考證漢書作
以為此天下中

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匹。

考證何焯曰：周公營洛，止以為朝會諸侯之處，非遂居之也。則道里均之說長，無德易亡，不欲阻險，乃後世儒生推測聖人之過，周公

本意，夫豈然哉。然言此於高帝之前，著都洛之非，則易以入耳矣。

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

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正義言帝王阻險之地，令後世驕奢之主，虐民則虐苦也。考證周徧也，漢書刪

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

子。

集解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案謂使離者相附也。義見莊子。正義有德則離散之民歸附之。考證離麗也，附也，附離二字一意。莊子肱德篇義同。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

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

正義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

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周幽王以上未嘗遷洛也。平王以下則不足論都關中，乃所以

比於成康，都洛陽，則纔可比於衰周。事實顛倒，又曰：周季有東西周，兩周公據焉，天子特寄食耳。故東西周之號，非指天子之都而言。

非其德薄也。

而形勢弱也。今陛下收豐沛，起卒三千人，考各本豐下衍擊字，今從楓三本，毛本凌引一

本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

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

時。正義瘼，音夷創也。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

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益其亢，捐其背，未能全其勝也。集張晏曰：亢，喉嚨也。秦

以爲亢，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考顏師古曰：搃，與掇同，謂捉持之。愚按項羽紀云：人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高項王不聽，淮陰侯傳韓信論項羽曰：項王

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由是觀之，定都關中以制天下，當時識者所見，皆然，未必待婁敬張良。

秦之故地，此亦搃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囚，不如都周。考證中

群臣無學，亦不知盛周之都于關中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

西都關中。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

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

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近今吳中人呼婁江曰劉河，吾婁塘市土人亦呼為劉周壽昌曰：後漢書禮義志：劉劉之

禮漢儀注：作龜婁，古今注：風俗通：竝作龜膜，足證古婁劉二字一音。中井積德曰：奉春恐不必有意，只是邑名耳。漢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

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而上力為

反下許又反。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考漢書可作易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

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漢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

見羸瘠老弱。羸瘠。上力爲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羸音漬。瘠肉也。恐非。瘠在亦反。此必欲見短。伏

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

十餘萬兵已業行。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漢書二十餘萬作三十餘萬。與匈奴傳同。此誤。劉洪曰業既已也。史

記外戚世家。太后業已許之。置侯世家。良業爲取履。劉敬傳。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業已已業。並重言也。王先謙曰。句注地理志在廣武。上怒

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沮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

壞也。考論械繫敬廣武。地理志。縣名。屬鴈門。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廣武在代州西十五里。志屬太原。

遂往至平城。平城。據水經注。平城今大同府城。白登山在平城東十七里。亦見水經注。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

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
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胡。當
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集解應劭曰：控，

引弓者三十萬人也。考論漢書三十萬作四十萬，與匈奴傳合。

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

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

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

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

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考論顏師古曰：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彼知漢適女送厚，

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

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考論鮮少也。因使辯士風諭

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考證楓三本在作存豈嘗

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

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

無益也。考證楓山本下有女字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

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考證梁玉細曰案張耳

傳魯元公主于高帝五年適趙王敖。至是時已三年矣。而云以妻單于。豈將奪而嫁之乎。妻敬之言悖也。乃帝善其言。即欲遣公主。有是理哉。必非事實。愚按徐孚遠錢大昕洪頤

煊沈欽韓皆有是說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正議顏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爲公主。考證周壽昌曰：漢制，良家

家人子，則是庶人之家子，不能與此同解也。王先謙曰：據匈奴傳使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闕氏，是家人子，迺宗室女也。劉敬從匈奴來。

考證楓三本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

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

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在河南河南者。

案在朔方之河南舊竝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而

之南靈夏勝等三州之地，秦得之號秦新中，漢為朔方郡，而勝州河東

白羊樓煩，兩胡國名，在朔方也。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

齊楚名族合力，不能

滅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疆。

其漢書族宗疆作疆族。

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

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

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

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高陵櫟陽諸田，華陰

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

凌雅隆曰：不載敬所終。

叔孫通者，薛人也。

漢春秋名何，楚

案按楚漢春秋云名何薛縣名屬魯國考沈欽韓曰據孔叢爲孔錯弟子周壽昌曰此尙是秦之薛郡也觀下亡去之薛及項梁之薛皆爲秦薛郡可知秦時

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成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

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案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正義將謂將帶群衆也考公羊莊三十二年昭元年傳並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既有其意未行其事也願陛下急發兵擊之

二世怒作色考顏師古曰不許其言陳勝爲反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

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

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考顏師古

曰候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

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

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案國

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衣單複具為一襲也。顏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張文虎曰。案隱案國語謂之一稱。中統游王柯本同。單本作國語云。一稱案國語。不見此文。凌本遂改為古語。錢警石云。疑是閏二年左傳祭服五稱注文。 叔孫通

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

不脫於虎口。幾音祈 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

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

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

衣。楚製。漢王喜。案國語中井積德曰。楚製謂服楚俗之製耳。非學高祖之服

高祖已爲漢王，恐不服，短衣，但其將卒多楚俗已。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

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

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

案類集云：猾，狡也。

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

音滑。被也。目也。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擐旗之士，諸生且待

我，我不忘矣。

張晏曰：擐，卷也。瓚曰：拔取曰擐。楚辭曰：朝擐阨之木蘭。案類集云：瓚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擐，許慎云：擐

取也。王逸云：阨，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瓚

漢王拜叔孫通爲博

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

無軍功，安得封邑。徐說爲長。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

陶，叔孫通就其儀號。

顏師古曰：就，成也。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

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習也。故就采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習也。胡三省曰：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或也。言或及十主也。愚按：通未事陳涉。胡說七主，當作六主。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考證若汝也。王維楨曰。敘兩生不行語亦因以著叔孫人品耳。葉適曰。叔孫通也。儒術賴以粗傳。真叔孫通陸賈之力。觀兩生所言殆亦未知者。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叢野外。習之月餘。

集解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駢案

如淳曰。置設縣索爲習肄處。叢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蕪也。索隱徐音子外反。如淳云。翦茅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蘇林音纂。韋昭云。引繩爲縣。立表爲叢。音茲。會反。按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蕪。又纂文云。蕪。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正義於野外。即縛茅竹表爲纂。立尊卑之位也。蕪。子悅反。又子芮反。若今之續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綿。連綿之義。表叢。綿綿相聯屬也。王先謙曰。縣者引繩營之。使連綿也。愚按野外二字。屬上句。

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

考證應度。吾所能行爲之。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

月。

索隱肄亦習也。音異。考證張文虎曰。毛本索隱本。作習肄。各本譌習。隸王先謙曰。會十月。連上爲文。謂令羣臣習肄以十月朝會也。顏師古以三字屬下。訓會爲適。

會誤中并積德亦有此說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後九月治長樂宮至

此始成也長樂宮本秦之與樂宮在長安城東隅十月儀案追書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

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先平明以下即十月朝儀也故先舉其標題云十月儀顏師古注漢書以十月屬上非

也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

設兵張旗志案徐廣曰一作職傳言趨案小顏云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挾其兩旁每陛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

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傳案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

云大行人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

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依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句音九注反

解引漢書音義但釋臚字不釋句字此其證言臚可以該句也中并積德曰賓掌賓客之集

官賓儀同九儀九人列次以應對賓客而導送之也。於是皇帝輦出房。

案與服志云殿周以策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皇去其輪而與也。百官執職傳警。

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職作戟朱慈銘曰職俗字古止作職漢書作戟蓋譌漢惟郎執戟上所云俠陞者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

樂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穎云作酒法令也姚氏云進酒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之亂也。

正議姚察云諸侯羣臣於奏賀禮畢皆復置法酒及侍坐殿上者皆伏而抑首也謂之法酒者異於私燕之酒言進止有禮法也古人飲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而不亂也。

考禮漢書復一字作虛伏二字與史義異顏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中井積德曰此酒所以行禮非食味也故曰法酒愚按下文諸侍坐殿上至無敢譁

者敘法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畏禮法不敢平視也。以尊卑次

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考禮滑稽傳云賜酒大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竟朝置酒無敢譁失禮者。考禮楓三本置作罷張

文虎曰，柯凌讎作讀。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

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正義：百官公卿表云：叔孫通，高祖七年爲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改奉常爲太常。按云：太常以修史時

言也。考是傳，兩太常漢書並作奉常，愚按使爭功殿上，妄呼拔劍擊柱者，略有節度，叔孫通之功不可沒也。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

啖其可背哉。

集解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顯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文云淡

薄味也。音唐敢反。考證中井積德曰攻治也。謂食淡味而操苦業。

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

以頸血汙地。

案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

高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

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

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

罷議招客謂四皓也。考證中井積德曰通既為太子太傅則所

以自任者厚而用心切矣。不復有從前希世之態也。論者或以此亦為希世之說。大失之。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

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

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

考證王念孫曰莫能習當作從漢書莫

習。謂羣臣未習此禮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竝無能字。洪頡焯曰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

英有言者後漢書曹夔傳章和元年正月乃召夔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夔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王充論衡射短篇高祖詔叔孫通作儀品十六篇視班固所上增加四篇

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闕往數蹕煩

人。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關中謂非時也中閒往來清道煩人也

楞里子傳云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北案共在故長安城中張文虎曰各本往下行來字索隱本無與漢書合迺作複道

方築武庫南。

韋昭曰關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

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柁何令

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應劭曰月日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歲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正義服

慶云持高廟中衣月且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也應劭云月且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

游衣冠如淳云高祖之衣冠歲在宮中之寢三月出游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云黃岡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

言宮中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游衣冠失之遠矣沈欽韓曰衣冠藏於陵寢月朔則出游高廟漢書平帝紀義陵寢

神衣在柳中，且衣在外，林上寢，令以急變聞者是也。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

過舉。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考禮中井積德曰：過舉，猶錯舉也。周壽昌曰：此周公對成王語，語見史記梁孝王傳。今已作百

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

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按括地志云：高廟在長安縣西北十三里，渭南長安故城在中，長

陵在渭北，咸陽縣東三十里，按更於渭北為原廟，則衣冠每月出游高廟，不渡渭南，明顏說是也。考禮顏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王先謙曰：黃圖高祖長

陵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原廟既成，則陵寢衣冠但月游原廟，不至城中，高帝廟故復道無妨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

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考禮楓三本，曾下有春字。叔孫生

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

鳥所食，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禮記云：仲夏之月以含桃先薦寢廟。鄭玄云：含桃，今謂之櫻桃。願陛下出，因取櫻桃

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考禮中井積德曰：獻櫻桃，是事之宜為者，且因游發之，亦納約之宜者。

未可以希世譏之、凌稚
隆曰亦不載通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

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考】楓本腋作皮。顏
師古曰此語本出慎子。夫

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

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

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索】隱音屈。【考】老子四
十一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道固委蛇。【索】隱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夏藉衆幹。裴非一狐。委輅獻說。蘇蕤陳書。皇帝
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釋題】史公自序云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陳仁錫曰二布皆任俠故同傳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

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集解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曰：相與

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其說為近。傳音普。丁反。其義難喻。考證為

氣使氣也。中井積德曰：任者以人之緩急為己之任。俠者好立節義之謂也。愚按：俠，挾持人事也。猶任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集解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考證山三條本

購作求，與漢書合。顏師古曰：迹尋其蹤迹也。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

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

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

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集解案服虔臣瓚所據云：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及茂

陵書稱每縣廣柳車數百乘，則凡大車任載運者，通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

說柳皆棺飾，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髮為使人勿惡也。

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則是喪車稱柳。後人通謂車為柳也。考證褐衣，鹿

布也。劉熙注孟子云：織為之。如今馬衣也。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晉

灼曰周禮娶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鄧展曰皆棺飾也顏師古曰同也

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

置之田釋詁朱家見游俠傳嶺山三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

同食朱家迺乘輜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釋詁徐廣曰輜車

輕車一馬車也釋詁中井積德曰乘一馬車蓋潛行欲人滕公留朱家飲數

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

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

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

臣可盡誅邪釋詁布爲羽將而迫窘高祖是布之今上始得天下獨

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

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考論楓山三條本待作得漢書作侍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媢呂后，不遜。考論匈奴書見漢書匈奴傳本史不載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考論楓山三條本夫下有以字漢書四作三無眾字梁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

玉繩曰：四當作三。此述季布語頗略。宜參漢傳及匈奴傳觀之。中井積德曰：衆字宜削。

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

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

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

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酒也。考證顏師古曰。近

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顧炎武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顏注非。至。留邸一月。見罷。索隱卽謂諸郡朝宿之舍。在京都也。考證見罷。

罷而令還郡也。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待罪河東。其

詞典省而文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考證張文虎曰。宋本無以字。與漢書合。夫陛下以一

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

闕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考證楓山三條本召臣下有以字。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

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考各本脫然字楓山三條本舊刻凌引一本有今補數字後人依漢書補宜削默然良久史公常用

字面楓三本郡下有也字張文虎曰宋本中統王毛特作時

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

顧金錢。

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

所說辜較音姑角正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

也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中井積德曰攀緣貴戚作己權勢管請託顧雇也為人幹事而取值也沈家本曰漢書並錯傳顏師古

注顧僱也若今言雇賃也按僱猶芥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酬也顧雇同聲得假借言數招權而人酬芥以金錢也姑錄諸說備考事貴人趙同等

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帝舅見外戚傳

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

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竇長君曰

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

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

不如得季布一諾。

考證二人楚人，故引楚諺。中井積德曰：漢書無斤字，此蓋後人攙入，非史記之舊。愚按：百諾韻。

足下

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

考證楓山三條本，也下有亦使二字。漢書重作美。

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畱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

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正議既爲俠，則其交必雜。此曹邱所以容于季布也。考證楓山三條本，揚之下有故字。

季

布弟季心，氣蓋關中。

集解徐廣曰：弟一作子。考證季心，見袁盎傳。

遇人恭謹，爲任俠。方

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

集解益字絲。

長

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

正議以兄禮事袁盎。灌夫別有傳。

嘗爲中司馬。

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漢書作中尉司馬。

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

考證郅都，見酷吏傳。

少年

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案籍音子亦反。而籍籍如字。言少年多假籍季心賓客從黨之名以行也。當是

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游俠之盛季布袁盎扇之也。自田竇敗公卿不敢致賓客。遂多聞里之魁矣。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

丁公為項羽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

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兩賢高祖及固也。

三本願下有謂字與漢書合丁公名固薛人姓氏里居皆與季布別或云母弟母之弟也與淮南王傳書厲王母弟同史記桃源抄引楚漢春秋云薛人丁固與彭城人賴騎而

追同上被髮而願丁公曰吾非不知公公何急之甚於是回馬而去之御覽三百七十三引楚漢春秋云上敗彭城薛人丁固追同上被髮而願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二書所引不

同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

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

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考諡楓本公下有也字與漢書合欒布者梁人也始梁

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

案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考

窮

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

案解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正義言可保信而傭役也方言曰保傭賤稱也

考

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

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

正議服虔曰爲買者報仇也按臧茶賢其爲主執仇故舉爲都尉考漢書家主作

主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

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

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臯彭越頭於

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

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案上音促下音普旨反謂疾令赴鑊也考

若汝也。楓三本。亭作烹。高祖罵布之言。止于明矣。趣亭之。并促刑官也。趣。急也。

方提趣湯。

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案。上音啼。下音趨。徐廣

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提。舉也。方提趣湯。吏提布向湯也。敘事之文。

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

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

漢書作不能遂。西。御覽。人事部引。

史同。張文虎曰。徒。中統。舊刻。毛本。吳校。金板。與漢書合。他本。譌。徒。

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

漢而楚破。

書而作則。

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

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

廣曰。小。一

作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

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

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

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

俞侯。集解徐廣曰擊齊有功也。考證漢書吳軍作吳楚俞作鄒蘇林曰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考證顧炎武曰萬石君傳石慶為齊相齊人為立

祠曰于公祠。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祠。此後世生祠之始。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

不如令。國除。考證楓三本景帝至國除十九字。細書梁玉繩曰當作中四年而

年。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率旗

者數矣。集解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曰覆。駟案孟康曰屢履踏之也。瓚曰屢數也。考證身履軍按徐氏云。一作覆。按下云率旗則覆軍為是。勝於屢之與履

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正議率拔也。考證屢典漢書履字亦當覆字之譌。屢二字乃一覆字之譌。愚按漢書履字亦當覆字之譌。

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

考證張文虎曰：至字，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有愚按楓三本亦有。

彼必

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

考證楓三本未足上有材字。

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

非能勇也。

集解徐廣曰：慨或作概。字音義同。正義：慨歎也。或作概。謂節概。

其計畫無復之耳。

集解徐廣曰：復一

作冀考證陳仁子曰：史遷謂賤妾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愚按辭意與史公答任安書。滅獲婢妾猶能引決一節。全同。

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集解淳曰：非死如

死者難處。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集解述贊：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一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晉書史公自序云：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陳仁錫曰：兩人不相得，而卒相傾，故合為一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秦漢書袁盎作爰齊召南曰袁爰通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

噲任盎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百官公卿表

書中郎作郎中，梁玉繩曰：盎為兄所保，始得為中郎也。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

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自，一作目。陳仁錫曰：漢書自

不至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

淳云：人主在時，與共理在時之事也。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

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據漢書注正義用如淳說。徐孚遠曰：

主亡與亡，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中井積德曰：在亡，猶存亡。社稷臣，與主同

存亡，主亡不獨存。按社稷臣見汲黯傳，又見論語季子篇。禮記檀弓篇荀子臣論篇。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案。隱莊。嚴也。

綱。隱莊。漢書同。楓山。三條本作壯。蓋依正義本也。中非積德曰據。兩益字非一日之事。

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

兄善。今兒廷毀我。

正。義。望。怨也。考。隱。漢書廷作迺。王先謙曰。時盎年少。故絳侯兒呼之。廷毀猶廷辱也。較迺毀義深。崔適曰。兒當作而。

聲之誤也。參存。盜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

清室。

集。隱。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爲言。

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

考。隱。王先謙曰。事在文帝四年。

絳侯

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

考。隱。文帝三年。厲王殺

審食其見淮南王傳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考適音適山三條本削下有

其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

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

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

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

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考凌本為以誤倒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

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考聞開於天子顏師古曰雍扶風縣也楓山三條本聞上作上聞之盎入

頓首請罪。考頓首請罪自責以不強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

此往事豈可悔哉。考梁玉繩曰上當作陛下說在留侯世家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

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

弗進。考。諡。風山三條本。下有憂勞二字。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

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

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諡。璣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尙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集。諡。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關。諡。賁、孟賁、夏育也。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戰國策曰：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唐夫高誘曰：育爲

申緇所殺。賁音奔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

三。考。諡。李筮曰：據漢傳及文紀再三二字，當易處。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

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

謹，故病死。考。諡。漢書。衛上有宿字。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蓋曰：淮南王有

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蓋由此名重

朝廷。考漢書無將奈何以下二十八字中并積德曰、袁盎常引大體忼

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集徐廣曰漢書同作談字、考同、

謂星曆之類。佞幸傳云趙同。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

乘。案漢舊儀云持節夾乘與車騎從者。說盎曰君與鬪廷辱之使

其毀不用。案徐廣曰說一作謀、考同。白駒曰言君須與趙同鬪於廷辱之

信無與。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考隋書禮儀志輿下云漢。今漢雖乏人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竝車寧轡。上曰將軍

怯邪。考錢大昕曰益時為中郎將文帝稱為將軍後為吳將歸說丞相申屠嘉

曰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灌夫嘗為中郎將史亦稱灌將軍此中郎稱將軍之

也。證。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

金之子，不騎衡。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爾雅：張晏云：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云：衡，車衡也。騎，音倚，謂跨之。按如淳之說，為長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楯者，云：檻，橫者云：楯也。騎，音倚，謂跨之。按如淳之說，為

乘堂，堂衡，韻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愚按：衡，車衡，韋說可從。梁玉繩曰：水經注十九，作立不倚，衡依上坐不垂堂，句似失一字。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爾雅：六，馬之疾若飛。爾雅：騁，六馬

音芳非反。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駢，音芳非反。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

坐。考：蓋敷衍此數語。司馬相如諫。獵書：蓋敷衍此數語。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省：愚按上林宮殿不可言禁中，是就其平生而言，常字可證中說非是。及坐

郎署長布席。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考：及坐，句，何焯曰：郎署長亦從幸上林，職司布席耳，未必天子幸署也。袁盎

引卻慎夫人坐。案：如淳曰：蓋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起入禁中。考證入避也，漢書無入禁中三字。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

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

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斃乎。集解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盃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

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考證漢書劾作刻。南方

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正義黃音何，言苛細勾當也。考證正義本、宋本、毛本，作苛。王本作奇，蓋亦苛之譌。楓山三條本、凌本作何，與漢

書合。顏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吳仁傑曰：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何之域。顏師古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苛。苛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又南方卑溼，宜日飲酒而已。

其他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後可免禍也。愚按無苛正義自通不必解爲何。

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考】諡楓山三條本。邪上有事字。申屠嘉傳云。嘉爲人廉直。不受私謁。

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

【考】諡余有丁曰。漢書。跪說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義難通。梁玉繩曰。是與上跪曰對。

丞相曰。吾不如。

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

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

【考】諡材官蹶張。見

申屠嘉傳。隊率。漢書作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沈欽韓曰。通典。司馬穰且曰。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

可受作可采

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

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錯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

將軍幸教。正義鄙野，謂邊邑野外之人也。楓山三條本拜下有謝字。引入與坐為上客。蓋素不

好鼂錯。鼂錯所居坐，蓋去，蓋坐，錯亦去。蓋楓山三條本，蓋去蓋

遠曰，蓋蓋任術，鼂錯守數兩者相劇，必兩敗矣，故不相能也。

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

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

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

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相史也。

史大夫有兩丞，丞相史也。正議按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及御史員十五人，兩丞無史，蓋史是御史，如誤也。考論漢書注引如淳丞史作丞及史，如說不誤。陳子龍曰：

盎有內援，又故大臣也。吳楚事急，錯恐其建議相危，欲治之，不幸爲盎所先。何焯曰：是時不直錯者必已多矣。及反聞既至，錯不亟籌兵食，進賢智乃先事私仇，此固舉國所切齒也。太史公曰：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仇，反以亡軀，可謂切而中矣。

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案謂有絕，吳反心也。正議按未發治之乃有所絕。

宜有謀。集解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

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考論與鼂錯有隙。

見錯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考論楓山三條本，入上重。鼂

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

狀，以錯故。正議謂錯削諸侯也。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

在吳事中。

考證 張文虎曰 王柯凌本具譌俱

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

考證 太常

當作奉常，公卿表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

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

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

考證 王先謙曰 諸陵長者謂徙居諸陵未仕之人 長安中賢大夫

則入為朝官者也 漢書脫長者二字

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

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

集解 文穎曰 婢也 考證 張文虎曰 兩嘗字 疑當衍其一

盎知

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

袁盎驅自追之。

考證 鳳山三條 本駟上有覺字

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

考證 陳子

龍曰 盎居吳時常自危 故有所縱舍以結恩

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

馬。

正義 從史為守 盜校尉之司馬也

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

正義 醪音牢 醪 汁今之酒 考證

漢書置作買。顏師古曰：裴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

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

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

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考：諺曰：三條本為下有君字。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集：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司馬曰：

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也。集：解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

辟親不使遇禍也。乃以刀決張，集：解音帳，幕也。決之以出也。道從醉卒直隧出。

集：如淳曰：決，開當所從入者之道。考：諺曰：楓山三條本，卒下有所字，漢書張作帳，無隧字。王念孫曰：道讀曰導，愚按卒下當補所字，直當也。隧字疑衍。司馬

與分背。考：諺二：人分馳也。袁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考：諺：漢書毛作旄旄，牛尾也。

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杖節竿也。漢書七八里作七十里，恐非。半夜至天明安得步行七十里。梁騎謂斥候巡邏者，不必鬪，師遇之得馬，故得馳去。

遂歸報吳。楚已

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管上書有

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

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張如淳曰。博徒之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

不能無緩急之變。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張晏曰。不語云。親不

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

以親在而自解。正言人有急叩門被呼。則依父母自解說也。考索隱是。不

以存亡為辭。正存。謂辭以事故也。亡。謂出不在家也。考漢書。存作在。顏

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王文彬曰。在亡猶存亡耳。言緩急可

恃。不以身之在亡為計。而諉謝也。顏說未當。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正言二子救

文穎曰。心。季布弟也。考義如父母耳。季心見布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

乎。

爾雅徐廣曰常一作詳考語漢書常作陽陽侔也作常義長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

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

盎進說其後語塞。

爾雅按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

梁王以此

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

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

君者十餘曹備之。

爾雅如淳曰曹輩也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楛

生所問占。

爾雅徐廣曰楛一作服駟案文穎曰楛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張文虎曰宋本毛本楛各本作楛

愚按漢書作楛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爾雅遮音之石反

臆謂尋其蹤也又音庶考語漢書無輩字

鼂錯者潁川人也。

爾雅鼂錯上音朝下音厝一如字讀案朝氏出南陽今西鄂晁氏

謂子朝之後也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爾雅徐廣曰先即先生張恢先生所學申

商之法考。索隱本先作生與漢書合。王鳴盛曰：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漢書則先直作生。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而此傳未有鄧恢公，則漢書作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又匈奴傳：匈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裴顯曰：先，先生也。漢書先亦作生，以先生為先。古有此語。班氏改先為生，以其亦可單稱生也。賈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集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吏，漢

考。鼂：漢書劉禮作劉帶。錯為人，隋直刻深。集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

錢大昭曰：太常當作奉常。錯為人，隋直刻深。集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

或云術道路也。峭，七笑反。峭峻也。峭，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

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

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考。鼂事又見儒林傳中。井積德曰：正義衛宏誣說不可采入。還，因

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集服虔曰：太子

稱家璜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

智囊。考摯子傳摯子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

可更定者書數十上。考漢書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鼂傳載其教令

民入粟受爵疏皆有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考鼂錯傳文帝

十五年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

選中大夫周壽昌曰此漢廷策士之始前此即位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

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胡三省曰中大夫掌論議屬郎中令其位太中大夫之下

諫大夫之上武帝太初元年名中大夫曰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中

井積德曰漢書選中大夫在上書削諸侯之前似得實。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

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

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考徐廣曰九一作公。胡三省曰漢正

府是也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壻

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墼垣。

謂牆外之短垣也。又

昔而緣反。上入緣反。墼者廟內垣外游地也。胡三省曰：三輔黃圖：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馮翊府北武帝分內史為左右後，又改左內史為左馮翊。丞

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為

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

此非廟垣，乃墼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顏師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

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

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

見申屠嘉傳。

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

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楓三本之下有字，顏師古曰：支那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

集本作襍，高誘云：襍，集也。

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

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

何也？」

果徐廣曰：「議一作譁。」考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徐孚遠曰：錯父呼錯爲公，蓋以官邪。愚按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是稱

子爲公，項羽紀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是稱麾下爲公。高祖紀高祖夜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是稱徒役爲公。』袁盎傳謂其從史曰：『公幸有親，是稱部屬爲公。』下文景帝謂鄧公，公言善，是君稱臣爲公。蓋當時常語，非以錯爲三公尊之也。漢書人口議多怨公者，作口讓多怨公。

鼂錯曰：「固也。」

考曾國藩曰：「言

乃父所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

危矣。吾去公歸矣。」

考連用三矣字，其辭激。

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

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考漢書有丞相陶青等劾奏錯一節。

鼂錯已死，謁者

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

而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百官表云郎中令屬官有謁者秩比六百石謁者有僕射秩比千石鄧錢大昕曰公卿表無鄧公嫌範曰按此即吳王濞傳絳侯故客鄧都尉鄧按顏師古注漢書云鄧先猶言鄧先生也

上問曰道軍所來軍所來也如淳曰道路從吳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

噤噤口上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

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默然

良久景帝悔恨之狀如觀漢書改為喟然大息失之查慎行曰傳末載鄧公一段以惜錯之忠於謀國而景帝用法過當愚按禮書序亦云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可

鄧公成固人也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

正義傅會上善附。言善爲附近而會時也。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也。考諡中井積德。曰。仁心爲質。大失實。陳仁錫曰。袁盎巧言小人。子長豈不知其鮮仁哉。而贊其仁心爲質。蓋指其能救絳侯。而自傷也。又曰。子長有所激而立論。故不免失平爾。

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適

雖行哉。然復不遂。考諡說行。殺臯錯也。及吳楚一說。說

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

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考諡謂使吏抵袁盎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

亡。豈錯等謂邪。考諡常凶韻。

索隱述贊、袁絲公直亦多附會攪轡見重卻席騷賴朝錯
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二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考證 史公自序云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王維楨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釋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所當非漫語王

整曰二傳皆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固雜以汲鄧卽不類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陽正義韋昭堵音赭又音如字地名屬南

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

站謂此也堵陽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方城今裕州也。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集解蘇林

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顏師古云以家貲多得拜爲郎積財也

非取其貲而予以郎也與如說同何焯申其義云貲郎猶今有身家之人非入粟拜爵之比漢初得官皆由貲築有市籍者亦不得宦也郎官宿衛親近欲其有所顧藉重於犯法

恐按漢書景帝後元二年詔曰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惑之訾筭四得宦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是其明證或云以貲爲

郎自是入貲而予官非因其家貲多馮空拜爲郎也釋之所謂久宦減仲之產者非入貲而何予謂郎官須有衣馬之飾乃得待上田仁補傳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者卽此也歲時所費蓋亦非少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

百官表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十五年書廷尉宜昌後

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殿表與傳不同困學紀聞十一引洪氏據表謂釋之未嘗十年不調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然攷本傳言中郎將袁盎請徒釋之補謁者而盎于文帝六年尚為中郎將則釋之安得文帝三年以中郎將為廷尉乎傳言條侯周亞夫與張廷尉結為親友而亞夫續封條侯在文帝後二年為中尉在後六年若文帝三年亞夫尚守河內安得與釋之結親友乎傳言釋之為中郎將從文帝至霸陵而以芷陽為霸陵事在九年見將相表安得三年為廷尉乎傳言釋之為公車令劾梁王不下公門而梁孝王以十二年徙封十四年入朝安得三年為廷尉乎淮南厲王于六年反淮南王傳稱廷尉賀百官表失書則又安得以釋之于三年便為廷尉乎犬事記書為廷尉于文之後三年謂百官表誤吳仁傑亦云然當是也但文帝六年以後釋之補謁者九年以後遷中郎將豈十年不調者哉疑釋之為騎郎在文帝未即位以前史并計之故云十年耳

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猶達也欲自免歸中郎將袁

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百官表云謁者掌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

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

可施行也。案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但令依時事無說古遠也於是釋

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

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謁者僕射秩比千石。

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

遠反。考。顏師古曰。圈。養獸之處也。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尉秩三百石。

正義上林尉屬丞也。

考。胡三省曰。禽獸簿。謂簿錄禽獸之大數也。愚按。文帝嘗問周勃陳平以一歲決獄錢穀出入之數。與此相似。蓋帝試人慣用手段。十餘

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考。王先謙曰。盡不能對者。上林尉非一人也。

虎圈齋夫從旁

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

正義掌虎圈百官表。有鄉齋夫。此其類也。

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齋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

勃何如人也。

考。凌稚隆曰。傳言久之者。五頃之者。三。愚按。釋之夙聞周勃失對事。故有此言。

上曰。長者也。又

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

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齋夫諛

謀利口捷給哉。

集解晉灼曰：謀音牒，漢書作喋，喋口多言。考證漢書功臣表云：東陽武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

整陳豨力戰十一年功侯萬石君傳云：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

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正義秦政弊壞之時空以文書具備而

已，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考證錢大昕曰：陵遲，漢書作陵夷，平準書選舉陵遲，漢書亦作夷。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作遲。古文夷與遲通。詩：周道倬遲。韓詩作郁夷。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

云：夷或作遲，顏師古曰：陵夷，類替也。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

考證楓山本不重靡字，無為字與漢書合。且下之化上，疾

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集解如淳曰：質，誠也。考證中井積德

曰：質猶實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

考證王先謙曰：百官表：公車令屬衛尉，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

詔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

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

臨廁。集注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

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劉氏廁音初吏反按李

王念孫曰外當依史記作北劉向傳亦作北臨廁謂北臨霸陵之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

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廁明矣錢大昕是時

頃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集注張晏曰慎夫

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集注漢書

也

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案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為椁

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

用紵絮斲陳藁漆其

閒豈可動哉

案徐廣曰斲一作錯顯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閒也

女居反案斲陳絮以漆著其閒也考漢書無藁字中井積德曰斲切之也陳布列之

也用紵絮斲陳言切紵及絮而布列於柳縫也乃沃之以漆堅如石也藁字疑衍張文虎

曰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無藁字漢書本傳及楚元王傳劉向說此事亦無漢紀并無此二字舊刻藁作絮與索隱本同李筮曰藁字說文不載玉篇藁蘆草也義異集韻九魚音柳

黏箸也則絮義同故集解云漆著其閒也御覽無藁字依漢書刪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郢案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

云北山迴顧向南故云南山今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密韞為碑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作阿房或作鄴山發北山石柳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柳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使

薄葬家中無可貪雖無石柳有何憂焉若使厚殉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考楓山三條本無進字與漢書合南山取于其不窳不崩中井

帝稱善。

考證漢書劉向傳云文帝稱善遂薄葬不起山墳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

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案：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

北高陵道，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古城之北也。

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

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集解如淳曰：長安縣人。漢紀作遠縣人。

聞蹕，

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

當一人犯蹕，當罰金。

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案：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平刑

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考證楓山三條本：毛本吳校：元板一作此，與漢書合。王念孫曰：一人犯蹕，罰金四兩。漢律文也。二人以上，罪當加等。漢書義短。張文

虎曰：本作此者，蓋涉下文。帝言此人親驚吾馬而誤。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

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也。

案小顏云：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

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考證漢書，今既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

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考證張文虎曰：各本重廷尉二

漢書亦無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弃市。考證漢書

字。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

族，而君以法奏之。案法者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考證顏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集解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集解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

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按：張晏云：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抔，飲鄧氏云：抔，手掬之。

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竝通。又音普迴反。坏者，埽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說傷迫近先帝故也。按：釋之言

盜長陵一掬土，與盜環罪等，用以比之。令帝詳審，故云：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一何疎鄙不解義理之甚。裴氏引之，重為錯也。考：取一抔土，微言

發掘陵墓也。萬分之一四。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陳仁錫曰：乃許廷尉當句，當謂處其罪也。愚按：上文云：廷尉當是也。

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

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

徐廣曰：開一作關。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

為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

欲免去懼大

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

考：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

過責也。

謂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劾，故恐也。中井積德曰：稱病是實事，非意量若意量宜在欲字之下。

會立。

考證王文彬曰居猶坐也時漢廷尊尚黃老故大會時王生被召坐廷中而公卿盡立也。

王生老人曰吾鞿解。

反下閑買反。

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鞿。

鞿音如字又音計。鞿山三條本尉下有曰字鞿足衣

也。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

使跪結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

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鞿欲以重之。諸公聞

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考證凌稚隆曰令釋之結鞿蓋黃老推剛爲柔本旨與圯上納履事同。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

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案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

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

案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案謂爲郎署

之長也。考文帝紀云賜三老孝者人帛五匹，第者帛人三匹，漢代重孝。文帝輦

此以孝舉為郎者，中郎署漢書作郎中署，爰盎傳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案崔

過。案過，音戈，謂文帝乘輦，會過郎署。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案崔

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乃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

自為郎，怪之也。考何自崔說是。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

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案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

鹿下也。上有下字，胡三省曰：尚食監，膳食之官，中井積德曰：只是每食，念鉅鹿之戰耳。集解滯胡三省曰：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唐對曰：尚

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

官卒將，善李牧。案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

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考漢書馮奉世傳云：在趙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所稱即馮唐祖父也。愚按：卒讀為率，率帥通。

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考中井積德曰：馮

之話說尚多史略之。

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

案如淳曰良善也考證中井積德曰良說猶甚悅也

而搏髀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

王念

孫曰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愚按吾將下省得爲吾將等字面語急

唐曰主臣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案志林云馮唐而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檄何乃言及上沮琳謝云主臣猶上書前云味死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志也

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

侯傳顏師古曰何不

於閒隙之處言也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案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安定也

案都

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

北地郡今寧州也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

而推穀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

反謂門限也。考闔楓山三條本闔上有自字漢書闔作闔沈欽韓曰六韜立將君親操

將軍制之淮南兵略同御覽七百六十三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考李牧傳云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考楓山三條本擾作覆與漢書合。委

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案六

韜書有選車之法。考如淳云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

部引此正作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王先謙曰穀士謂能控弦之騎士有萬三千

三千即選騎之數非穀者之數也王念孫說是。百金之士十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

直百金言重。案晉灼云百金取

其貴重也。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考證百金服說。是李牧傳云：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張文虎曰：索隱單本無小字，然今爾雅小爾雅皆無此文。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索隱案崔浩云：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也。滅

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澹丁甘反。一本作澹。澹說見廉蘭傳。西抑

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

李牧。按開是趙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然則此句立字衍文。令顏

聚代之。聚音似。喻反。漢書作聚，本齊將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

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

舍人。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椎音直。追反。擊也。楓山三條本。卒下有出

字漢書亦有疑今本脫胡三省曰私養錢屬下句中井積德曰郡守自應得家口私費之錢如後世月俸錢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

考楓山三條

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

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本標記引劉伯莊云家人子也

上其功與尺籍不相應

安知尺籍伍符

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

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

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雇同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

古字少耳

一言不相應

反謂數不同也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考胡三省曰：一歲刑爲罰作。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廉頗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誦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廉頗廉頗李牧承前語漢書刪廉頗二字，非是。臣誠愚觸忌

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

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集解服虔曰：車軍

軍，漢書注作車戰，當依改。王先謙曰：中尉之車士，及郡國之車士，皆得主之。胡三省曰：百官表無車騎都尉官。七年，景帝立。考玉繩曰：匈

奴入朝，那在文帝十四年，至景帝立，是十一年，非七年。漢書作十年，亦非。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考武帝

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

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考趙世家贊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

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說，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史公記趙事多國策所不載，蓋得諸馮王孫也。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

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

考語孔子家語云。不知其子觀其父。不知其人觀其友。蓋古有此語也。

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

偏。王道便便。

集解徐廣曰。一作辨。考語尚書洪範篇。梁玉繩曰。此蓋所傳尚書本異。故墨子兼愛下篇引書云。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

黨不偏。皆與今本不同。至便平辨之異說。在宋世家。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畜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三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考證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凌稚隆曰石奮石建石慶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雖不同要不失為長者故同傳

萬石君名奮。

正考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考沈欽韓曰：漢書酷吏傳嚴延年亦有萬石之號。鄉黨所稱與此異。

其父趙人也。

正考涿州郡。

姓石氏。趙亡

徙居溫。

正考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考正義溫縣下當有西南二字。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

考廷機曰傳

中凡言恭敬醇謹孝等字皆一篇領袖

問曰若何有。

考顏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

對曰奮獨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

考書琴作瑟。

高祖曰若能從我乎

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

正考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絮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考美

徒

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考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長安記戚

里在城內。考劉放曰：此里偶名戚里。爾周壽昌曰：長安志注云：高祖娶石奮姊為美人。移家於長安城中。號之曰戚里。帝王之姻戚也。據此戚里因石奮家而名。愚按劉說是。

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考漢書代其官二

恭謹無與比。考漢書謹下有舉字張晏曰舉朝無比也。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

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

以為九卿迫近憚之。集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考中井積

徒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集徐廣曰一作仁其

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集徐廣

考馴音巡馴讀為順。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考顏師古曰預朝請闕曰駟曰唯外戚

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考山禮大夫士

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式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譙讓上才笑。為便坐，對案不食。

案為便，上于僞反，下便音婢，縣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字，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音婢見反，亦通也。案謂

盤案，案顏師古曰，便坐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案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

案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馬融注，申申和舒之貌。僮僕訢訢如也。唯謹。案晉灼曰，訢，許慎曰，古欣字，韋昭曰，

聲和。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

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案王文彬曰，質，實也，言齊魯尚實行，猶以為不及萬石君家下文言

兩質字義同。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案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

儒文多質少

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音 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

爲內史。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 建老白首

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郎五日一

下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入子舍堂也小顏以爲諸子之舍若今

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以爲常。其側洗滌也一說脣爲竇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廁竇瀉

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窳囊器也音咸豆翹案蘇林曰脣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

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窳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蘇

林曰脣音投又音豆孟康曰廁行清脣行清中受糞函也言建又自洗滌廁竇竇者洗除

穢汗之穴也又音灼云今世謂反閉小袖衫爲侯窳此最廁近身之衣而徐廣云脣短板

半閑小袖衫為侯臉。此最廁近身之衣也。顏師古云：親謂父也。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廁，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考王先謙曰：說文裙，下裳也。古者裳亦得通稱衣。中裏，通中裙者。近身下裳，愚按顏師訓為近身之小衫是也。廁，閒也。故顏訓為近臉，讀為禴，說文禴，一曰直裾，謂之襜褕。漢書雋不疑傳：顏注：襜褕，直裾禴衣。中裙，廁禴皆為親身之衣。

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考王先謙曰：灌夫傳分

楓山三條本，令下有奏字，事下有即字。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

石君徙居陵里。集徐廣曰：陵一作鄰。考小顏云：陵里，名在茂陵，非長

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考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

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

如固當。考顏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顧炎武曰：反言之也。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

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考洪亮吉曰：奮卒時年九十六。長子

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

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考顏師古曰建有所

奏上而被報下也愚按漢書不重事字楓山本下有建字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

四不足一上謹死矣樂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

考謹漢書藝文志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石建憂其謹甚惶恐考謹楓山三條本

悼惶作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

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高

簡易矣然猶如此正義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通鑑考異云慶為太僕公卿表不載沈家本曰按漢表有奪文蓋慶於建元二年為內史

三年為太僕後三年徙為齊相也中井積德曰正義引漢書不曉何意張文虎曰為太僕

相。【釋】楓山三條本為上有出字。

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

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

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御史大夫慶為丞相。【釋】楓山本，孝上有至字，與漢書合。

封為收丘侯。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

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

決於丞相。【釋】倪寬，千乘人也。治尚書，受業於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郗養。

弘羊見平準書，王溫舒見酷吏傳，兒寬見儒林傳。關決之關，如關說關白之關通也。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

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集韻服虔曰咸

考 諱所忠見封禪書司馬相如傳咸宜見酷吏傳張文虎曰咸宜各本作減宣錢泰吉云當作咸按漢書作咸師古音減省之減此集解引服虔音正同則本亦作咸明矣

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百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

適之。名數若今之無戶籍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

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

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

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

之而辭位。姓使其危急而自欲去位君欲安歸難乎。難音乃

以書讓慶。考梁玉繩曰漢書詳載報丞相詔此摘錄數語且有異同。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

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

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考梁玉繩曰侯表及漢書恩澤百官二表石

漢元年。史盡太初。故表不書德為太常。失侯事。則此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

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考楓山三條本。相下有時字。益作蓋。錢大昕曰。褚先生敘田仁制舉三河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仁數上書言之。其後三河太守皆下獄誅死。

此在慶已。建陵侯衛綰者。考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

代大陵人也。考地理志。縣名。在代。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二里。按代王

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考梁玉繩曰。大陵縣屬太原。而云代大陵

者。館事文帝。文帝初封于代。高祖詔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故

大陵隸代也。正義不甚晰。索隱直以大陵為代郡縣名。不亦疏乎。綰以戲車為郎。

輿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輶之類輿按應劭云能左右超乘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輿音衛謂車軸頭也考沈欽韓曰鹽鐵論除狹輿實良曰今更道壅而不選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通典樂六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御覽五百六十六梁元帝纂要百戲起於秦漢戲車見李尤平樂觀賦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正義性醇謹無他伎能也考顏師古曰無他無他餘

志念也恐按顏說是下文云廉忠實無他腸凌而縮稱病不行輿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

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噍呵縮輿何二音誰

何猶借訪也一作誰呵譙責讓也言不噍責縮也縮曰輿誰呵漢書作孰何王

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

參乘乎縮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

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劍。縮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換之

也，易即買換矣。沈欽韓曰：施讀如字，言劍服。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

盛，未嘗服也。考證中井積德曰：尙盛，謂不損壞也。周壽昌曰：十襲藏之以敬君賜。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不與他將爭，正義謂覆蔽之。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

腸。集解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無他腸，與上文無他同，謂專一忠實，無他志念也。乃拜縮爲河閒王

太傅。考證河南王景帝子德。吳楚反，詔縮爲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功。

考證全祖望曰：擊趙也，河間是趙之分國，時趙方同反，安得踰趙而東征，誤已。拜爲中尉。考證王先謙曰：漢書

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縮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

誅栗卿之屬。集解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栗姬之兄弟蘇林云：栗太子之舅也。正義顏師古云：太子廢爲臨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考王先謙曰按表縮以六年四月封距擊吳楚三歲而廢太子在四年則明年者擊吳楚之明年也。上以爲縮長者

不忍。考徐乎遠曰中尉法官當按獄縮長者不肯窮治故以屬郢都其後郢都卒殺臨江王。乃賜縮告歸而使郢都

治捕栗氏。考郢都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縮拜爲太

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考桃城在涿

州昨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考王先謙曰公卿表中三年下書縮爲御史大夫四年遷後三年下書縮爲丞相實四歲。朝奏事如職所

奏。考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

可言。考楓山三條本官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

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

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考梁玉繩曰武

帝當作今上後人改

之也。攷將相百官二表縮以建元元年免即在武帝立年則建元中四字是美文中井積德曰景帝疾至君不任職舉天子譴責之語也王先謙曰史駁文楊慎曰漢丞相衛縮奏

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說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緡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于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罷黜百家緡之功可少哉

其後緡卒王先謙曰據表推之卒在元光元年子信代坐酎金失侯五年塞侯

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塞侯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

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

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謂妄疑其盜取將也楓山本妄作亡與漢書合可從案隱本各本皆作妄屬下讀疑誤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

慙以此稱為長者長者二字一傳綱領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梁玉繩曰漢書無文帝稱舉四字是也攷百官表直不疑以孝景中五年為主爵都尉六年由中大

夫令更為衛尉後元年乃由衛尉遷御史大夫此脫不具且未嘗為太中大夫也漢傳言中大夫亦脫令字中大夫令即衛尉

朝廷見人或毀案小顏云盜謂私之劉敞

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曰朝廷見人謂遠官也李笠曰見談去聲見人謂顯著之人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考證楓山三條本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

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

考證楓山三條本功下有臣字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

考證方苞曰其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官屢遷所臨涖之

地雖異而接人處已皆如故也王先謙曰如前任者所為非有大利害不輕改變也愚按王說是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考證漢書不重稱字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耐

金失侯考證漢書作彭祖坐耐金國除考證元鼎五年索隱郎中令周文

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考證任城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

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

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

巢服處曰質重不泄

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案其解二各有理。服虔云：周仁性質

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又張晏云：陰重不泄，

陰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出入後宮也。仁有子孫者，先未得此疾病所生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也。習顏師古曰：爲小袴以藉其尿，愚按陰重不泄言其爲人下文所謂

終無所言，即是常衣敝補衣溺袴，別是一事。溺字難解，非譌則衍。容服既醜，妃嬪不近，所以無嫌。期爲不潔清，謂心中常期

之意也。小顏亦同。清，清淨，期猶常也。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言爲不潔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

三條本入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謂後宮中戲劇所宜祕也。至景帝崩，仁尙

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

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

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李光縉曰：終無所言，然亦無

所毀然常讓不敢受終無
所受亦皆本陰重不泄來
武帝立。梁玉繩曰當作今上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

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御史大夫張叔

者名歐。歐音鳥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從高祖以入漢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事太子。昭曰有刑

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家者循名以責實其

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一也。刑

刑家也名名家也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刑名即形名名實之義

說詳申韓列傳漢稱法家曰刑名正義以刑名為二非是正義自序傳各本作自有傳今

從楓山然歐雖治刑名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

四年安丘侯張歐為奉常二年而蕭勝代之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

詔拜歐為御史大夫。歐以元光四年拜此與漢傳同誤為元朔四年也武帝當

作今上愚按平津侯傳云元朔三年以弘為御史大夫據此則元朔四年歐已不在位矣。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

誠長者處官。

考查慎行曰：攷漢書鼂錯傳：六國反時，丞相青翟、中尉蕭、廷尉歐、即張歐也。錯之罪名，何至大逆無道，此議實為過當。然則鼂錯之死，禍發於爰盎而成於張歐，廷尉為天下平，顯當若是乎？似不得云為吏未嘗按人也。愚按：呂氏大事記通鑑

問答宛委餘篇夙有此說，或云稱長者，史虛美之耳。何義門困學紀聞十一注云：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于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案劾，或譏其不能如釋之守法，則可耳。梁氏志疑以何說為是。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

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

考楓山三條本無對

字與漢書合，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視者也。晉灼曰：面對，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顏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僧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老病

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

子孫咸至大官矣。

考楓山三條本咸作皆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徐廣曰：訥字多作

訥音同耳，古字假借。論語里仁篇

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前其教不肅而

成不嚴而治。

考證孝經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塞侯微巧。

案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

帝封之功微也。正義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考證沈家本曰索隱本作功微故注語云然其文自當作微巧方與下文相應。

而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

案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人臥內也。

正義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

然斯可謂篤行

君子矣。

案述贊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制匈奴無他賜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考題 史公自序云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用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按縣名也屬中山其先齊田氏苗裔也。

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案本燕人樂毅之後巨公漢書作鉅公史樂毅傳

作巨公當依此文以訂莊子天下篇說墨家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釋文向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鉅子呂氏春秋上德篇孟勝為墨者鉅子去私篇腹毅為墨者鉅子道家有巨公猶墨家有巨子正義以為名誤李筮曰龜錯傳學申商刑名子軹張恢先所倉公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韓長孺傳嘗受韓子雜家說於膠田生所字並與此同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中井積德曰諸公當時之賢豪不必

以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案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

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案趙高趙王

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

數十人皆怒。考中井積德曰趙相下疑脫貫高二字高紀張傳皆言趙相貫高而或併稱貫高趙午等則是貫高趙午前後相也下文突然出貫

高失次、分明此脫文也。

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

亂。

考趙王當作趙王。

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

出。

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公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

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

考楓山三條本。下有素字。下有義字。

卒私相與

謀弑上。會事發覺。

案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

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

隨王者。辜三族。

考楓山三條本。王上有趙字。

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

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

考楓山三條本。貫高事明白作

貫高明事。白無反狀。

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

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

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

考證何焯曰：欒布再爲燕相，田叔守漢中，孟舒守雲中，皆十餘年，此漢初所以吏盡其職，得與民休息也。

也。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

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

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考證洪邁曰：孟舒魏尚。

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

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

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

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

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

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

哉。

考徐乎遠曰此無與雲中守事稱之以明舒之爲人也

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

新服北夷來爲邊害。

考匈奴新取月氏

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

故驅戰之哉。

考楓山三條本堂下有敢字

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

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

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

考顏師

古曰索其狀也

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

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

在陛下也。

考楓山三條本曰上有叔字劉氏宋本無如其二字漢傳有

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

考王先謙曰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搏音博怒之曰

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

償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

善也相毋與償之與預同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

王景帝子都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括地志云嬰相圃在兖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

堵堵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暴坐王

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

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

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楓山三條本名下有遂不受百金五字仁以壯健為衛

將軍舍人。集解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

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考論 楓山三條本石

後使刺舉三河。正議 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

仍以丞相史刺舉崔適曰其後使刺舉三河以下後人竄入。 上東巡。仁奏事有

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議 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集解 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

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 數歲坐太子事。正議 謂戾太子

衛太子事在征和二年。 時左丞相自將兵。集解 徐廣曰劉

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

上變仁。仁族死。考論 楓山三條本陵下無令字變下不重仁字趙翼曰既云丞

田千秋上變仁族死陘陘城今在中山國。陘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今定州也。考陘陳仁錫曰陘城今

在中山國此句不類太史語此本訓註而後人誤為本文也愚按此傳首趙陘城人也注文錯簡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考論語學而篇引子禽稱孔子之言故曰稱沈家本

曰按此謂田叔居趙而趙人舉之得聞國政耳下文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則指其居魯時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榮

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將車猶御車也。考中井積德曰將車步行推挽也。

詩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與御不同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

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張照曰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

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中井積德曰占亦著也二字一意非卜占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

劉道、近山。

正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也。駱谷，閉在雍州之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考證楓山三條本，谷作蜀口，下無蜀字。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正議易音以政反，言邑小無

豪，易得高名也。考證中井積德曰：高謂自高大為之領袖。

安畱，代人為求盜亭父。

集解郭璞曰：亭卒也。正議安畱

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

正議百官表云：十里一

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

老小當壯劇易處。

考證史記師說引劉伯莊云：強壯者當難處，老小者當

當，丁也。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習人劇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劇

易，是古謂難易為劇易也。劇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恐按有處字亦通。

衆人皆喜曰：無傷也。

正議說文傷發

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

正議少卿安字

明日復合會。

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

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親民。

考禮凌雅隆曰衆人舉任安以爲親民之吏愚按親民蓋掌鄉邑事。出爲三百石長治民。正義百官表

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坐上行出游共張不辦斥免。考禮

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

考禮楓山三條本同心作心同。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

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

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

主。正義衛將軍衛青也。楓山三條本主下有字。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

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考禮楓山三條本藝文類聚列作裂。主家皆怪而惡

之莫敢呵。考禮類聚呵作問下有也字。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

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考。史記孟嘗君傳。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荀子性惡篇。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考。凌稚隆曰。而之古字通用。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

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釋】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

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
【考】陸氏云。才能智略相推爲次第疑。

非陸氏蓋陸蒙日本見在書目有史記新論。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

戰鬪。仁不及任安。
【考】楓山三條本門下有外字死下有安字。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

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

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

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
【考】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考】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

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探訪按察六條也。

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

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

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考。諡。楓山。三。條本警作警動。是時河南河內

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集。解。杜。杜周也。考。諡。酷吏傳。云。杜周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

河爲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議。謂石慶。考。諡。萬石君傳云石

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

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

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考。諡。楓山。三。條本刺下有舉字。三河太

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疆禦。拜

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考。諡。楓山。三。條本。帝下有意字。詩。大雅。丞。民。篇。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其後

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

子丞相劉屈氂太子戾太

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

過。

謂過。晉光臥反。上云仁發兵長陵是也。張文虎曰：不甚欲近，疑當作不欲甚迫。岡白駒曰：雖以上命閉城門，不欲甚近迫。

是時武

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

暴勝之爲御史大夫。徐廣曰：

暴勝之爲御史大夫。

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

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

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

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詳邪。

徐廣曰：詳，或作詳也。索隱詳音羊，謂詐受

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

不傳事，何也。

索隱傳音附，謂不附會也。索隱中井積德曰：不傳不攻太子，索隱本何作可。

任

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

幸與我其鮮好者。

爾雅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考論中并積德曰鮮好者謂節也。稱任安之言也。非太子之語。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

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

考論中楓山三條本。

安上有任字。衆作重。今懷詐。有不忠之心。

考論中楓山三條本。今下有乃字。

下安吏。誅死。

考論中洪邁曰。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任爲郎中。與楮先生所書不同。梁玉繩曰。楮生所續之傳。多不足據。如御史大夫暴勝之。與田仁同坐太子事。誅而云。帝在甘泉宮。使暴君下責丞相。何邪。又杜周兩子。夾河爲守。而云。河南河內太守。皆周父兄弟。亦非。夫月滿

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

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案爾雅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雲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按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百五

漢 太 史 令 司 馬 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駢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日 本 出 雲 瀧 川 資 言 考 證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案隱王劭云此醫方宜與日者龜筮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也正義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

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考史公自序云扁鵲言醫為方家宗守數精明後世循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曾國藩曰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世者之所有事為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為略著隸於冢宰與陽伏陰節宜補救亦幸世者之相附撫一二事以為類足矣繁稱奚為者愚大指明小道之不可廢與日者龜策諸傳相附撫一二事以為類足矣繁稱奚為者愚

扁鵲者

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考多紀元簡曰陸氏周禮釋文扁本亦作

鷓鴣反徐扶忍反集韻云扁婢典反姓也古有扁鵲或作鷓鴣案扁鵲係時人所稱以扁為姓恐謬下文云姓秦氏又云在趙者名扁鵲可證也梁玉繩曰扁鵲取鵲飛鷓鴣之義中井積德曰正義一條當削

勃海郡鄭人也

集解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

河間考多紀元簡曰太平御覽醫說并引無郡字梁玉繩曰徐謂鄭當作鄭是下文家于鄭同考文選七發呂尚注以為鄭人李善注引史作鄭人舊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三年以鄭類鄭字改為莫也張文虎曰扁鵲時未置勃海郡史亦無此書法當是後人竄改又白據下文乃齊人而家於鄭鄭字非誤李笠曰案韓詩外傳十說苑辨物並云鄭醫秦越人勃海郡三字蓋後人因下文臣勃海秦越人也誤補張說是也汲古本胡刻本文選七發李注亦作鄭人梁氏誤據俗本耳唐人以鄭類鄭字改為莫蓋亦影響於徐廣司馬

貞之說耳。

姓秦氏名越人。

考。陳仁錫曰。周禮釋文。引史記扁鵲傳云。姓秦名少齊。越人。今本無少齊二字。

少時為人

舍長。

考。隱為舍長。劉氏云。守客館之帥。考。隱本無人字。

舍客長桑君過。

考。隱者蓋神人。

正議。過音戈。

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

正議。閒音閑。

我有禁方。年

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

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考。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

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引劉伯莊曰。蓋謂雨水和藥。多紀元簡曰。上池水。未詳何水。知物對視見垣一方人而言。

中井積德曰。以水飲藥。猶言白湯送下也。非以和藥。海保元備曰。飲是至。此十四字。蓋是長桑君語。飲是上當補曰字。愚按。知物猶言見物象也。乃悉取其

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

十日。視見垣一方人。

考。隱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

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

正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

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考趙適曰五藏下本有六府二字故正義兼釋六府愚接正義連及耳特

以診脈為名耳。

索隱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

為醫或在齊。

正義號盧醫今濟

州盧縣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

索隱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

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考海保元備曰諸大夫疆而公族者有所指之辭或指其時在趙者謂在趙之時也名者號也

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

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扁

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考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五日不知人疑其必死故扁鵲以為血脈治而不死也愚按御覽引治作

是。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曰。我之帝所甚

索隱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考公孫支倍九年左傳作公孫枝張文虎曰子輿即子車見秦本紀

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

爾雅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

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

國男女無別。

考證言霸者之子，將代父令于諸侯而汝也。

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

出。

考證多紀元簡曰：策史策也。言秦策之所記穆公之夢，驗於今日。下文獻公之亂，至歸縱淫是也。趙世家策作讖，說文讖驗也。徐諧云：凡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

讖織也。其義纖微也。

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

淫。

考證趙世家，夫作矣。連上讀為長。

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

日必閒，閒必有言也。

考證問愈也。

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

之樂，其聲動心。

考證多紀元簡曰：列子周穆王篇，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淮南子天文訓中央曰鈞天，廣樂，廣陳鐘鼓之屬，而為樂也。戰

國中山策，廣樂充堂是也。周禮春官九奏，乃終謂之九成。鄭注云：樂一更端曰奏。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以干羽為萬舞。鄉箋萬舞，干舞也。公羊傳云：萬者何也？干舞也。夏小正傳

云萬也者，千戚舞也，俱以萬為武舞矣。周禮大司樂，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王曰：大武。愚按：九奏既以數言，則萬舞亦當以數言，與詩萬舞義異。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考證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

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

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考證通而作汝，帝告我，晉國且世衰。

七世而亡。考證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

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考證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亾之後，趙

也。考證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

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考證梁玉繩曰：趙簡秦穆之夢最誕，史公既載

當作三世，晉襄公無縱滌事，范正義其後扁鵲過虢。正義陝州城，古虢國，又陝

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虢太子死。集解傅玄曰：虢是晉獻公

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

時焉得有號案傳玄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則此云
 魏太子非也然案魏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下云色廢朕亂故形
 靜如死狀也梁玉繩曰魏滅已久此時焉得有號索隱正義並糾其非古史謂薛
 久亡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魏蘇氏臆度之詞不足證也韓子喻老篇言扁鵲見
 蔡桓侯國策扁鵲見秦武王漢書高紀十二年注韋昭曰越人魏桓侯時醫臣瓚曰魏無
 桓侯余攷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而蔡桓侯在春秋初魯隱桓之世秦武王立于周赧王五
 年前後相去各約二百年何能親接蓋說苑辨物號作趙甚是趙簡子之子為桓子韓非
 所謂桓侯者魏蔡秦武皆謬鵲冠了世賢篇言魏文侯問扁鵲魏文與趙桓並世可以為
 驗或曰晉孝公紀年作桓公與魏文侯同時當是扁鵲所見者亦通李笠曰梁氏所證係
 偶合非塙論也上文扁鵲方視簡子疾如其後復過趙而救其子不應至宮門下國中證係
 無識者韓子外傳亦作號蘇氏之說為足據也愚按扁鵲古良醫名後世遂稱良醫曰扁
 鵲猶稱相馬者曰伯樂也其人既非一時代亦異史公誤采古書所記扁鵲事蹟湊合作
 此傳宜矣其多乖錯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
 諸家亦從為之說喜方者晉許既反
 喜好也愛也方技之人也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
 名也商君傳公叔座臣有中庶子蓋在左右執事者後世以為官號
 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梁玉繩曰御覽七百二十八元龜八百五
 是治瘞瘞非祈禳也愚按穰讀為禳外問未知太子死
 也太子死未半日何遽治瘞城外傳說苑誤讀穰字
 中庶子曰太子病血

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蹙音

厥而釋名云：蹙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蹙海保元備曰：而不得泄四字，疑因下文邪氣畜積而不得泄而衍多紀元。豎曰：按血氣錯亂，遂致壅鬱，不得宣泄，鬱極而暴發于外，使中藏被其害，精氣不能止邪氣，即經所謂精氣奪則虛也。邪氣畜積而不得泄，即所謂邪氣盛則實也。精虛故陽緩，邪實故陰急，緩急蓋亦虛實之謂。又曰：素大奇論有暴厥、蹙字、醫經皆作厥，說文作瘵，今本釋名亦作厥。

乎。謂棺斂收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

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正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

多紀元簡曰御覽作俞附漢書藝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鶡冠子盧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韓詩外傳作踰跗說

苑作俞楫揚雄解嘲作
與跗周禮鄭注作榆柑

治病不以湯液醴灑

正議上音禮下山解反
考證多紀元簡曰陸佃鶉

冠子注醴灑作醴酒醴酒疑醴酒譌
按灑當作酒後人譌作酒又譌作灑

鑿石擣引案抗毒熨

考證士咸反謂石

針也橋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玩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
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

橋然同索隱宋本中統游凌毛竝抗作机王柯譌杭凌引一本作亢錢氏攷異云索隱音
玩當作玩从手从元多紀元胤曰素湯液醴論曰鑿石針艾攻其外也多紀元簡曰橋

醫說作躄按集韻天橋頻貌爾雅釋獸人曰橋注伸引手足漢書諸侯王表可謂橋枉
過其正矣師古曰橋與矯同正曲曰橋由此攷之从手為是說苑子越扶形子游摩乃素

問按躄靈樞喬摩竝同義又曰机抗同詩小雅天之机我傳机動也馬融長笛賦動机其
根者躄五六而至焉李善注曰張揖注上林賦曰机搖也案机謂案其身而動搖也其作

抗或作抗竝非也沈家本曰抗當作机從气從手或者省作挖文選吳都賦注引廣雅挖摩
也漢書禮樂注引孟康曰挖摩也玉篇手部挖柯礙何代二切然則挖猶按摩也多紀元

胤曰按毒即毒藥之義中井積德曰以藥物熨帖故曰毒熨法

維寅曰下所謂五分熨之類以藥熱熨病所也靈樞有藥熨法

一撥見病之應
考證多紀元簡曰曲禮衣毋撥注撥發揚韻海保元備曰一撥謂一撥開衣衾
之際切脈察形等事包在其中病之應與下文病應同謂病候之發見於外者也

因五
藏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
考證音東注反
正議八十一難云脾
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

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全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輪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輪也考證多紀元簡曰五藏之輪謂諸穴愈多紀元堅曰乃猶然後也言視五藏輪穴之所在然後施割皮解肌等術膝惟寅曰割割牲之割解解牛之解訣決通

用決通經絡之壅塞結紐經筋之斷絕

搦髓腦

揲荒

集解徐廣曰揲音舌

舌荒音荒也 **爪幕** 考證慶長本標記云正義荒作育御覽七百二十一作搦幕折育爪膜說苑辨物作東育莫多紀元簡曰育膜見素問痺論田子通云爪字衍即因荒下爪而錯出耳三字句與搦髓腦對句法為齊整孫詒讓曰育荒古字通用莫幕亦膜之借字素問痺論篇熏於育膜散於胸腹王冰注云育膜謂五藏之間隔中膜也多紀元胤曰說文搦按也揲閱持也 **湔浣腸胃** 考證湔浣反

胡管

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考證此下有以去百病焉六字

先生之方

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

考證多紀元簡曰此一句中庶子調笑之辭言扁鵲之術無愈跗之妙而欲生太子者雖咳嬰之兒猶知其不能說文咳小兒笑也御覽作孩

終日

考證御覽無此二字多紀元堅曰言應接談論徒終其日

扁鵲仰天歎曰 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郅視文。

言不能見全文也。

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

黃帝

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

望色。

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

短，面色黑，脈當沈浮而滑也。

聽聲。

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好妄

寫形。

言者欲得

堅曰：按此言越人之爲方也，自有認病神識，故不必待切脈。

望色。

聽聲寫形四診兼備而

能言病之所在，聞陽得陰，聞陰得陽也。愚按：中井氏雕題以不待切脈爲句，望色聽聲寫形六字屬下讀，恐非。

言病之所在。

紀元胤曰：多

謂指病在于何藏，何府也。

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

十一難云：八

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幕在陰。俞在陽，楊玄操云：腹爲陰，五藏幕皆在腹，故云幕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幕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

應象大論曰：以我知彼，以表知裏，陰陽別論曰：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中井積德曰：陰陽猶表裏也，言聞表而知裏，聞裏而知表。

病應見於大表。

多紀元簡曰：大表，謂外表見證也。

至於陰，當尙溫，此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

不可委曲具言也。

正議言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考**多紀元胤曰此言身不出千里之外唯聞其患狀而決斷其證之如何也。中井積德曰曲止猶掩避也。子以

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

至於陰、當尙溫也。**正議**張音漲。**考**說苑云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嚙者聲多紀元胤曰傷寒論平脈法尸厥條曰陽氣退下熱歸

股、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撻然而不下。**索隱**音眩、

舜撻音紀兆反撻舉也。**考**瞋又作瞬說文瞋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

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考**汪中曰天子諸侯宮城皆四

之闕春秋僖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大戴禮保傅篇過闕則下是也。又謂之闕

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

中、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湯公

築茅闕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是也。闕巍然而高故謂之巍闕。莊子天下篇子居巍闕之

也。是日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

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寡臣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

國寡小之臣也。**正議**幸而舉之謂活太

子也考。證岡白駒曰：舉之言舉太。子病事也。董份曰：寡臣謂太子也。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弃捐墳溝。

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

考。證上音皮力反，下音噓。多紀元簡曰：服與幅。

膈通，方言：臆，滿也。注：幅，臆氣滿也。

童精泄橫，流涕長潛。

集。證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潛音。

山長潛，謂長垂淚也。

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

索。證映，音接，映即睫也。承映，言淚恆垂以承於睫。

也。考。證說文：映，目旁毛也。

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

考。證中井積德曰：此謂陰陽之氣交錯非脈之謂。證緣亦以氣。言多紀元堅曰：此一句即尸蹙之所由。言陽氣暴發，迸入陰分。

動胃。

正。證八。難云：脈居

陰部，反陽脈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潛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沈潛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纏緣中經維絡。

集。證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纏，音直，延反。正。證纏，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線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八。十

絡，即絡也。素問骨空論：治少陽之維，張介賓注曰：維，絡也。又陰陽類論：三陽為經，二陽為

維。張曰：維，維絡也。陽明經，上布面，下循胃腹，獨居三陰之中，維絡於前。故曰維多紀元堅曰：集韻：纏，或作纏。荀子：議兵，緣之以方城。注：緣，繞也。

別下於三

焦勝胱

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治在胸中玉堂下一寸六分，直兩孔間陷者是也。

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治在臍旁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以傳道其治在臍下一寸，故名曰三焦。勝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維絡不于三焦及勝胱也。考多紀元簡曰：靈樞中多連言。是以陽三焦勝胱皆指下焦，此亦然。多紀元堅曰：按動胃至此，覆說陽入陰中之狀。

脈下遂陰脈上爭

徐廣曰：遂，一作隊。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考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

音隊，並與遂通。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海保元備曰：遂如字，亦通。廣雅釋詁：遂行也。易大壯：不能遂。虞翻云：遂進也。卽下文陽內行之義。會氣閉而不

通

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

行

脈既上爭而陽脈獨內行。

下內鼓而不起

徒鼓動于下內而不能起發。

上外絕而不爲使

阻絕之絕，看言陽氣下鬱，與上外隔絕，不爲陰使。

上有

絕陽之絡

有與陽相隔絕之絡脈。

下有破陰之紐

云紐，赤脈也。考

多紀元堅曰：言下有陰氣破而不行之筋紐，破言陰氣爲陽所迫不能統攝。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

靜如死狀。

義此本破陰絕陽句。色廢脈亂句。故形靜如死狀。以下十字文不成。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是其證也。御覽人事部脈類引此無之。已二字。

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

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

堅曰。支蘭藏。滕氏割解。有說俱屬臆測。要之。此二句。不過言以陽入陰者。生以陰入陽者。死不必深講。而義自明。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凡此數事。皆

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中工。知三為上。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考論。襄四年。公羊傳注。殆。疑也。

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臑會也。考論。多紀元簡曰。甲乙經曰。百會一穴。一

名三陽五會。孫詒讓曰。三陽五會。韓詩外傳卷十。說苑辨物篇。竝作三陽五輪。五輪者。當五會之借字。素問痺論篇云。五藏有俞。注云。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脈

之所注也。與史記五會文異。而義兩通。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

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齊案言五分之熨八減之

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更格彭反 謂中井積德曰五分恐當時別有所指亦猶八減也李笠曰齊同

刺膝惟寅曰更更互之更左右更互也張文虎曰王柯脇誤臍多紀元簡曰太子起

時後方云熨其兩脇下千金方云炙熨斗熨兩脅下蓋此法所以宣通鬱陽

坐更適陰陽。謂使陰陽乖錯者更為調適也但服湯二旬而復故。

謂多紀元簡曰適調適也 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

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

桓侯客之。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 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

簡子頗亦相當。謂梁玉繩曰趙簡子卒時至齊桓公午立凡九十三年何鵠 入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英曰腠理上音湊謂皮膚 入朝

之理也又方書皮膚之孔。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

泄氣腋之竅也一名氣門。

入朝

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血脈，不治恐深。考論韓子新序血脈作肌膚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

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

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

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考論韓子新序酒醪作

火齊，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

考論史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莊子至樂篇，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

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張衡思玄賦，死生錯而不齊，令雖司命其不晰。注引春秋佐助

期云：司命神，名為減。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考論王念孫曰：體病當為體痛，字

之誤也。桓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脈，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體痛，扁鵲已逃

去桓侯遂死。

騁扁鵲過齊以下見韓非子喻老篇又見新序雜事篇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

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病病多也

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

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言人患多疾病醫患治療病之病猶患也

之道少解失之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

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

也。

騁滕惟寅曰素問云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又云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

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

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

重猶甚也

為斷語此似諸子之舊文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

騁多紀元胤曰婦人腰帶以下經血之疾與男子不同故謂之帶下病

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

目痺醫。

索痺音必二反。劉伯莊曰老人所患冷痺及耳眼也

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

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

考證多紀元簡曰：御覽無來字，按邯鄲及雒陽，並言過，而此特言來入咸陽，蓋此秦人所記，太史

公直探而爲傳耳。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考證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屬官有太醫令丞，又少府，秦官，屬官有太醫令丞。

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考證多紀元簡曰：二句應起，首特以診脈爲名耳。一乃知脈字一傳，關鍵後世，以辨經爲扁鵲作蓋原於斯焉。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

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

正義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州公如曹，傳云：冬，淳

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考證錢大昕曰：孝文紀作太倉令意之名，无所避，而文紀稱淳于公，又稱太倉公，目錄

亦稱倉公而不名，蓋當時有此稱，史公因而書之。

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

里公乘陽慶。

正義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考證張照曰：按公乘蓋以爵爲氏，如壺關三老公乘，興是也。公乘

爲陽慶之氏，非爵也。慶年七十餘，無子。考證梁玉繩曰：王孝廉云：後文云：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又云：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則慶

非無子者，無子二字，疑衍，或是下文有五女句上脫文。

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考證扁鵲傳云悉**傳黃帝扁鵲之脈書**考證多紀元簡曰素問顧從德序云今世所傳內經素問即黃帝之脈

取其禁方盡與扁鵲書實衍于秦越人陽慶淳于意諸長老**五色診病**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

按漢志有扁鵲內外經目豈其脈書耶**五色診病**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

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

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考證岡白駒曰左右言不一所也**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

四年中考證史孝文紀漢書刑法志以釋倉公治病有驗之年史公誤以彼混此也四年中疑

當作十三年**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考證傳音竹繼反傳乘傳送之

意有五女考證文紀漢志有上有無男二字**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

無可使者考證紀志無可使者作非有益也**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

縈音紆營反**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集解徐廣曰：一作贖，

當作竊。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

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

除肉刑法。集解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

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遷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乳，乳小女痛父言，

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

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又見史文紀漢書刑法志，愚按倉公本。意家居。

傳止亦除肉刑法。意家居以下倉公手記，而未經史公刊正者，後人併錄。事釋陳子龍曰：意既至長安，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集解主名為誰以上，先提其綱，詔問故太倉長以下，是意之對言，首稱詔問之委曲。詔問故太倉長臣

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集解徐廣曰：治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集解岡白駒曰：或有書或無書，皆何處受學乎。愚按皆字疑涉下文而行。嘗有所驗，何

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

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集解三十六從舊刻本各本三譌二案高后八年

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音該奇音鞮，咳

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

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音該奇音鞮，咳

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願野王云：脈當實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

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

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願野王云：脈當實也。又云：脈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

胫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胫軍中約也。考證下文成開方案引奇咳言張文虎曰說文奇咳非常也段氏注云漢志五行奇胫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胫刑德二十一卷據張守節正義則史記本亦作奇胫肉部訓胫爲足指皮毛則倭正字胫其借耳淮南兵略訓節奇資又作資亦假借案奇咳及下揆度今竝見素問正義胫柯凌作咳寔柯凌作寅寔俗肉字其義不可解膝惟寅曰內經但有奇恒而無奇咳多紀元堅曰揆度出素問玉版論要篇病能論疏五過論陰陽外變醫和所謂陰陽風雨晦明之謂石神蓋謂砭石之神法接陰陽禁書僧焦雨史記抄膝考證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考證王念孫曰氏倉公傳割解竝以爲房中術。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古云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云所是不定之辭義竝同。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考證元備曰呂氏春秋察賢篇要在得賢注云要約也要事之者約舉前後師事之年數。卽蓋併前可一年所及其明歲亦在其中而後事之又一年所故大約乃爲三年所也。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考證海保元備曰嘗試也己以以語我來同嘗已爲人治者。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考證中井積德曰盡三年承上文三年所蔣西谷曰上言受慶方一年所尙未精要事之三年此言受讀之年盡三年時年三十九歲出治病卽

有驗如下文所云也。梁玉繩曰：上文意家居，詔問所治病，不必定在十三年。觀意對詞，有苗川王、膠西王、濟南王、故陽虛侯、齊王、齊文王，皆在十三年已後可見矣。齊侍

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考以下太倉醫案。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

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集解：疽，七如反。說文：疽，久瘰也。

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正義：上於恭反，下之勇反。素問：腹中論作齧腫，甲

乙經作瘰腫，後八日，嘔膿死。正義：膿，女東反。考：膝，惟寅曰：病，候源論云：內瘰若吐膿血者，不可治也。成之

病得之飲酒且內。考：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崔適曰：內，即齊侯

好內之內，謂御女也。下文怒而以成，即如期死。考：史記論文云：上接內得之酒，且內病得之內，皆同。一段案下，一段論下同。所以

知成之病者，考：凌稚隆曰：倉公醫案，每段用，所以知三字作眼目，其文短簡而轉換多，別是一格。臣意切其脈，得

肝氣，肝氣濁而靜。集：解：徐廣曰：濁，一作暈，靜，一作清。多紀元胤曰：濁，重濁也。靜，不活動也。故見真藏之脈也。愚按當時方書失傳，

故此文不可解者甚多，今依膝惟寅割解。此內關之病也。正義：八十一難云：多紀元簡父子彙考，參以王張諸家說。關，遂入尺為內關，呂

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考論王念孫曰內關之病死不治故齊侍御史成齊北
王女子豎齊丞相舍人奴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
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多紀元脈法曰脈
堅曰內關之病與內經內關其脈候不同而其為陰陽否絕之證則一耳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

復動者名曰代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

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
甚於秋也考論多紀元簡曰脈經云春肝木王其脈弦細而長名曰平脈也今非春時

而得此脈則知其病主在於肝也代乃謂四時相代之脈也其病主在於肝和
與下文代絕之代自別正義引素問節藏氣法時論之文

即經主病也

和也考論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
和也考論海保元備曰言其脈和者仍為經脈主病也正義引素

問今無

代則絡脈有過

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
主病代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

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際為溢為外關內格此陰乘
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
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
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
分此不及考論海保元備曰上云和即經主病也此云代則絡脈有過即則互用膝惟
寅曰素問云其脈代而鈞者病在絡脈靈樞云代則取血絡按代代絕之代過字素問中

問有之，王冰注脈要精微論有過之脈云，過謂異於常候也，此過字蓋同義，多紀元堅曰，以上脈法之語，又曰，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

經主病和者

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

考證 紀元堅曰

素問陰陽類論云，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次注代絕者，動而中止也，海保元備曰，其代絕而脈賁者，一句，應代則絡脈有過，曹山跗案云，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脈賁蓋此樣，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癢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

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

考證 海保元備曰，經病

至人則去九字，疑有衍訛，不可強解，代者絡脈主病，則上文代則絡脈有過也，愚按少陽經脈之名

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

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

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癢腫，盡泄而死。

考證 徐廣曰，界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也，考證 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自高骨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為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考證 海保

元備曰：關即內關之關，關一分，謂少陽初位，為關格一分所也，及五分上畧關字，至少陽之境界，蓋謂未界對上文少陽初而言，上二分謂關及二分以上也，多紀元胤曰：此證之也。發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

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考證：周官天官疾醫注，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正義

陽明二處，在大拇指本骨之高處，與第二指間，多紀元胤曰：熱上以下四句，謂病之終始，故以下謂所以頭痛爛解，蓋癰爛離解之謂氣熱氣已與以同，成始告以頭痛，故以此為

結。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

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音疑乙反

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考證：張文虎曰：少疑心字之誤，下文診其脈心氣也。又云：疾主在心，又云：重陽邊心主，又云：此悲心所生病得之憂也。是其證多紀元簡曰：集韻：忤，魚

乙切，心不欲也。史記數忤飲食案，蓋謂強食飲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

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

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集證：徐廣曰：濁，一作也，又作猛。考證：氣下也，字疑符，多紀元胤曰：面當作在多紀元簡曰：醫說

絡陽作陽絡。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張文

虎曰。疾字從舊刻。毛本考證據宋本竝同。它本誤作病。案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十字作一句讀。謂來疾去遲而至數又不調也。滕惟寅曰。素問云。夏脈者心也。其氣來盛去衰。

故曰。鈞按來數疾者。盛之狀。去難者。衰之意。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音直隴反。重陽者。邊

心主。集解徐廣曰。邊音唐。邊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緊邊依字讀。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

帶。兩為中焦也。考海保元備曰。據徐廣注。徐所見本。蓋無主字。蕩心見左傳。顧炎武云。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宋書顏師伯單騎出盪孔顛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徐以盪心

為刺心。其義蓋與此同。多紀元堅曰。脈經云。心病煩悶少氣大熱熱上盪心。嘔吐咳逆。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

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考多紀元堅曰。則絡脈有過。至血上出者。死十八字。與前後文不。應疑衍。滕氏割解以為項處案中錯簡。移置番陽入虛裏下。亦無明據。齊郎中

令循病。眾醫皆以為臞入中而刺之。考凌本。毛本。入譌人。王念孫曰。臞亦作厥。釋名云。臞逆氣從下

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臣意診之曰。湧疝也。反鄒誕生疝音山也。考

厥入中。下文云。風入中。

多紀元簡曰此乃骨空論所謂
衝痈後世或呼為奔豚痈氣

令人不得前後溲。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

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

正論飲於禁反曰

齊和煮湯也韓非喻老篇病在腸胃火劑之所及也漢書藝文志云辨五苦六辛致水火
之齊下文云液湯火齊又云火齊米汁又云陰陽水火之劑又曰火齊粥皆其證也愚按
張氏札記疑火字為大字
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王念

孫曰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
句原有後字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太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
一飲即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張文虎曰宋本毛
本吳校元本疾作病愚按劉百衲宋本亦作病
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

切其脈時右口氣急

集解徐廣曰右一作有正論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乃氣口也考證多紀元堅曰氣字猶玉機真藏論其

氣來之氣愚按周官疾醫注陽明寸口
正義寸口者大指指本高後一寸是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

正論右口謂右手寸口也
考證滕惟寅曰或云右當作左

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

無五藏應故曰湧疝

考證多紀元胤曰脈無五藏應者謂若隱入
中則當見藏真之脈今無其應故為湧疝也

中熱

故溺赤也。正義溺，徒申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

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

已則熱。考證當營通。信曰：唯然。正義唯，惟癸反。

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

縣陽周水。正義莒，密州縣。

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欲渡也。

正義擊，音牽。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

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

考證海保元備曰：見，猶言遇也。下文病見寒氣，則遺溺，病得之數飲酒見大風氣見字與此同。

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

熱。考證多紀元堅曰：漢書郊祀志：順風作液湯如淳云：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詳。

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考證滕惟寅曰：熱邪去，陽歸陰，專在裏謂之并陰。

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

考 證 滕惟寅曰素問云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王冰曰交謂交合陰陽之氣不分別也

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考** 證 王念孫曰清讀為動靜之靜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云一作

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竝與靜同。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集** 證 徐廣曰一作暵

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

時即轉為寒熱。**考** 證 張文虎曰中統游王本失譌未多紀元簡曰素問脈要精

人快燥而不能食名曰寒熱諸言寒熱者皆指虛勞寒熱此所言亦然。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

客瘳。**索** 證 瘳病也音宜呼音普交反字或作胞。**考** 證 瘳音單早反脬亦作胞勝眇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勝腕。**考** 證 多紀元胤曰漢書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婁瘳

熱脈要精微論曰瘳成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

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漚。**索** 證 劉氏音巡。**考** 證 張文虎曰漚

宋本中統游王柯作漚凌作漚索隱舊刻毛本作漚案集韻十八諄猶流貌史記作汗出漚漚與劉音合是古本相承作漚王引之曰漚當作漚王風中谷有藎篇曠其脩矣毛傳

云俯且乾也。流汗出滂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滂者去衣而汗晞也。瀝者去衣說文玉篇廣韻無瀝字集韻誤沿劉氏之音又以瀝瀝連讀其失甚矣。

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

口。溼然風氣也。考案此腎病候也。腎水藏故云溼然。溼字當不誤。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脈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脈反素問云。脈短實

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考岡白駒曰。沈之重按之也。浮之輕按之也。滕惟寅曰。素問云。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沈之大堅。是按之益堅也。浮之大緊。是如引葛

也。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考元備曰。上也

字。與論語夫子至於是邦也。字同。起下文之辭。言病之主在腎者。若切其脈。而與當度相反也。則其脈必大而躁也。大者。膀胱氣也。躁

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脈方符反。臣意診其

脈曰。肺消瘵也。加以寒熱。考多紀元胤曰。素問氣厥論云。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不治。又云。心移熱於肺。傳

為高消。虛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肺脈微小為消瘵。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治。

素問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考證董份曰適其供養言當適病者之意供養以俟其死此不當復醫也

膝惟寅曰舊本以治字屬下文非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

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集解徐廣曰一作散正論王叔和脈

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而滑名平脈也考證膝惟寅曰不鼓言

脈代也多紀元堅曰奏鼓必有節今脈動不定故云不鼓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

考證海保元備曰王冰

注素問至要大論云心肺為近肝腎為遠姑且依此解之蓋高謂肺也遠謂肝也上文云肺消痺也肺氣熱也下文云是壞肝剛絕深之猶與也經者歷也言五藏自高以及遠數數以權病也數云者以見其所由來有漸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考證多紀元簡曰正義引素問今無所致但其說大是張介賓類經代脈之解全本于此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

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

考證膝惟寅曰素問云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

此兩絡脈

絕。故死，不治。

考證 膝惟寅曰：肝肺兩絡脈絕。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

考證 多紀元簡曰：形肉脫而如尸，故曰尸奪。通雅為尸厥，非也。

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鏡石

及飲毒藥也。

考證 多紀元堅曰：關字疑譌。

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

病，灸其足少陽脈口。

考證 膝惟寅曰：凡脈氣所發皆謂之脈口，不必寸口。愚按：少陽經脈之名。

而飲之半

夏丸。

考證 多紀元堅曰：葢瀉下劑也。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肝剛絕深。

考證 膝惟寅曰：肝者將軍之官，故曰肝剛。多紀元簡曰：經脈篇筋為剛，愚按：少陰經脈之名。

如是重損病者

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

下陽明。

考證 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多紀元簡曰：絕字可疑，或是紐字，正義蓋節錄素問平人氣象論。

故絡絕，開陽

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考證 膝惟寅曰：素問陽明脈解篇云：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

後五日死

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考證 張文虎曰：吳校元板無盡字。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正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考證張文虎曰宋本中統毛少作小愚

按劉百衲宋本亦作小作小為是。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考證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退鄒氏音嫁。龍魚河

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腹痛。考證多紀元堅曰瘕字見醫經中者如大奇論瘕平人氣象論玉機真藏論疝瘕氣厥論虛癢骨空論二十九難女子瘕聚水脹篇石瘕五十

日。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

考證內房慾也。

後二十餘

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

深小弱，其卒然合。

集解徐廣曰一云來然合。考證劉氏百衲宋本毛本集解來然合作來然合然合錢泰吉曰正義云卒一作來是惟

卒字有異文爾。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卒音菑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

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考證膝惟寅曰深沈也。多紀元簡曰其卒然合也句疑有誤脫海保元備曰廣雅釋詁沓合也。文選羽獵賦天與地沓注應劭曰沓合也。據此合沓同義。漢書禮樂志騎沓沓注沓沓疾行也。合合疑即沓沓蓋一搏一代之狀。正義引素問今無所攷。

右脈口氣

至緊小見瘦氣也。上結忍反。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搏者如法。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

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考多紀元堅曰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滑曰病風脈要精微論云久風為殭泄

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扶問反

考滕正路曰凡每一部五分以是知死期謂之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

期。考元備曰安頓之義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

考多紀元胤曰素問評熱病論云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靈樞五變篇曰黃帝

曰人之善風脈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按以上二篇文與此段風蹶相類而陰陽別論所說自異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考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

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集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

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澠水也。

索隱澠音士咸反。顧野王云手

足液身體。澠音常灼反。考證多紀元。胤曰澠水未詳。張文虎曰正義有脫文。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

集解

曰婦一作奴。奴蓋女奴。考證出於命婦名也。考證多紀元簡曰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世婦與大夫妻相敵。又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為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蓋婦人無爵。從夫命之爵也。崔適曰出於病當作病於出下文同。說文姪女出病也。醫書謂之陰。挺故此傳下文云疝氣之客於膀胱也。愚按崔說非也。初曰某病後曰某病得之。某事所以知某病者。上下文例皆然。正義為是。

陽脈。

索隱徐廣曰肺一作肝。

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

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

陰之動也。

索隱那厥陰之脈也。考證張文虎曰正義那下脫云字。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

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

動。動則腹腫。

考證多紀元胤曰脈結動者謂脈結於小腹且為之動作也多紀元堅曰齊御史成案曰脈結發語意相近

臣意即

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

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故濟北王阿母

集解徐廣曰濟一作齊王案是王之孀母也而張文虎曰正義蓋引喪服傳注鄭下疑脫云字

自言足熱

而蹶。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

案言尋則已止也。謂旋轉之閉。病則已止也。張文虎曰中統本吳校本

病得

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

張文虎曰中統本吳校本

百納宋本亦有

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

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

王曰。是好爲方。多技能。爲所是案法新。

集解徐廣曰所一作取。案謂於舊方技能生新

意也。考證多紀元簡曰方蓋謂小方封禪書上使小方闕恭恭自相觸擊恐按為所是句疑有譌

萬曹偶四人。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

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

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

於廁嘔血死。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張文虎曰同字疑此亦關內之病也

考證王念孫曰關內當作內關上文齊侍御史成條云此內關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即承上文言之

齋中大夫病齩齒。齩上丘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齩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考證多紀元簡曰證類

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

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乳音人來召臣意

喻反乳生也

臣意往飲以葇藪藥一撮以酒飲之。臣意葇藪浪宕二音。考證多紀元簡曰本草有葇藪子即是陶

隱居曰一撮者四刀圭也。旋乳。考證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考證李笠曰旋猶俄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

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考證必利反。考證比音

駒曰比比年之比。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

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

不能食飲。考證食不下。臆塞不通邪在胃脘。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

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

之。考證君前後亦唯稱相。蓋史之駁文。否則君字衍。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

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

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考凌雅隆曰舍人下奴字衍海保元

錄是也君呼臣亦曰公高祖謂叔孫通曰公罷矣吾直戲耳是也貴呼賤亦曰公高祖解
總所遺徒曰公等皆去是也然則公是齊相呼其舍人之辭言公之家奴有病否也舍人
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蓋舍人以其所略聞告之也御覽無公字非是

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

傷脾之色也。考滕惟寅曰交更互交錯也凌

死青之茲。集徐廣曰殺音蘇葛反考殺蘇亥反考稻葉元熙曰集韻

茲者死張志聰注云草茲者死草之色青而帶白也按衆醫不知以為大蟲

不知傷脾。考即所以至春死病者。考多紀元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考多紀元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

張本于此恐按李氏訂補說同

堅曰死當作病

胃氣黃黃

心急然無苦。

考滕惟寅曰：急當作慧，慧了也。多紀元堅曰：滕說是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心慧然若無病。又素問八正神明論：慧然字兩見。

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

考滕正路曰：愈通作榆，榆順言形氣和順。及一時者，過春三月。

也多紀元堅曰：淳子司馬案云，其病順故不死。順字蓋與此同。

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

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

正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

爲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

正議匹本反，非但有煩也。

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

索隱拊音附，又音

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

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

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

正議上音免，考要與腰同。滕惟寅曰：據下文，脅當作脊。

又不

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考證多紀元簡曰：濡腎，即腎藏蓋肝剛之類耳。及其未舍

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考證張文虎曰：濡當作輸五藏之輸。見扁

鵠傳，正。此所謂腎痺也。考證滕惟寅曰：痺，閉也。素問亦有腎痺語。宋建曰：然，建故有

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集解徐廣曰：倩者，女婿也。爾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

可假倩也。正義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集解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考證海保元備曰：廣雅釋室京倉也。管子有新

成困京者，二家。即弄之。考證王念孫曰：御覽引此，即作取於義為長。建亦欲效之。效之，不

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

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考證多紀元簡曰：太陽部位未審。素問刺熱篇云：

太陽之脈色榮頰骨熱。病也。意氣相似當效。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考證惟寅曰：要

以下，即腎部也。枯甚於乾。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考證海保元備曰：當言故知共發，以往四五日也。疑是訛錯。

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

考證 膝惟寅曰柔湯補藥也對剛劑言

十八日所而病愈。濟

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

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旋下。病已。

考證 謂以藥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

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

切之。腎脈也。齋而不屬。

正論 齋音色不滑也。考證 齋音通多紀元簡曰脈經云滯脈細而遲往來難且散或一止復來。

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

考證 月字下奪事。

肝脈弦。出左口。

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

考證 汜音凡。衆

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

集解 徐廣曰蟻音饒。

索隱 音饒。饒音遠。遺正義 人腹中短蟲。

蟻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

考證 戚聲通。

臣意飲以芫華一撮。

考證 膝惟寅曰。本艸經云芫花殺蟲魚。

卽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

考證王念孫曰蟻字衍凡篇內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

其病名以病名已見於上文也愚按多紀元堅說同

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

集解宛音鬱

送案云宛氣愈深

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

考證張文虎曰各本薄吾上行寒字棟志引宋本中統毛本並無

愚按劉百納宋本亦無

切其脈循其尺

正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其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

集解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

循其尺索刺人手而蠱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蠱首言髮如蟻蟻事蓋近也

考證多紀元胤曰尺索尺膚枯腊之義毛美奉髮醫說作毛

焦拳髮乃與其尺索刺蠱皆血液枯燥之義毛美奉髮蓋傳寫之誤

是盡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

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噎輒後之

集解徐廣曰如廁

考證上文陽虛侯相趙章案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義同

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

考證儒林傳云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

味封禪書云武帝曰文成食馬肝而死耳

食飽甚。張文虎曰元覽無食字

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

即泄數十出。

張文虎曰元龜引驅疾作疾驅

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

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

案閣

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曰：意以淳于司馬病

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

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

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御覽引，故不下有知字齊中

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

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多紀

元簡曰倉公診脈以知墜墮傷肺而知其墜馬僨石上者必得之於問矣下文云所以見其墜馬乃謂墜墮傷肺也故初診其脈曰肺傷下文但云墜馬而不云僨石上其義可見耳倉公診脈雖入神而其馬與石豈有辨於指下之理乎

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考膝惟寅曰赤色乘肺部也

所以知其墜馬者切之得番陰脈釋番音芳袁反考釋幻雲曰項處案云切其脈得番陽索隱云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

番陰可例知焉膝惟寅曰番通作翻又通作反案陰陽應象大論陰陽反作千金腎藏門云陰陽翻作陽氣內伏陰氣外昇知是反翻通蓋索隱亦以為反義也番陰

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考海保元備曰此蓋覆說上文色又乘之

句乘之二字疑衍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

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考多紀元簡曰靈樞五穀篇云肺病者宜食黃黍千金方云白

者逆死考張文虎曰養喜陽處宋本毛本與上一例其人喜自靜不

者逆死考張文虎曰養喜陽處宋本毛本與上一例其人喜自靜不

者逆死考張文虎曰養喜陽處宋本毛本與上一例其人喜自靜不

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

服之。考多紀元簡曰。抱朴子金丹卷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慈石也。按御覽引晉書云。靳邵創置五石散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服。卽此云。自練五石。則知不

叻於。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

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

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考遂曰。扁鵲

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考堅曰。按據下文。陰陽之字互誤。宜作

陰石以治陽病。陽石以治陰病始順。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

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

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集解

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

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鑿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

索隱辟音必亦反猶聚也。正義辟言辟惡風也。劉伯莊云辟猶聚也。恐非其理也。考證正義所引劉說與索隱同。

蓋讀辟為鑿積之聲。可從下文邪氣流行。

而宛氣愈深。

索隱愈音庚。宛音鬱。

診法曰。二陰應

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

考證滕正路曰。二陰一陽言寒多熱少。

剛藥入。則動陽。

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愈。

集解徐廣曰。音始。喻反。考證愈經愈。

也。多紀元簡曰。重困猶累困也。海保元備曰。應宛氣愈深。

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

乳上。入缺盆。死。

索隱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張文虎曰。御覽引為疽作病疽。

此謂論之大體

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考證多紀元簡曰。此謂以下四句應前

文扁鵲曰云云。言扁鵲所言。此論之要領。而更必有經紀之別。拙工徒執泥其文。不言外求意。則所失不一也。經紀二字。素靈中屢見之。蓋網常緒理之謂。

齊王

故為陽虛候時。病甚。

集解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

衆醫皆

可切之得腎反肺。集解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

項處病。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臣意診脈曰牡疝。上音

母下音色諫反考壩川濟曰牡疝蓋心疝也心為牡藏故曰牡疝下文在鬲下上連肺則病從少腹上乘心部也。嘔血死則以心主血也。牡疝在鬲

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

必嘔血死。處後蹴踖。徐廣曰踖一作踖要歷寒汗出多

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且日日夕死。案且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

病得之內。多紀元堅曰病得之內四字與上文複疑衍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

陽。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且日死。多紀元堅

恐一番一絡者牡疝也。集解徐廣曰絡一作結近是臣意曰他所

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

對。

考證以上醫案凡二十五條以下問答論凡七條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

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

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

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

異之無數者同之

案證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考證數方術也張文虎曰凌本能譌皆

然脈法

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

考證多紀元胤曰疾人猶言病者膝惟寅曰以度異之推法度以別異之

乃

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

考證籍簿書也診籍猶今診察記倉公醫案二十五條自此節錄

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

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

之

考證凌稚隆曰問答論多用以故二字作轉語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

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集解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

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

除拘臣意也。集解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正意恐為吏拘繫之時。諸侯得自拜除官吏也。考證多紀元胤曰。吏以除謂齊吏除意以拘留

也。徐說迂。故移名數左右。正意以名籍屬左右之人。考證言常不定名籍所屬名籍。戶籍也。不脩家生。出

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集解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

正意上。色與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

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巢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董音謹。考髓。膝惟寅曰。靈樞云。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膝理始疎。榮華頹落。髮頽斑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憊惰。故好臥。多紀元簡曰。方言董固也。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考髓。脈氣方盛。可趨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

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

廣志言或車或步以開舒志懷海保元備曰肉字疑因骨下肉而衍 故年二十

是謂易賀。言形氣變易之時宜適筋骨血脈以瀉氣也。法不當砭灸。砭

灸至氣逐。海保元備曰逐奔逐也言砭灸則至於脈氣奔逐不可制止非瀉氣之道也。問臣意師慶安受之。

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

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

學我方也。若汝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

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

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

善為古傳方。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 臣意

索隱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王念孫曰古傳方當作傳古方索隱正義可證。

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集解徐廣曰、法、一作五、考、方化陰

陽未詳、岡白駒曰、傳語法、蓋口授法、

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

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

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

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

處。

罷議上音、閑下昌汝反、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

必爲國工。

考國、如國士之國、

吾有所善者、皆疏。

考岡白駒曰、吾有交、所善者好方、而其術皆疎、

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

中時、嘗欲受其方。

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

楊中倩不肯曰、若非

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

集解徐廣曰、胥、猶言須也、情音七見反、人姓名

也。考。詁。若汝也。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

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

好數。

爾。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考。詁。數。方。術。

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

爾。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

聖。儒。也。考。詁。海。保。元。備。曰。說。文。聖。通。也。顏。師。古。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儒。術。士。之。稱。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

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

畢盡得意方不。考。詁。海。保。元。備。曰。畢。猶。皆。也。言。承。學。之。士。皆。盡。得。意。方。不。也。

何縣里人。對曰。臨菑

人宋邑。

集。解。徐。廣。曰。一。作。昆。

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正。詁。五。診。謂。診。五。藏。之。脈。

濟

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

集。解。徐。廣。曰。禹。一。作。鱗。

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

奇絡結。

正。義。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考。詁。多。紀。元。際。曰。奇。絡。結。未。詳。正。義。引。素。問。今。無。所。考。

當論僉所

居。

正。義。僉。式。喻。反。考。詁。當。讀。為。常。多。紀。元。簡。曰。醫。說。僉。所。居。作。僉。穴。所。在。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

考王念孫曰邪下脫正字御覽引此邪正逆順張文虎曰元龜引亦作邪正

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考御覽引馮信臨淄人為齊太

作法蓄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考多紀元簡曰御覽醫

舍長據此馬字屬衍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考御覽案法作審法多紀元胤曰案法猶察法亦不知

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蓄召里唐安來

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考海保元備曰重疑

當作動陰陽變動之候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

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

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

之臣意不能全也正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小

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入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六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十一丈。陽縣度數也。人行身畢，節水下百刻亦畢，謂一口夜刻盡天明日出。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東方，厥運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鬲為癰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考證此鄒

陽上書中語本傳疑作嫉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

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考證老子三十一

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唐傳奕本，佳作美，皆與史公所引異。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

矣。

索隱述贊：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魏嗣戶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昭和八年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八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史記會註考證

定價 全十冊 金參拾八圓
各冊 金參圓八拾錢

著者 瀧川龜太郎

發行所 千原製菓爲信邸松戸町三丁目八番九十三番地 田寅松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表町二番地 中修二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表町二番地 會社 開明堂東京支店

東京市本郷區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內

發行所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發 賣 所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一丁目	文求堂書店
京都市寺町通丸太町南	榮文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通神保町五	一誠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一	巖松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南神保町十	北澤書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二丁目	丸善株式會社
東京市本郷區本富士町二	琳瑯閣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今川小路二	松雲堂書店

